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會黨類

世祖禁立社盟會 順治庚子正月，禁士子不得妄立社名，糾眾盟會，其投刺往來亦不許用同社、同盟字樣，違者治罪。

### 孝欽后禁政聞社

光緒戊申七月庚子，孝欽后諭令查禁政聞社。

### 光宣間之黨爭

自粵寇平而郭筠仙侍郎嵩燾使歐西，馳書親友，稱許西國文明，為世大語。李文忠公鴻章取魏默深師夷長技以制夷之說，盛倡洋務，張文襄公之洞、丁雨生中丞日昌等和之，而清流黨攻擊文忠不遺餘力。蓋在光緒初，徐致祥、梁鼎芬、夏震武等為一團，而以倭文端公仁為之魁。中葉以後，楊崇伊、洪嘉與何乃瑩等為一團，而以徐蔭軒相國桐為之魁。庚子變後，創鉅痛深矣，而士大夫尤競騰其口說，阻撓新政，陳田、趙炳麟、胡思敬、劉廷琛主持最力，而鐵良輩遂利用之，以遂其排漢之私，駸駸乎以言論意見變為種族關係。蓋自有黨說之衝突，遂有利用黨爭以遂其隱謀者矣。

### 天地會

傳言天地會之起因者，頗近神話。謂在福建福州府莆田縣九連山中之少林寺，地至幽邃，人跡罕至，伽藍堂有塔聳峙林間，規模極莊嚴，相傳為達摩尊神所創建。寺僧誦經之暇，恆究心於軍略武藝焉。康熙時，藏人寇邊，官軍征討之，大受創。聖祖乃懸賞，謂無論貴賤男女僧道，有能應募征服之者，有重賞。寺中諸徒有勇武絕倫之鄭君達者，偕一百二〇八僧應募，誓必掃蕩西藏。抵京，聖祖召見，許從軍，欲任以總兵，詢以需兵幾何，需餉幾何。答言不需一兵，有糧馬已足。乃即授以征討全權，賜以劍，劍有「家后日山」四字之鐵印。僧擇吉日，整裝行，關山通道，臨流架梁。不數日，達藏，張營建柵。藏人探知，突進攻擊。僧軍乃轉守為攻，一戰破之，斬將奪旗，累戰俱捷。藏人行成，約仍獻貢物，遵約束。僧軍出征未三月，不損一人，不折一矢而凱旋。聖祖忻賞有加，將如約，惟所欲與之。而僧等乃一無所欲，各願放歸故寺，優游以終。君達留就總兵職。上乃大賜宴，賞金銀絹帛無數，並御書「聖澤無疆」匾額，以及「英雄居第一，豪傑定無雙」，「不用文章朝聖主，全憑武藝見君王」，「出門朝見君王面，入寺方知古佛心」各聯。僧軍歸寺，居民歡迎。

顧是時，廷臣有陳文耀、張近秋者，懷叛志，以僧軍武勇，憚不敢發，謀除之，百計譖於帝，謂官軍屢為藏人所敗，寺僧乃能征服之，設若輩有異志，朝廷滅亡猶反掌耳，竊為國家危之。帝聆言大驚，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文耀、近秋言有守兵三四百足滅之，帝不許。文耀、近秋謂以火藥焚之，必盡殲。於是命文耀、近秋率兵至閩。顧九連山既極幽深，而寺又在邃密之地，正在搜索，有馬儀福者，願為先導。儀福亦寺僧，武藝居第七，然性極好色，卒以引誘君達之妻郭秀英及其妹玉蘭，為眾所不容，驅之出，儀福銜之。至是，文耀、近秋居為奇貨，許酬以官。因乘夜引至寺，埋火藥，復積柴草，引以松香燃之。達尊神現靈救之，遣朱開、朱光二天使引〇八僧遁。儀福見有遁僧，急追擒之，忽濃霧蔽天，追者迷於所向，〇八僧乃得達沙灣口。道經黃泉村，有〇三僧戰死其地，於是徒黨相謂曰：「彼等雖死，縱歷萬年，此讐不復不已。」時生存者五僧，曰蔡德忠、方大洪、馬超興、胡德帝、李式開，即所稱為前五祖者也。儀福卒為同黨友人所殺。以儀福武藝居第七，故會中禁言七。

五僧焚死僧之尸而葬之，匿橋下，適泊有舟，舟子謝邦恆、吳廷賁見之，迎之舟中宿焉。翌日，辭別，乃與以秘密符號，為將來承認之證。方五僧未離黃泉村時，適有兵隊至而搜索，有勇士吳天祐、方惠成、張敬照、楊杖佐、林大江五人，告以今已被害，因得安全遠遁。既至惠州府之長沙灣，後又有軍隊追躡，而前有河流，達尊神乃再遣二使現形救之，一持鐵板，一持銅板，架作橋渡之。僧因至寶珠寺，轉而至石城縣之高溪廟，有天使給以食物用品。中有三僧疲勞，互相扶持，強起行，向東方進發，不數日而寺廟即消失，四鄰咸大駭詫。僧既行，猶慮有兵士追蹤，避至湖廣，抵閩王廟，賴其守者黃昌成及妻鍾氏。宿半月，再去之，至丁山之一小港，無意間忽遇秀英、玉蘭並君達之子道德、道芳，於是相與結合，往祭君達之墓，蓋君達此時已為文耀用紅絹縊死。墓祭時，來士兵一隊，正皇急間，忽一桃劍自君達之墓躍出，秀英握得之，其劍柄刻有「反汨復汨」文字，又有雙龍爭玉圖。秀英持劍亂揮，斬首無算，遂脫險。無何，此事為近秋所聞，特派兵士搜索秀英。秀英先知之，乃以劍與二子，令速遁，而已則與玉蘭投三合河死之。謝邦恆得其尸，葬之河畔陵上，並為立石碑一誌之。

五僧聞近秋之暴橫，欲擊之，匿森林中，伺其來，出不意，突擊之，乘其兵士周章狼狽之際，斬近秋。兵士怒而反追。會吳天成、洪太歲、姚必達、李式地、林永超五人救之，是即會中所稱後五祖也，或謂之五虎。五僧復還高溪廟，再過寶珠院，倦無臥，飢無食，困苦殊甚。

至是而遇創會之陳近南。近南曾為學士，於帝之焚寺也，力爭以為不可。以文耀、近秋之讒，不得已辭職。痛僧之遭讒也，益與僧黨相結。近南家湖廣，返里，就白鶴洞研究道教。後又以代僧復仇，變形為卜者，作江湖遊。至是，適遇五僧，憐其困，迎至家。後其黨員相遇，詢自何處來，必自言來自白鶴洞者，以此也。後近南以所居隘，不適於謀事之用，因告僧曰：「距此不遠有下普庵者，後有一堂甚寬廣，俗稱紅花亭，可居之，徐圖復讐。」眾因移居於紅花亭。

一日，僧逍遙河上，見中流浮至一物，審之，一大石香爐也。檢其底，有「反汨復汨」四字，又有小字一行，註明重五〇二斤〇三兩，是即與會中白鐵鼎同形，因是鼎失於杭州故也。時既有香爐，因取樹枝與草以代燭香，注水以代酒，祭告天地，期必復寺讐。不意樹枝與草忽然自焚，眾以為得請之兆應。歸至紅花亭，以告近南，近南曰：「此汨代將覆，汨朝復興之天意也。」以為復讐之期已至，即日，明揭旌旗，發傳單，召將士。時有朱脣美丰儀之少年，手過膝，耳垂肩，儼若劉備。眾見其態度非常，詢之，則曰：「我朱洪竹也，乃明思宗之孫，為李妃所出。先帝為北胡篡奪，懷復讐之志久矣。今見諸士以明代故，仗劍群起，特來相助耳。」眾聞之，推之為主。以次日為吉日，宰牲祭旗，部眾咸集旗下，近南對眾言曰：「武裝諸君宜各別擇吉日，歃血盟誓。」以武裝者為兄，後來者為弟。近南即自為香主，擇甲寅七月二〇五日，以紅花亭為兄弟盟誓之地。各會員即以其日為誕日，稱為洪家大會。是夜，天顯瑞兆，南天光耀，有燦爛之星辰，作「文廷國式」四字。近南從天意，取以為元帥旗。而東方復發紅光，紅音同洪，故即以為姓，拆之為三八二〇一，即以作符號焉。

近南籌畫一切，以蘇洪光為先鋒，吳、洪、姚、李、林與五僧為中堅，令吳、方、張、楊、林至龍虎山募集兵馬，整理後備。近南乃發令於次日進擊官軍。不意官軍至強，一戰而敗洪軍於山中。於是近南特開軍前會議，決暫退至萬雲山。道經萬雲寺，為其院長萬雲龍所知。雲龍，即浙人胡得起也，貌魁梧，膂力過人，以少年曾殺人，懼罪為僧。至此，見僧軍卻退，驚問其由，則大怒，謂胡人何無道至此，誓必滅之，以雪幼帝之恥。近南見其勇猛，以幼帝介紹之，命為大哥。雲龍則歃血設誓，以示非覆清興明不已。

八月二〇日，再戰，雲龍提二棍，痛擊官軍，不幸於九月九日中矢而斃。餘軍見大哥被殺，皆潰，五僧乃潛匿。俟官軍去，燬雲龍尸，裹以紅絹，葬丁山下。墓前有九曲河，後有〇三峰，右有五樹，左有一樹，以為標記。近南尊之為達宗神，建三角形之萬年塔，密加刻畫之九話塔各一。

事畢，乃遍覓幼帝，而不知其蹤，乃相與議後事。近南曰：「近頃大敗以來，知時機未至，政府尚不能覆滅，然不久必亡，明當復興，幸勿遽萌懈志。惟勸諸兄弟暫時解散，隱遁江湖山澤間，靜以待時。予今亦暫與諸君別，遊歷各地，以觀時機。如洪家有可告成之豫定日期，尚望必來，勿爽約也。」遂對眾作禮而去。於是諸黨徒四出運動，臨別作詩，詩曰：「五人分開一首詩，身上洪英無人知。此事傳得眾兄弟，後來相會團圓時。」此即黨人所持以為會員之證者。散後，周遊各省。後於惠州府高溪廟再圖大

舉，然頭目生者僅洪光一人，未幾亦死。旋傳洪光復生，其所以復生之故，傳說亦至詭異，然要不離復明之思想，借以為收拾人心之計而已。意謂思宗縊死之際，京師為李自成所陷，帝縊於柏樹。有寵任之宦官王承恩者，冀得附葬明陵，欲與帝共縊死，然更無他柏可縊，將欲縊於同枝之上，又恐冒瀆尊嚴，不得已縊於帝足而斃。不意後之尋得帝尸者，轉以承恩為叛逆，棄之於野，遊魂無歸。當大軍雲集於高溪廟時，達摩憐其遊魂無依，即將其靈移之於洪光尸，更生後，定名曰天祐洪，重握三合軍之司令，統三合軍連戰連勝，掃蕩七省。四川之戰，不幸為官軍擊斃，於是三合軍即四散，而七省亦一律為官軍所恢復矣。

哥老會及其他各秘密社，傳說雖略有差異，而其言焚寺斃僧，以逃出之五僧作為五祖，圖復讐於萬一，則出於一。此種傳說，綿歷數代，輾轉口傳，其謬處識者當自能辨之也。

### 三合會

三合會或稱天地會，世人以此名之，會中人亦即以自名，遂成為通稱。或曰即三點會，凡清水會、七首會、雙刀會等，皆其支會也。

三合會之成立，在康熙甲寅。相傳其原起之目的，以少林寺僧既被官焚殺，志在復讐。或有疑為未必然者。然觀其尊信一種神秘儀式，自知為僧道創始之者無疑。至其叛亂之事，則以乾隆丁未臺灣林爽文始。

林為彰化縣大理村人，乃三合會大頭目。數十年間，土人多黨於三合會，以免地方官暴政者。忽為大吏所聞，即令總兵柴大紀率軍三百剿捕，於是林與土人起而拒捕。某夜，突襲官軍營，破之，斬其司令官，陷彰化。旋又進攻各地，圍守諸要隘，絕官軍糧道。官軍久為所苦，及福建援軍提督黃某、總兵普某至，夾擊之，遂大敗，退保大理村。中途遇伏，幾至全軍覆沒，林舉家遁適番夷中。時有一女黨人鄭氏者，容貌絕麗，多武勇，能使劍彎弓，鎗百發百中，領殘軍，指揮中要，屢與官軍戰，多所擒斬。然極淫肆，黨人中無可其意者。適擒獲官軍一武員，迫之，則加以詆辱，鄭大怒，斬之，醢其頭。後三合會大失敗，鄭匿廣東，卒被捕殺。

嘉慶己巳，有三合會支派清水會會員胡炳耀等七人，在江西崇義被捕，治以叛亂煽惑之罪，僇焉。

丁丑，三合會會員增至千餘人，其會員有犯事被刑者。戊寅，又大敗於梅嶺，常稱兵以與廣東官吏抗。會員在江西者亦甚多，常干涉行政，官吏畏之。

道光壬辰，兩廣、湖南各山之瑤人叛，傳言為三合會所煽惑。官軍征之，即因以征三合會，殺二千人。一時居於瑤族官軍間之三合會，迷於向背，卒結瑤人以攻官軍。某夜，瑤效田單火牛之計，燃火於羊角，驅群羊至山。官軍怪而進擊之，瑤即自後突出襲擊，官軍大敗。後瑤以得賄故，退入山，三合會乃獨當前敵，被刀者無算，官軍遂獲勝。

如上所言，三合會蔓延之廣可知矣。當是時，臺灣、兩廣、江西南方一帶，三合會至跋扈，而以福建為醞釀之所，雖官吏下嚴令痛制之，卒無效。蓋此種秘密社會，不獨為官吏所憂，其挾此主義，自閩、廣往馬來及南洋各島或暹羅、印度諸地者，所至往往盜殺，為地方官吏之害。且黨羽既多，即不願入會者，亦多憚而求其保護，受逼迫而入會矣。

庚戌，三合會擾兩廣各地，粵寇洪秀全效之，起事廣西，輾轉而至中原。

秀全本農家子，嘉慶壬申生於花縣，距廣州七十里。幼喪父母，於鄉里授徒為業，屢應省試。繼而流寓四方，陰結同志，賣卜江湘間。先是，粵人朱九濤唱上帝教，秀全及其鄉人馮雲山等師事之。九濤死，乃推秀全為教主。

丙申，秀全、雲山同至廣西，居桂平、武宣二縣交界之鵬化山，傳上帝教。初，桂平有保良攻匪會，為秀全、雲山所設，立會講教，官吏已陰惡之。至是，而秀全、雲山與盧賢拔等造《真言》、《寶誥》諸書，秘密傳布，蓄髮易服，潛伏山林，遭人遊說四方。會大疫，歲饑，人心所在傾動，附從者日多。於是秀全舉兵金田村，移屯武宣縣東鄉，招集四方豪暴。時三合會各頭目之有武器者，悉歸秀全軍，然以其教義相異，不久輒散去，惟粵人羅大綱從之。世多以秀全為三合會首領，呼粵寇曰三合賊，實大謬也。秀全僅容納三合會之一部分耳，非自為三合會員也。雖其復明逐滿，兩者俱同，蓄髮易服，不背三合會之主旨，然三合會所奉為道教、佛教，上帝教所奉為基督教，其根原實大相刺謬。秀全嘗語人曰：「三合會之目的，在覆清復明，其創始在康熙時，主義雖正當，然必至二百年後，如今日，始可為覆清之舉。至於復明，則又似是而非。既還復吾舊有之山河，必當別建新朝。今乃以復明為言，焉可以得人心！若就吾真教言之，全賴上帝之威力為援助耳。其得助多者，以吾等數人敵彼百萬可也。予是以不知有孫臏、吳起、孔明各名將，三合會果有何價值哉！」此其語實確有所見，後之稱太平國王，效亂世英雄之所為者，非其素志也。厥後，貴縣林鳳祥、漢陽萬大洪、湖南衡山洪大全等來歸，勢大振，即分諸將席卷廣西，進陷永安，創國號曰太平天國，自稱天王。所向無敵，遂進陷江寧，據之，而三合會亦紛起於各地矣。

當己酉年，新嘉坡陳正成設三合會支部於廈門，命名曰七首會，入會者數千人。咸豐辛亥，傳聞至廣州，官吏調查三合會，欲鎮定之，遣道員某逕捕正成。正成被捕拷問，令自述。英領事以其為新嘉坡籍，欲干涉之，然不知其拘於何處。方偵察間，正成已斃於拷問之下，昇其尸以肩輿，仍棄之於其寓前。後由黃威代領其眾。時官吏橫暴，迫劫豪富財貨之事時有所聞也。癸丑，以官吏強奪豪富黃某之財，黃威保庇之，率二千餘人起兵。其隊長多新嘉坡人。奪廈門附近二市鎮，附從者增至八千，遂進而據廈門。威出示諭，自稱明軍指揮官，大抗官軍，而不擾外人。其戰也，持人道主義，尊生命，晝戰夕休，不尚夜襲，然卒未能持久者，以糧餉藥彈不足也。明軍於是啟城，議款而去。明軍既去，官軍入城市，縱劫掠，戮及童稚，刀鈍而不血，則並縛數人而投之河，不可理喻。英領事通牒勸止，亦無效，乃用威壓之計，以兩軍艦泊香港，若將強制者。於是洋場及船埠四周俱免於禍，餘則有一日斬殺至二千人以上者。

廈門為七首會占領時，上海復有三合會起事。時間、粵兩省人之在上海者，約四萬，多三合會會員。粵劉麗川、閩陳阿連等群謀襲上海城，事未發，為地方官偵知，捕粵、閩頭目七八人。粵、閩人大怒，致書地方官，謂信偶爾之浮說，究何理，不速返者，立斫汝頭，毋後悔。地方官大駭，返而謝之。八月二日，適地方官致祭孔子廟，黎明，麗川、阿連等六百餘人潛匿北門外，待啟城，即入襲縣署，迫知縣袁某繳印。袁罵曰：「印為天子所賜，汝欲印者，先取吾頭。」麗川黨人大叱而斬之。眾乃圍道署，而黨徒已集萬餘，城中鼎沸。官吏命守兵放大礮，眾仍不退，並迫道員吳某繳印。吳恐蹈袁之覆轍也，即解綬與之。麗川取其印，縛吳，奪官家銀無算，城亦陷。時其黨悉以紅巾為號，因稱為紅巾賊。後數日，麗川、阿連等欲殺吳，眾議大譁。美總領事麥轄爾聞之，告麗川，使以吳付之，麗川不許。然有二西人潛誘吳自西門絕城逸，匿麥所。麗川大怒，將攻租界，租界防益嚴。鎮江之官軍聞上海陷，乞購大礮數尊於洋人，不允，乃強奪之，與洋人鬪，死者數百人。官兵營於跑馬場，凡四千餘人，時或嘲弄洋人而毆辱之，於是駐滬各國領事請於總督何桂清，欲移軍於跑馬場。桂清猶豫未決，各領事又致書，令速移，謂將以兵力奪取。時英、美軍艦之在上海者各一艘，合租界所有洋兵得三百餘人，各戒嚴以待。桂清以為仇洋人，則洋人必惡我而助敵，轉而攻我，則滬城何以復，遂自至租界謝罪。時官軍集上海者萬餘人，借洋人之力以斷糧道，復向城中礮擊。麗川聞洋兵之助官軍也，率死黨百餘人犯圍遁。

庚戌，三合會蜂起兩廣各地，見秀全之得勝也，勢益張。咸豐甲寅，兩廣皆亂。其年，占領廣東之肇慶、佛山、東莞各地，廣州幾為所包圍，珠江悉為所據有。占領各地之頭目，雖多放蕩無賴，然軍隊尚有紀律，統率之者亦多得力，又知公表其目的，其旗有「反清復明」等字，而對於外人，亦知竭力聯絡之。然自此官軍與三合軍顯有區別，而官軍之運餉廣州者，轉得利用外人之助，懸外國旗，安然行過三合會之礮臺與軍艦間矣。

一月，廣東豪商某備艦隊，運兵向佛山，與三合會戰。三合軍大勝，獲軍弁四五人，且戮兵士無算。後又戰於珠江，即用此艦隊攻破官軍之兵艦四艘。

在廣東通商之外人，惡亂之久也，遂亦不望三合會之有成功，而被累尤甚之英人，亦漸袒官軍。會三合會渙散，中有率黨而遁

者，泰半至廣西之外郡。餘八千人，至桂林，與將軍羅某合，形勢遂大變。乙卯，官軍益順利，而省城外數村鎮皆為官軍所克矣。

廣東總督葉名琛之鎮懾三合會也，為法至嚴，然兩廣、江西、福建諸省尚時有暴動。方英、法同盟軍占領廣東時，石達開自湖南進兵廣西，欲攻據桂林，三合會乘之，乃再有回復之希望。戊午，陳清康率兵數千，會集於廣東之北，隱有占領廣東之計，將待同盟軍退，即擬起事。適攻擊桂林之粵寇遇強悍之官軍，突圍逃廣東，更於中途資諸無賴，加以三合軍，勢遂益盛，其主力軍乃再向廣西而進。主力之粵寇既去，官軍乃逕攻三合軍，並用賄通、懸賞等法，潛約三合會副統領陳政及諸頭目，謀殺清康，率眾投降。政遂斬清康，官軍乃大得勝。官吏為升職地，欲以血戰報告，乃捕與內應無涉之三合會員二千餘人斬之。於是年之間，凡三合會之在廣東及其鄰境傳播無政府論者，悉處以極刑，捕縛者一不宥恕，其家族之幸逃至香港者，既無官吏管轄，則仍昌傳反清復明之主義焉。

光緒丙戌，廣東惠州府寧山有三合軍三千人抗官起事，別有石工四百，編一隊，為三合軍之應援，由香港至九龍山會集。至歸善，則寧山之三合軍已為官軍擊敗，於是此援軍即解散。

戊戌，三合會頭目李立亭、洪振年等起事於廣西鬱林、南寧一帶，連陷各城，所餘僅梧州、桂州耳。官軍多投降之。粵寇以後，此為第一大亂。延數月，官軍鎮定之。

庚子，三合會頭目鄭弼臣等與興中會首領孫逸仙相約，受其指揮，在廣東惠州樹革命幟，所在響應，從者逾二萬人。然外絕輪運藥彈之途，官軍之援兵頻至，不可支，遂解散。是役也，日本山田良政亦戰死於虎頭山。

以上為三合會小歷史，其宗旨始不過反清復明，自逸仙變化其思想，易而為近世之革命黨，其徒黨徧伏各地。辛亥革命之所以風靡南方者，三合會未始無力也。

此外則有海外三合會，由中國本部黨員扶植其勢力於海外，不僅以傾覆政府為宗旨，貧病死喪亦互相援助，以是僑民欽其義，入會者益多。九世紀之初，諸會員之自福建、廣東而至南洋群島者，每於其地犯法，或保庇犯法之人，殖民政府無如之何。且不僅因犯罪而騷擾，猶有因各公所會員屢起爭鬪者，必大經殘殺以後，始略鎮定。然固不抗叛殖民政府，即其政府起而鎮服之，亦不違異，以其所懷思想雖為無政府主義，然不過自相爭鬪耳。

道光辛丑，中英之戰端既開，新嘉坡之三合會即因以再起覆清興明之望，屢與殖民政府協商。時各頭目多豪宕不羈，惟部下悉無賴，常劫奪財物。殖民政府欲有以約束之，於是向各公所會員強行錄載人名，由是得揣測其會員之多寡，知其頭目為何人，遇會員有違法者，其責任始有所屬。數年來，政府大便利之。後來者皆三合會員，殖民政府乃思為一網打盡之計，於數萬之中國人，特定一審判權而保有之。於是各會員始與其地之政府為敵，更秘密運動以求勝之。而其地政府之官吏亦漸覺其言語風俗之異，不易應付，且中國人之至自各內地者，語言又互異，雖鎮壓之，責任在各頭目，然不能悉通其土語，即無從施其約束焉。

三合會之在南洋各地或英屬各地者，其地之政府恆視為害物。暹羅亦然，且其勢甚盛，凡其地有大暴動，必三合會所為。於澳洲，亦以反抗其地之官吏，致其政府橫生議論。於北美洲，則肆行殺害，強奪虜贖，其惡名高於太平洋海岸。犯事以後，輒用秘密勢力，由諸兄弟庇之，以是得常逃法網。

其在香港之三合會，則發端於殖民地建設之日。道光乙巳，凡反抗殖民政府者，皆烙印於額，監禁三年，又制定放逐之法令，其年又改正之。惟三合會員犯有不法情事須處罰者，不烙印於額而烙於腕，其判定，一任判事為之，廢放逐之令，然此法曾未實行。而三合會反抗政府，亦無公然之舉動。蔓延日久，至咸豐丁巳，中英開戰，乃於香港備攻廣東，以八百苦工編為教練隊。苦工皆客民也，大抵屬於三合會。其數頭目以排滿故，曾於英軍有所協商。

光緒丙戌，三合會以苦工營業之紛爭，各公所曾有械鬪，其主動者為萬安及福義興兩派。萬安之頭目充中國偵探，被捕後，以團體不法行為之罪，付之高等法院審問之，旋准其保釋出獄，即逃歸歸善。華官偵知所在，舉兵捕之。自後安與義興即因此時有爭鬪，兩派互以數人投之獄。

丁亥，制定秘密結社各條例。凡應拘禁於公所者，罰銀千元。會員之應拘禁者，罰五百元。且禁止單會。香港二三公所，皆秘而不宣，其牆壁僅有字畫旗幟以為裝飾，及各會員捐款簿一冊，餘無所有。各公所均祀關羽，每以六月二十四日為其忌日，以五月三日為其生誕，皆慶祝。

公所會員多有於外洋犯事，因求保庇而入會者，或有因掠奪遠行而入會者，或有因欲在廣東各港灣劫奪而入會者，或有因放火迫脅掠奪而入會者，或有客民孤裔欲求安全而入會者。然多數會員，均能嚴守會中法律，堅持目的而不變。要之，所有會員，無論其為貧病死喪之扶持而入，或為求免會中諸種壓制而入，或為好奇而入，或為種族革命而入，或有所利己而入，而皆同抱一傾覆政府之念，敵血以後，眾志即團結矣。

公所設會之始，曾立五大公所，每公所各分配以數省，為五黨派。年代久遠，公所漸失，而亦無大聚會。然各以意立旗旆徽號，別為五部，各以特別之文字記之，專用於各部，色彩亦各有別。其旗左右各五種，分隸五祖，記五祖之名於上。復書意造之字，五字為一句以別之。

第一部稱為一九梯，分配於福建、江蘇，記號為江彪，【即彩字。】【即壽字。】旗為紅色，記前祖方大洪、後祖洪太歲之名，配以洪順堂及金蘭群等字，是部之印為三角形。第三部稱為九梯，分配於雲南、四川，記號為汨虎合，【即合字。】旗為深紅色，記前祖馬超興、後祖姚必達之名，配以家后堂及蓮章群等字，是部之印為四角形。第四部稱為二九梯，分配於江南、湖廣，記號為洪虎和，【即和字。】旗為白色，記前祖胡德帝、後祖李式地之名，配以參大堂及錦廂群等字，是部之印為平行四邊形。第五部稱為四七梯，分配於浙江、江西及河南，記號為泰虎同，【即同字。】旗為綠色，記前祖李式開、後祖林永超之名，配以宏化堂及得興群等字，是部之印為圓形。又各以意造之寬、龍、寬虎、寬口、寬蛇、寬山乃，虎、公虎、侯虎、伯虎、子虎、男、寬、陰寬、陽寬、合寬、化寬、成、虎、春虎、夏虎、秋虎、冬虎、季、寬、金寬、木寬、水寬、火寬、土，配分五部，各從其次，製為旗。

中世之大公所，有稱為廣惠及肇義慶者。公所之大哥曰何胤，殆死於五年前。未死之前，有廣東、福建之大首領，每於夜間聚集於公所。何物，會員益不和，互相爭鬪，遂成數派，而各設公所。插旗幟於木斗之上，稱木楊城，以參拜唐太宗李世民為宗教儀式，即獻之於少林寺以為根據。旗分五部，凡集會均用之。

會員公所之首領稱大總理或元帥，普通稱大哥，為萬雲龍所擬。以下之頭目稱香主，普通稱二哥，為陳近南所擬。再次之頭目稱白扇或先生，或三哥，再次為先鋒，為天祐洪所擬。次為紅棍，以執行會員之刑罰。以下總稱草鞋，為最下級，供服役使令隨從等事。

入會式入會式稱為作戲或放馬。舉行日，會員咸蒞會，謂之看戲，須俟入會者有五人以上，方舉行。會員謂之香，入會者謂之新丁。入會者須有頭目紹介，為收取入會費之保證。若頭目為其叔父，令教以入會式之舉止問答。凡富貴人、學問家、官吏、農夫、商人、兵士、莠民、盜賊、乞丐，苟存忠義之志，思復明者，均得入會為洪家兄弟。會場則臨時設於郊外，方約五丈，分外部、中央、內層三區。其行儀式之祕室，則取陳近南之亭名作隱語，謂之紅花亭，中祀關羽，額曰忠義堂。堂中央設種種神座，如女軍神關英，以及前五祖、後五祖、鄭君達、萬雲龍、鄭玉蘭、郭秀英、周洪英等，此外如洪家之已故會員及其他有關係者亦列之。神座前設高溪塔，盛果實，又有細加刻畫之九話塔。香爐有「反汨復汨」等字樣。其餘則有紅燈、官傘、七星刀、刻畫龍鳳之棍棒，以及木楊城之木斗。案前列燭無數，下有七星劍，以明覆滿興明之意。有算盤，以算滅清後明帝再行登位之日。有紅燈，以

辨真偽。有尺，以比較會員之行為，且以計天地合一之處。有秤，以表正義公道。有鏡，以照破一切順良邪惡。有剪刀，謂可剪開蔽空之暗雲。有桃枝，以明劉備、關羽、張飛結義之意。此外有珠串、木魚抱合一劍，以成穹窿之形，下置一橋，以為五祖由少林寺逃出時下降之橋，雜取銅鐵板為之，外更作溝渠圍之。紅花亭前有休憩室二。各部門前均有衛兵拔刀挺立。衛兵更以竹圈植立門際，凡入會者，必經過此竹圈。

然以事須秘密，多於普通室舉行，室中裝飾亦略，或以他物代之，除關羽外，諸神之名僅以紙寫之，且常於夜中舉行。俟會場準備已畢，公所之頭目、會員均披明代衣冠，紅巾結髮，以次入會，置木斗焚香，拜五祖。其時一舉一動，咸誦規定之詩句為之。祭畢，大哥坐神前，香主坐左，先生坐右，草鞋則均立，會員則散坐遠處，衛兵則帶劍各立門際，先鋒則導入會者居休憩室。次則入會者散髮入第一圈，其門口甚狹，皆須匍匐而入。至門口時，衛兵與入會者作問答如下。衛兵曰：「何故來此？」入會者曰：「意欲列名軍籍，為洪家兄弟，故來此。」衛兵曰：「何以知可為此間兵士？」入會者曰：「見有召集之示諭故。」衛兵曰：「誰教汝來？」入會者曰：「由於己意而來。」是時保證人導入會者入第二圈。衛兵曰：「自何處來？」入會者曰：「自東方來。」衛兵曰：「誰為保證人？」入會者曰：「保證人某。」衛兵曰：「兄弟食三分米七分沙，困苦否？」入會者曰：「兄弟所食，我亦食之。」次乃入竹三圈。衛兵曰：「劍與頸孰堅？」入會者曰：「頸堅。」是時入會者袒其衣，露右手及肩，執香三枝或六支，先鋒首為誦規定之句，膝行，導入會者之內室。其門際又有衛兵，作問答如下。先鋒告衛兵曰：「高溪之天祐洪，率新兵數千，欲加盟我軍，遵桃園兄弟之約，來報香主。新兵咸願以洪為姓，請香主於五祖前鑑照吾人之神，以嘉納吾人之行為為禱。」衛兵曰：「命天祐洪晉謁五祖。」先鋒曰：「我敬從是命。」香主曰：「汝為何人？」先鋒曰：「我高溪天祐洪也。」香主曰：「勿謔語，無姓天之人。汝究生於何處？」先鋒曰：「我乃明思宗宮中宦官，忠心義氣，以復讎為事，欲再興明室。我以天為父，地為母，日為兄弟，月為姊妹。天以洪為治，日月為明，故我自名天祐洪，言天必護洪也。」香主曰：「天地日月之姓若何？」先鋒曰：「天為興，地為旺，日為孫，月為唐。」香主曰：「汝經若干之路而來？」先鋒曰：「我歷萬里而來。」香主曰：「幾人與汝偕來？」先鋒曰：「三人。」香主曰：「汝何以獨到此？」先鋒曰：「謝哥前行，萬哥後行，我居其中。」香主曰：「汝自何方來？」先鋒曰：「自東方來。」香主曰：「汝何時來？」先鋒曰：「日月照東海時來。」香主曰：「汝來由大道乎，抑小徑乎？」先鋒曰：「由大道之中央來此。」香主曰：「汝既為洪家先鋒，何書為汝之秘略，試語之。」先鋒曰：「我有文武書。」香主曰：「文從何人？武學何人？」先鋒曰：「文從孔子，武學養由基。」香主曰：「自何處習之？」先鋒曰：「在紅花亭習之。」香主曰：「讀至何書何項？」先鋒曰：「百萬書洪水橫流之項。」香主曰：「何處演武藝？」先鋒曰：「少林寺。」香主曰：「汝先為何？」先鋒曰：「洪氏。」以下尚有種種隱語問答，不及備載，姑從略。問畢，先鋒導入會者至劍橋下，膝行執香。香主演述以下各語作禮拜，其語曰：「吾人當吉凶與共，以求回復天地萬有之明，滅絕胡虜以待真命。吾人當虔拜天帝、地皇、山河、土穀之靈，六惡之靈，五方五龍之靈，以及無邊際之神靈。創造以來，百事提倡，其古人所知而足為後代教訓者，當傳遺之。諸兄弟今再導汝於忠義之中，吾人當以同生死誓於上天。今夜吾人各介紹數新信徒於天地會，做桃園結義故事，約為兄弟，洪其姓，金蘭其名，以合為一家。自入洪門之後，當一心同體，互相扶持，毋許有彼我之別。今夜拜天為父，地為母，日為兄，月為姊妹，復拜五祖及始祖萬雲龍等，與夫洪家之全神靈。今夜吾人跪拜爐前，心神立即清淨。吾人各刺指血混嚼之，以為同生死之盟誓。吾人以甲寅年七月二日五日丑時為生誕時，凡昔二京三省當一心同體，人人互求幸福，各分其勞，毋或疏隔。一遇今朝廷王侯非王侯，將相非將相，人心動搖，即為明代回復胡虜剿滅之天兆。吾人當決行昔時陳近南之命令，立亭作橋，開天下太平之城。以實行作戲，歷五沛四海以求英雄豪傑，握木楊城主權，焚香以設山河同永之誓。凡新會員，各以其範圍行所任務，順天行道，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如有能回復明代，報仇雪恥，建設天下太平之治者，及身封王侯，子孫則歷世永昌。違反是道者，應滅絕於劍戟之下，且須滅絕其種。惟忠心義氣之人，得受永遠之福祉。吾人受生於天地，被日月之所照，結義以後，嚼血盟誓，上仰神明之降鑑，當各表誠意，以矢三六誓。」是時下級會員之所謂草鞋者，進三六誓書之黃卷於香主。卷中右繡龍爭玉圖，左繡鳳凰追玉圖，上下各飾以花鳥，背面四隅各書「反清復明」字樣。受此卷者，一人跪右足，捧以右手，一人跪左足，捧以左手，各提其一端。他會員亦一律長跽，聽香主朗誦三六誓詞。朗誦畢，皆起立，引入會者至神前，各執香焚之。復執一雄雞，斬其頭，香主以碗盛其血，以釘刺新會員左手第二指，滴其血於碗，乃焚三六誓詞，將其灰同調入碗，各固其信誓以嚼之。

其後則新會員行相見禮，大哥各以紅紙包錢四文與之，新會員咸納入會費銀一元。會中即於是夜以紅布票印成秘密符號及公所名與之，登錄簿籍後，復給以會規二一則、禁、刑，令知所遵守。

三六誓 一，自入洪門之後，爾父母即是我父母，爾兄弟姊妹即是我兄弟姊妹，爾妻即是我嫂，爾子姪即是我子姪。如不遵此例，不念此情，即為背誓，五雷誅滅。二，倘有父母兄弟，百年歸壽，無銀埋葬，有白燐飛到，求兄弟相幫，必要通知各兄弟，有多幫多，無錢出力，以完其事。如有詐作不知者，五雷誅滅。三，各省外洋洪家兄弟，不論士農工商，江湖之客到來，必要支留一宿兩餐。如有不思親情，詐作不知，以外人相看者，死在萬刀之下。四，所有洪家兄弟，未相識掛牌號，說起投機，必要相認。如有不認者，死在萬刀之下。五，洪家之內事，父不能傳子，子不能傳父，兄不能傳弟，弟不能傳兄，以及六親四眷，一概不得傳。講說以及私傳衫仔、腰平以及本底，私教私授，貪人錢財者，死在萬刀之下。六，凡我洪門兄弟，不得做線捉拿洪門兄弟。倘有舊仇宿恨，必要傳齊眾兄弟，判其是非曲直，當眾決斷，不得記恨在心。倘有不知者，捉錯兄弟，須要放他途走。如有不遵此例者，五雷誅滅。七，兄弟患難之時，無銀走路，必要相幫，錢銀水腳，無論多少。如有不念親情者，五雷誅滅。八，兄弟託寄銀錢以及什物，必要盡心交妥，逮到支還。如有私騙者，死在萬刀之下。九，不得奸淫兄弟妻女及兄弟姊妹。若犯者，五雷誅滅。十，兄弟託寄銀錢以及什物，必要盡心交妥，逮到支還。如有私騙者，死在萬刀之下。十一，兄弟寄妻託子，或有要事相託，如不做者，五雷誅滅。十二，今晚入洪門，年庚八字須要報真姓年月日時。如有假報瞞騙五祖者，五雷誅滅。十三，今晚入洪門之後，不得歎息自怨人錯，當天解愿。如有此心者，死在萬刀之下。十四，私劫兄弟財物，暗幫外人搶奪兄弟財物者，五雷誅滅。十五，不得強買兄弟貨物，以及騙買爭賣，亦不得強為。如有恃強欺弱者，死在萬刀之下。十六，所借兄弟錢財物件，有借有還。如有欺心不還、不念情義者，五雷誅滅。十七，或有搶劫取錯兄弟財物者，即速送回兄弟。如有欺心不送回者，死在萬刀之下。十八，倘或被官兵捉獲，此乃天降橫禍，不得供出洪門兄弟，亦不得記念舊仇，亂供兄弟。如有亂供兄弟，不念洪門結義之情者，五雷誅滅。十九，兄弟被捉去，或出外日久不得回家，留下妻兒子女無人倚靠，必要留心幫助，以得長大成人。如有詐作不知者，五雷誅滅。二十，有兄弟被人打罵，必要向前，有理相幫，無理相勸。若係屢次被人欺打者，即傳知眾兄弟商議。若其家貧，必要幫助錢財，代他爭氣，如無錢者，出力，不得詐作不知。如有犯此例者，五雷誅滅。二十一，各省外洋兄弟文書物件，有官府追拿，即時通知他途走為上。如有不知者，死在萬刀之下。二十二，或賭博場中，不得使假吞騙兄弟錢財，以及串同外人騙賭，貪圖利己以傷兄弟。有此欺心者，死在萬刀之下。二十三，不得捏造是非。有增言減語離間兄弟者，死在萬刀之下。二十四，不得私做香主。入洪門之後，三年以外為服滿，果係忠心義氣，有香主傳授文章，或有三及第保舉，方可做得香主。如有私自為者，五雷誅滅。二十五，自入洪門之後，或有前仇舊恨，不得再行記念，前事了過，無容懷恨。如有私懷恨者，五雷誅滅。二十六，有親兄弟以及洪門兄弟相打或官訟等事，必要相勸，不得幫理一邊，總要以和為是。如有不遵此例者，五雷誅滅。二十七，兄弟看守之地方，不得犯他，各有事業。如有詐作不知，固犯兄弟所守之地方，連累兄弟受苦者，五雷誅滅。二十八，有兄弟劫搶偷拐或騙執之財，不得眼紅。兄弟有財帛以及物件，如有心懷恨兄弟，因以圖謀分潤者，五雷誅滅。二十九，有兄弟發財，不得洩漏機關。如有不遵此例者，死在萬刀之下。三十，不得以外人包押貨物，指東話西。庇外人騙吞洪門兄弟者，死在萬刀之下。三十一，勿恃我洪家人多，倚勢欺虐外人，不得橫行凶惡，須安分守己，名守職業。如有恃眾欺人者，天地難容，死在萬刀之下。三十二，不得因借不遂生冤，以及怪飲怪食。如有懷恨含冤於心者，此乃小人之見，五雷誅滅。三十三，不得弄姦我洪家兄弟之幼童少女。有犯此例者，五雷誅滅。三十四，不得

受買洪家兄弟妻妾為室，亦不得以兄弟妻妾通姦，如有犯此例者，死在萬刀之下。三〇五，不得對外人亂講書句，口白宜謹慎，腰平、衫仔不得被外人看破，務宜小心，不得洩漏機關。如有犯此例者，死在萬刀之下。三〇六，士農工商各執一藝，自入洪門，必要忠心義氣為先，交結各省洪家兄弟，皆同一體手足之情，不得分彼此。或日後起義，務宜支辦軍火糧草，一同協力，殺滅清朝，保汨主回復，以報五祖火燒之仇，以表今日結義聯盟之情。如有二心不奮發其力者，死在萬刀之下。立誓傳來有奸忠，四海兄弟一般同，忠心義氣公侯位，奸臣反骨刀下終。

二〇一則 一，犯罪而波及他會員者，捕之，處以死刑，輕者則其兩耳。二，姦淫兄弟之妻室，或與兄弟之子女私通者，處以死刑，決不寬假。三，誘拐兄弟至國外者，則其兩耳。四，因圖懸賞以捕縛兄弟者，處以死刑。五，詐稱香主，為一切事件之指導者，處以死刑。六，示外人以儀式書及會員之憑證者，則其兩耳，且加以笞刑百八〇。七，新會員有僭越之行為者，則其一耳。八，報告會中事件於外人者，則其兩耳，再加笞刑百八〇。九，以惡意語其兩親之事者，則其兩耳。〇，恃強欺弱者，或恃大侮小者，皆則其兩耳。〇一，私行毀壞香主之名聲，或對香主作用邪曲之言語者，則其兩耳。〇二，兄弟已起義時，隱身不出者，則其兩耳。〇三，可救兄弟之時不救助，或詐作不知者，則其兩耳，並加以笞刑百八〇。〇四，盜劫兄弟之財產，不肯返還之者，則其兩耳。〇五，私自毀傷兄弟，或浪費其錢財者，則其一耳。〇六，他省有召募兄弟之文書到來，匿不應召者，處以死刑。〇七，為外人所嘲笑，以語誘惑而即報告以會情者，則其兩耳，並加以笞刑七〇二。〇八，管理事件有過情之舉，或任意消費會中之資本者，則其兩耳，並加以笞刑百八〇。〇九，入會後一月以內不納會費者，則其兩耳，並加以笞刑七〇二。二〇，強請於兄弟，或欺虐之者，則其兩耳。二〇一，破壞規則而抗拒定刑，或歸其罪於他人者，則其兩耳。

〇禁 一，兄弟之妻室必須務正，有妻室即不宜貪色。如妻室不務正者，則其兩耳；如貪色者，處以死刑。二，兄弟之父母死後，無力埋葬，告貸於兄弟者，無論何人不能抗拒。抗拒者，則其兩耳；再抗拒者，加重刑。三，兄弟訴說窮乏而有借貸者，不能拒絕。若侮辱之或嚴拒之者，則其兩耳；再拒，則加重。四，兄弟至賭博場，不可故令輸財或私行騙取之。犯者處以笞刑百八〇。五，自入洪門之後，不可私與外人以會章，犯者處以死刑。六，兄弟營謀事業，或有所營運於國外，因而封寄錢財託寄文書者，不可私用之或騙取之。犯者則其兩耳。七，兄弟與外人爭鬪而來告知，必當赴援。詐為不知而不赴援，則處以百八〇之笞刑。八，入洪門之後，恃自己之尊大而侮蔑賤者，恃自己之強盛而凌虐弱者，則其兩耳，並加以七〇二笞刑。九，兄弟遭遇困厄，必當貸以金錢，惟借者不可不還。若恃強硬借，不思歸還者，處以百八〇之笞刑。〇，兄弟危急時，或遭官吏之懸賞而被捕縛，告知後不可不救。詐託不知而規避，違此規則者，處以百八〇之笞刑。

〇刑 一，不孝敬父母者，笞刑一百八。二，漏洩緊要事件者，笞刑一百八。三，無事詐為有者，笞刑一百八。四，愚弄兄弟者，笞刑一百八。五，結識外人以侮辱兄弟者，笞刑一百八。六，經理兄弟錢財而濫費之者，笞刑一百八。七，昏醉爭鬪而起葛藤者，笞刑七〇二。八，隱匿兄弟所寄託之財，或謀算入私者，酌量加刑。九，違反兄弟之情，與其親戚爭鬪者，笞刑七〇二。〇，為欺人之賭博者，笞刑七〇二。

會員證書 腰平，或稱八卦，以為會員之保證也。入會後，由會付給，有大小白、赤、黃數種，多以布片印成八角形文字，中捺公所之朱印。詩句連綴法，種種不同，或一句顛倒文字，或各句互相錯綜，務令外人見之難於索解，即無慮矣。詩云：初進洪門結義兄，當天汨誓表真心。長沙灣口連天近，渡過烏龍見太平。松柏二枝兄弟眾，忠節連花結義亨。忠義堂前兄弟在，城中點將百萬兵。福德祠前來警應，反汨復汨我洪英。五人分開一首詩，身上洪英無人知。此事傳得眾兄弟，後來相會團圓時。你我腰平大不同，老母賜我傍身中。上繡五龍扶真主，下繡彪壽合和同。陰陽化合成，彪壽合和同。【彪即彩字變體。】公侯伯子男，天廷國式。金木火水土，順天行道。天地日月年，龍虎龜蛇岩。【岩即會之古字。】龍賜興，【龍即天。】&~WFOND;賜旺，【&~WFOND;即地。】川大丁首，【「順天行道」之變形。】川大車日。【「順天轉明」之變形。】日姓孫，月姓唐，雲姓氣，星姓碧。（涇、工改為參）（涇、犬改為太）（涇、工改為左）（涇、工改為化），【「參太宏化」之變形。】反汨復汨，【「反清復明」之變形。】關不正便，龍開不同，洪家后日山，（上金下門、門內左結右東）【「金蘭郡」之變形。】（左禾右&~TCBU;、目改為同）【「共同和合」之變形。】（上結下左記、下右萬為相疊）【「結萬為記」之變形。】。圖之左方尚有「共同和合忠心義氣日月」數字，其背面記姓名年月日。圖有「木立斗世」四字。木為〇八，即世祖在位年數。立為六一，即聖祖在位年數。斗為二〇，即世宗在位年數。世為二卅，即高宗在位年數，言至乾隆末年必滅亡也。票中有（左口、中川、右彳），即洪順堂之變形。有（左义、中一下加&~MMI;、右文）二文，即香主所用之號碼。票後附有「臣廿血右口木」，即姓名「藍杏」之變形。又有作四方形者。

造字 會中人以欲守秘密，使外人見之亦不通曉，故用種種方法以製造特別之字。或除去偏旁，或寫作不經見之字，或用同音同義之字，或以他字相代，或以數字合為一字，或分一字為一句。如「順天轉明」之為「川大車日」、「順天行道」之為「川大丁首」、「關開路現」之為「關井足王」、「天地會配姓洪」之為「龍&~WFOND;岩合姓洪」或作「青氣山人生共」。其「金蘭結義」四字，則有詩云：「人王頭上兩堆沙，【金字。】東門頭上草生花。【蘭字】絲線穿針〇一口，【結字。】羊羔美酒是我家。【義字。】」「清」字常作「汨」，有時作「三月」，「明」字常作「汨」。其用作偏旁以創設之字，如虎、霓、彳、穴、（九內加&~MMLI;）、共、气、立等皆是。又如「合」作「&~YNOR;」、「會」作「岩」、「明」作「&~EAB;」、「太」作「涇、犬改為太」、「月」作「拱」、「青」作「氤」、「號」作「（左号右立）」。其聯結之字，如「結萬為記」作「（上結下左記、下右萬為相疊）」或「（左九內加&~MMLI;、右右）」、「洪順堂」作「上尚、中彳川共頁、下土）」或「（上彳川口、下土）」、「（彳川口）」、「（口川彳）」等。「金蘭郡」作「（上金下門、門內左結右東）」、「共同和合」作「（左禾右&~TCBU;、目改為同）」、「忠心義氣」作「（上&~TGI;、下左我、下右气內加忠）」或「漾、永改為忠」、「一片丹心」作「（丹點改為心、橫下加&~BZVD;）」、「順天行道」作「（左下&~BZYE;、右上順行相疊、順行中間分別插入天首）」、「反清復明」作「（彳彳復月）」。其代用之字，如「天」作「興」、「日」作「孫」、「月」作「唐」、「雲」作「氣」、「星」作「碧」是也。又有以數目字代用者，如「洪」字作「三八廿一」、「天」字作「三六」、「地」字作「七〇二」，而三六與七二之合數一百八，即以代「會」字，故亦稱三合會為天地會，其意義蓋以天有三〇六宮，地有七〇二魔故也。又間以三六為新會員，七二為各頭目，一百八為大總理。有時以「（文文）」為「洪」字、「（字形主體類似&~BZVR;，但改下半部的三角形為圓圈）」為「英」字、「（左义、中一下加&~MMI;、右文）」為「通」字、「（文三义）」為「大哥」、「（文三文）」為「香主」、「（左文、中一下加&~MMI;、右川）」為「白扇」、「（文文卩）」為「先鋒」、「（义二上）」為「紅棍」、「（左义、中一、右字形主體類似&~BZVR;但改下半部的三角形為圓圈）」為「草鞋」。惟人數須有定限，滿定限者可代用，不滿定限者不得代用。

僧人為妖術者，均以上記字之號數為可驅逐惡魔，或貼於門戶及牀，或焚之，或包之，以為護符，掛於項，謂如是則惡魔不敢近也。

隱語 三合會員與盜賊往來，有怪文以之為暗號，今略揭大要如下：

公所曰紅花亭，曰松柏林。新人會曰人圈，曰拜正，曰出世。集會曰開檯，曰放馬。會員曰香，曰洪英，曰豪傑。外人曰風，曰瘋子，曰鷓鴣。新會員曰新丁。到會曰去睇戲。會中之秘書曰衫仔。會員之憑票曰腰平，曰八角招牌，曰八卦。髮曰青絲。豚曰毛瓜，豚肉曰白瓜，已燻之豚肉曰金瓜，曰紅瓜。牛肉曰大菜，鹽牛肉曰一把菜。狗曰蚊。魚曰穿浪，曰擺尾，鹽魚曰鹹筆，曰丫環。米曰沙，煮飯曰打沙，喫飯曰耕沙。鴉片曰雲遊，喫鴉片曰咬雲。茶曰青蓮。水曰三河。油曰洪順。茶碗曰蓮蕊。酒盃曰蓮米。線香曰桂枝，蠟燭曰古樹。蚊帳曰燈籠。明代服曰袈裟，套袴曰菱角，靴曰鐵板，帽子曰雲蓋，曰萬笠。洋傘曰洪頭，曰獨腳，曰烏雲。道路曰線，旅行曰遊線。家曰甲子。祖先公館曰馬桶。船曰平，乘船曰搭平。劍曰橘板，曰繡紗。小刀曰獅子。大礮

曰黑狗，火藥曰狗糞，大礮聲曰狗吠。銀圓曰瓜子，銅錢曰芝麻。手曰五爪龍，耳曰順風。斬首曰洗面。海曰大天。密會所曰三尺六，曰古松。扇曰鸞月。木斗曰木楊城。

**符號及茶碗陣** 三合會員猝遇素不相識之人，欲探其是否為同黨兄弟，輒用許多言語以為符號。此外尚有以茶碗、煙管、鴉片管及種種器物授之，觀其接受之狀態，以試其確實與否。又有將辮髮或手作記號者。臨戰時，有召集援兵之符號，有諷示盜賊之符號。茲略述如下。

**符號** 遇有要事，以白扇徐搖三四次，即招其旁近會員之證。其踰越頭上，輕搖其扇三次者，即為招其會員與於戰事之證。會員與外人爭鬪時，在場之他會員以手掌向外人，以又一手之指甲向會員，即為止其勿再爭鬪之意。兩人毆打時，會員以手之兩掌向外，連呼勿爭鬪者，即示以毆，彼乃會外人之意；如曲右手拇指，將兩掌向內，連呼勿爭鬪者，即示以勿爭，彼乃會內人之意，謂之陰陽法。爭鬪時，以右手之拇指及第一第二指伸出，餘二指曲握於掌，伸臂向前，復以左手照式作勢，置於右手依肘，即為求救之意，謂之三角法。將右手拇指握於餘四指之外，以置頭上，為求助之又一法。以右手掌向外伸出，以左手之拇指與前指屈曲之，餘指貼掌，置於胸前，為求助之又一法。如左右手作同勢，易其位置，即為止爭鬪之符號。於道上試人是否會員，則叩以汝為瞎子否，其人如答言我非瞎子，我目較汝目為大，即為會員之符號。

若欲於飲茶時試之，則以右手之拇指置茶碗緣，第二指置茶碗底，執茶碗以獻，左手之拇指與第二指屈曲，餘三指伸出，置於右手之肘，若其人為會員，必以同法受之。

供獻飲食物三種時，必取其居中之物，謂之忠臣。

伸右手，令拇指與前指屈曲，餘三指伸直，左手亦然，惟以伸直之三指按胸前，此即所以表天。如伸右手，令拇指與第一第二指伸直，他二指屈曲，而以左手之拇指與第一第二指伸直，按其胸，即所以表地。若伸右手，令拇指與小指伸直，餘三指屈曲，左手亦然，以置於胸，即所以表人。此表人者，謂之龍頭鳳尾。三法連演，即所以表明為三合會員也。

葡屬人及馬來人之為會員者，別設便利之法，以絹製手帕卷於頸，於胸前作結，下垂，此即表明為福建義興公所之會員也。

三合會起事以後，有保護家族之法。凡會員之家，門必貼方形紅巾，外作洪字，內書英字，室中四隅必豎立三尺六寸長之綠竹，是即會員家之符號也。

**茶碗陣** 茶碗陣者，於飲茶之際互相關法，甲乙相對時，甲先布一陣，令乙破之，能破者為好漢，不能破者為怯弱。一，單鞭陣。一碗一壺並列，即為求救於他同志之意。能救者可逕飲其茶，不能救者，棄其茶，再傾茶飲之。二，順逆陣。二碗一壺，滿碗之茶為孫臋，半碗之茶為龐涓，當將兩碗茶同注壺中，再傾而飲之。三，雙龍爭玉陣。一壺二碗，先置燭於他處，將兩碗並列，然後飲之。四，上下陣。一壺二碗，將下之茶碗移置於上，令兩碗平列，或置稍遠之處飲之。五，忠義黨陣。三碗並列，取其中之茶飲之。六，爭鬪陣。一壺三碗，壺口對茶碗，即獻茶人欲請其與於爭鬪之意。如不應其請，取中一盃飲之。七，品字陣。下二碗移與上一碗齊，飲之。八，山字陣。法同上。九，關公守荊州陣。一壺三碗，將壺上之碗取下，與餘二盃作品字形，飲之。□，劉秀過關陣。一壺四碗，受茶之人執最近己身之一碗，將三碗整列之，口中呼劉關張血誓，不可不作一列。若原置本為一列者，即為求之意，無以應而拒之，即按前法而盡飲其茶。□一，四忠臣陣。一壺四盃平列，惟求助時布之。若為寄託妻子而允諾，即取左邊一茶飲之。若為借錢而允諾，即取其其次一茶飲之。若為援救兄弟之生命，則取第三茶飲之。若為救免兄弟之危難，則取第四茶飲之。設不能應其求，或不欲應其求，則變更茶碗之位置飲之。□二，英雄入柵陣。四碗，移近身之二碗飲之。若對面之人移之，則已即置之後方。若對面之人置之後方，則已即移而飲之。□三，四隅陣。四碗，將上下茶碗移置一列，立而飲之。□四，趙雲加盟陣。四碗，取下邊一碗與上三碗平列，飲之。□五，貧困簾簾陣。一壺四碗，若能扶兄弟使脫患難，則去其壺，任執一碗飲之。□六，孔明上檣令諸將陣。一壺四碗，將壺上之碗取下，使與他碗平列，飲之。□七，關公護送二嫂陣。一壺四碗，取壺上之碗置於三碗之左，飲之。□八，復明陣。五碗，當舉中央一碗傾茶飲之。□九，反清陣。五碗，惟中碗有茶，餘皆空，當棄中碗之茶，任取餘四碗注茶飲之。二□，趙雲救阿斗陣。一壺一碗置盤中，先將盤中之壺碗取出，然後飲茶五碗。二□一，患難相扶陣。盤置四碗，外一壺一碗。取盤外一碗置四碗之中，飲之。二□二，五虎將軍陣。一壺五碗，將茶還入壺，再傾茶於中央碗中飲之。二□三，古人陣。一壺六碗，取兩端之碗，一置於中央之上，一置於中央之下，作中字形，飲之。二□四，蘇秦相六國陣。一壺在中，兩旁各三碗，取去壺，將兩端之碗移置上下，作中字形，飲之。二□五，六子守三關陣。六碗分二列，取上列中央之碗置於上，取下列中央之碗置於下，作斜中字形，飲之。二□六，七神女降陣。七碗，左端之碗所以表利己之意，不可飲，餘各碗可任飲之。二□七，七星劍陣。七碗，以四直列，以三橫列，為第一陣。左右兩端久碗不可取，惟尖端二碗可飲之。二□八，太陰陣。七碗，以四直列，三橫列，為第二陣。左右兩端之碗不可取，宜將尖端一碗，置於橫列三碗之中央者之一直線上，然後取兩尖端之茶飲之。二□九，下字陣。七碗，首列三，二列二，三列、四列各一。宜取下邊突出之一碗飲之。三□，□五碗，以□四碗為為圈，中一碗。圈中之茶不可取，惟中央一碗可飲。

道光時，廣東人朱九濤立上帝教，秀全即藉傳教為革命機關，然革命宗旨不以興明為然，與三合會相反，當時或指為三合會，誤也。

咸豐辛亥，秀全既據廣西之永安州，飭其丞相出安民告示，文云：「大漢軍師兼理內外政教、統屬官吏軍民、開國丞相左，為上諭宣布中外事。照得安邦定國，弔民非所以害民；發政施仁，戡亂非所以擾亂。村鄉市鎮，不用驚惶，士農工商，各安本業。滿夷當滅，皇漢當興，久合必分，亂極思治，天地古今循環自然之理也。並因君弱而闇，臣暴而貪，殘酷日甚，我民何堪！況且朝中文武，權重者盡屬旗滿之人；外省職員，尸位者無非捐納之子。士人雪窗勤學，終屬徒勞，難抒抱負，雖有經濟之才，安有展用之日。朝無善政，野多遺賢。大臣盡自貪賊，小吏能無索賄？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。故張家祥等遂致阻截江河，擾亂鄉里，逞其虎狼之性，魚肉生民；肆其狐狸之淫，閭里受害。如渠等類，聞風而興，招集匪人，凌暴黎庶，沿江取稅，到處搶掠，商民當之者迎刃而倒，士庶聞之者望氣而逃。官司不肯究詰，貓鼠竟至同眠。吁嗟！我民際此，聊生何賴？是以我聖神文武皇帝心懷惻隱，日夜焦憂，用是聚天下之義士，弔民伐罪，大舉義旗，以清妖孽。八月初一日兵入永安，陛下待庶民如保赤子。本官深體陛下之意，自從出兵以來，不許部下妄搶一物，妄傷一人，倘有抗拒不遵，本官定必重究各省州縣地方，所在必宜更革編髮左衽之非，奮厥乃心，成茲偉績。效力有功，定貽爵賞。且俟東南底定，然後戮力北燕，擒獲虜酋，問其累世猾夏之罪，光復中華一統之休。賞德論功，明刑設罰，我國家自有常典。為此特示，凜遵毋違。」

秀全旋有檄告百姓文，文云：「奉天承運太平天國總理軍機天下大元帥萬歲洪，為愷切曉諭伐暴救民事。照得天下貪官，甚於強盜，衙門酷吏，無異虎狼，皆由人君之不德，遠君子而親小人，賣官鬻爵，壓抑賢才，以致世風日下，上下交征，富貴者詭惡不究，貧賤者銜冤莫伸，言之痛心，殊堪髮指。即以錢糧一事而論，近加數倍，三□年之糧，既而復徵，民之財盡矣，民之苦極矣。我等仁人義士，觸目傷心，故將各府州縣之賊官狼吏，盡行除滅，以救民於水火之中。刻下大兵雲集，廣西已定，湘、鄂二省以及江西、江南一帶，不得不先行曉諭。凡我百姓兄弟，不必驚惶，農工商賈，各安生業。富貴者須備辦糧食，助我兵餉，多寡數目，親自報明，各給回借券，以憑日後清償。爾等如有勇力者，智謀者，宜同心協力，共襄義舉，俟太平之日，各予榮封。現在各府州縣官員，逆吾者斬，順吾者生，著先赴還原籍，聽候他日起用。其餘豺狼差役，概行剷除，懸首示眾。恐有流賊土匪，藉端滋事，准爾等指名投稟，俾加懲治。倘有鄉民敢助清官為虐，以敵吾之士卒者，無論各府州縣村鎮，天兵所到，必予誅夷。凜之慎之，毋違，特示。」

秀全於壬子□二月據武昌，有烏程錢江字東平者，以為非計，宜長驅北上，上書言之。書云：「伏以大王起事之初，筭髮易服，欲變中國二百餘年索虜之俗，志謀遠大，創業非常，其不以武昌為止足之境明矣。今日之舉，有進無退，區區武昌，守亦亡，

不守亦亡，與其坐而待亡，孰若進而冀其不亡。不乘此時為破釜沉舟之計，長驅北上，徒苟且目前，懈怠軍心，誠無謂也。清初，吳三桂舉兵之時，不數月而南六省皆陷，地廣眾附，自帝稱雄，可謂驟矣。然遣將四出，不越湖南一步，搶攘數年，終抵滅亡，前車可鑒也。或誤武昌依阻江湖，襟帶漢湘，扼險自固，然後間道出奇，以一軍出鄖陽，攻潼關，趨陝西，擾彼關內外地；以一軍出荊州，攻夔郡，趨成都，先取四川為基業。不知秦隴四塞，地錯邊鄙，人悍物畜，糧食維艱，且重關疊隘，縱我攻必克，大費兵力，勞而莫必，固宜後悔，得不償失，盡棄前功。況削其枝爪，究不如洞其腹心之為愈也。至四川小局，昔日已形，在蜀漢當日，先以諸葛之賢，繼以姜維之勇，六出九伐，不得中原寸土。且江南水邦，賴吳據之以為唇齒，聯絡援應，尚難得志，況今日哉！天下財賦，大半萃於東南，當此逐鹿於寧謐之中，而欲以一隅敵天下，江決其無能為也。以江愚昧，不若舍西而東。金陵、建業，古帝王建都之所；鳳泗、汴梁，真聖人崛起之方。江謂宜先取江寧以裕軍餉，繼取汴梁以為犄角，終趨濟南以圖進取。扼齊魯之運河，可以坐困通倉之食；截南北之郵轉，可以牽制勤王之師。然後約我老萬，以攻梁廈；檄我丹山，以攻溫、處。所過則秋毫無犯，所至則招納賢能，而民有不完髮易服，簞食壺漿以迎者，江未之信也。南京不下，則江東不得渡；豐沛不陷，則青兗不得進；山東不搖，則燕京不得戒嚴。糧漕困於內，漢心離於外，孟子所謂『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』，正此時也。今日之事，勢成騎虎，萬一頹惰，轉致蹉跎，成敗之機，間不容髮。我軍遠離鄉井，志切從龍，聞進則同心同力，踴躍爭先；聞退則畏首畏尾，存亡莫保。戎衣兩載，捨命沖陷，渡湖而後，無復有南還之望者，皆欲立功名，享富貴，誓九死以垂勳，不願一生以伏莽也。誠因時而勵之，群策群力，一可當百，萬戰何敢辭，時哉不可失，席前之箸，江願借而籌之；馬上之策，江願指而先之也。俟南京底定之後，招集流氓，秣厲兵馬，扼要南堵，揮軍北上。左出則趨江北以進戰，急則可調淮陽之軍以繼之；右出則握河海以拒敵，急則可調開、歸之軍以應之。南陽、海寧則發一軍以突其西，略取河內州縣，乘勝入晉，直抵燕冀，無返旆；杭、嘉、金、衢則發一軍以沖其東，應我沿海舟師，相機定浙，伺間窺閩，無輕舉。兵不止於一路，計必出於萬全。內固江南之根本，外安新造之人民，修我政理，宏我規模，則西而秦、蜀，南而豫、粵，可傳檄而定，此千古一時也。自漢迄明，天下之變故多矣。分合代興，原無定局。晉亂於胡，宋亡於元，數皆恃彼強桀，賺主中夏。然種類雖異，好惡則同，亦不數百年，奔還舊部，從未有毀滅禮義之冠裳，削去父母之毛血，儀制甚匪，官人類畜，中土何辜，欠遭荼毒若斯之酷者也。帝王自有真，天意果何屬，大任奮興，能不勗諸。更有期者，旗旄所指，與民無逆，提劍號召，是漢即從，使天下咸知今日之舉，並非無名之師，亦使天下咸知中國之仍為華，不皆終於夷。王者發軔，彰明較著，陣堂旗正，不容秘詐，軍行令肅，所至如歸。彼縱有滿洲、蒙古殫心竭力之臣，吉林、索倫精騎善射之旅，苟不望風投順，我百姓其許之乎。方今天下以利為市，上下交征，風俗之壞，亦已極矣，人心之憤，亦已久矣。納賄損名，覲然民上，縉紳之途，亦已污矣。而英雄豪傑之士，抱負名節，伏處於山林莽野之間者，亦已困矣。磅礴鬱勃之氣，積久必宣，有真人起，孰不欲去其舊染之污，拭目而觀新命之鼎哉。佈置調度，此其大略，欲成基業，願勿他圖。夫草茅崛起，締造艱難，必先有包括宇宙之心，而後有旋轉乾坤之力。知民之為貴，得民則興；知賢之為貴，得賢則治，如漢高祖之寬洪大度，如明太祖之夙夜精勤。一旦天人合應，順時而動，事機之來，無可言喻。否則眷戀武昌，預懷得寸則寸之思，偏隅自足，因循歲月，疆宇不增，糧竭眾危，四面受敵，大勢已去，不能復振，噬臍之悔，誠有非吾屬之所忍言者矣。江合觀天下之際，詳察地理之宜，謹撰興王之策，有四條，伏乞採擇施之，實為至幸。」

### 哥老會

哥老會，一稱哥弟會，秘密會黨也。或謂其成立於乾隆時。同治朝，以粵寇平而撤湘軍，其人窮於衣食，多人此會，於是哥老會始盛。中有曰紅幫者，專從事於賭博盜劫，謂賭博為文差事，盜劫為武差事。亦曰洪幫，哥老會之正派也。彼中人之自稱，則曰在元弟兄，又自稱為梁山英雄。又有曰青幫者，其徒本皆以運漕為業，歲居糧船，船北上時，夾帶南貨，南下時，夾帶北貨，所謂糧船幫者是也。既改海運，艱於衣食，乃秘密結會，以販私鹽為業，亦有專以賭博及詐欺取財度日者。江浙為多，淮、徐、海尤盛，皖北亦有之。亦曰安慶道友，為哥老會之別派。聞其成立至今，已二三百餘年，有一定統系，以「清淨道德文昌武發能忍知悔本耐之性原明心理大通吾學」等二十四字為序。道情相通，輩行既合，即有密切之關係，可以相率橫行。故凡失業游民，浮浪子弟，輒善其便捷，利其庇護，乃遂爭相依附，朝拜師，夕收徒，輾轉擴充，而漫無限制矣。

山西澤州府之哥老會，則有特別稱謂，曰老大，曰老二，曰老三，曰老四，曰老五，曰老六，曰老七，曰老八，又有所謂八旗杆、二四個大辮子、七三個黑包巾、三六個大粗腿、魔天大王、混天大王者。

青、紅二幫，亦有戒。戒忤逆，戒強姦，戒盜，戒賊，戒扒灰，【此與世俗翁淫媳之扒灰不同，蓋幫中之事至為秘密，若以告外人，則為扒灰。輕則撻，重則丟。丟，殺也。】戒喫水放水，戒酗酒滋事，戒殺人放火，戒罵天地，戒弟兄不和。犯戒而受刑者，以慷慨就命為能事，呼手予手，呼足予足，無難色，無呻吟聲，則目之曰英雄，群贊美之。

紅幫、青幫之外，別有所謂黑幫、白幫者。黑幫專事竊盜，俗所謂江湖團者是也。白幫專以拐騙為生。世多以此兩幫屬之哥老會，然實為哥老會所賤視，不容入會者。在真正哥老會勢力範圍之中竊盜拐騙者，則必獻納稅金，始能得其許可，否則必置之死地而後已也。

哥老會宗旨，與三合會無異，亦以復明為言。自耶教傳播，因其儀式之不同而生誤解，加以淫邪抉眼、剖心取膽、割勢和藥之謠言所在流傳，土人偶有紛爭，教會牧師不問事之曲直，輒袒其徒，遂化為激烈之排外黨。其會最盛之地，為湖南、浙江，揚子江沿岸各省次之，然其他各省亦無在不有其會員。

哥老會雖久有其名，至光緒辛卯鎮江洋人彌遜一案出後，始為世所注目。此案以關照明為主，李豐次之。豐有資巨萬，其勢力幾駕其魁而上之。豐之父昭壽，本淮北無賴，從李秀成為寇。當官軍攻天長縣時，昭壽降，欽差大臣勝保大喜，奏獎三品頂戴，賜名世忠。然朝廷恆猜疑之，後卒以事誅於安徽。豐乃入哥老會，欲傾覆政府以雪父恥，則致銀六萬兩於鎮江，以三萬兩託彌購軍火。彌更薦六洋人密為之助，由香港購辦軍械、彈藥、炸彈，密輸之鎮江。時其僕及素與連絡之華人，以隱謀之嫌疑，為官吏所捕，嚴加拷問，乃具供同盟者姓名。於是彌亦就逮，經駐滬領事審問，監禁九月，驅逐回國。明年，獲豐，乃自殺於獄，妻妾及婢亦同時自殺。最後乃捕得照明，處死刑，與豐尸同梟首焉。自此案出後，揚子江沿岸人民對於外人，益起惡感，時有虐殺迫害之事，沙市日本領事館稅關、怡和洋行等屋皆被焚，哥老會至是益肆行無忌。政府恐再與外人生隙，遂視為暴民之煽動，恆據哥老會以為口實。

壬辰，湖南醴陵獲哥老會中人四，二人殺，二人監禁。其黨遂起而劫獄，挾二人走五臺山，官軍剿之乃潰。

丁酉冬，日本人平山周【亦在會者。】偕畢永年、林述唐遊湖南，晤哥老會頭目李雲彪、楊鴻鈞、張堯卿、李堃山等，即介紹孫文，謀於揚子江沿岸組織英雄會。

己亥，永年偕頭目七人至香港，與興中會領袖、三合會領袖相晤，組織興漢會，推文為首領，此即哥老會連絡革命黨之始也。

庚子，義和拳起，八國聯軍入京。同仇會之馬福益，約唐才常起事於湖南，在漢口謀洩，才常等數人為張文襄公之洞所殺。福益之總參謀劉佐楫恐禍及，思以功自贖，以同黨姓名密告之，於是有頭目二人被捕，福益僅以身免。其年，雲彪、鴻鈞以廣東不易成事，轉而至上海，結才常，見康有為、梁啟超之勢正盛，遂再至廣東，起事惠州，謀未密，事敗。

甲辰，福益與黃興等謀，遣人至廣西，結納各首領，及三合會青幫、白幫各小會，謀設一總會曰華興會，入會者歲納會費一元，積至百萬，購軍器起事。未久，而陸亞發起事於廣西，攻柳州，奪洋槍五千枝，粵督乃大發兵剿之。亞發急告福益，令起事於湖南。福益方創華興會，事雖未集，而亦慮時機之失也，適瀏陽八月有普濟大會，四方之人群集，福益乃招集三六正龍頭、七二副龍頭，分中東南西北五路，約以□月□日同時起兵。會謀洩，九月□五日，南路正統蕭桂生、西路副統游得勝均被捕。後又捕得福益，斬之於瀏陽西門外。亞發軍亦挫，遂為官軍所擒。

丙午，江西萍鄉礦夫擊事。礦夫多哥老會、洪江會中人，於是福益部下之舊頭目率之以起事，由萍鄉進攻湖南之醴陵、瀏陽，陷之，將長驅以攻長沙。所出告示有「為祖宗雪恥，宜同德同心，體天伐罪」等語。江督發兵二千向萍鄉，鄂督發兵三千向瀏陽。然官軍多有與之通者，槍皆向空擊，或棄槍與之而遁。鄂督發職兵救援，戰二□餘次，福益所部始以子彈缺而潰。

昔之哥老會皆排外，自革命黨入其中，教化而指導之，遂自稱為革命軍。萍鄉之役，於教會牧師皆一律保護，而礦夫多屬會中人，是可見哥老會思想之改革矣。

其在浙江之哥老會，處州王金寶則稱雙龍會，衢州劉家福則稱九龍會，浦江杜勇則稱千人會，嚴州濮振聲則稱白布會。數年以來，先後以事被誅。餘如紹興竺紹康之平洋黨，嵊縣裘文高之烏帶黨、金錢黨、祖宗教、百子會、白旗會、紅旗會、黑旗會、八旗會等，皆持仇洋之主義，以憤耶教徒之跋扈故也。自革命黨入其中，說以洋教之跋扈，由於政府之惡劣，遂一變而欲傾覆政府，仇洋之主義轉以消滅。於是陶成章、沈英、張恭等倡議於杭州，集浙江、福建、江蘇、江西、安徽五省之頭目，立一大會，曰龍華會。

以上為哥老會之歷史，三合會化而為革命黨，哥老會亦化而為革命黨，於是全國各省之諸會黨悉統一而為革命黨矣。

**山堂** 哥老會每團必設一某某山名，猶寺院之在某某山也。又有堂名，猶《水滸傳》梁山上之有忠義堂。又有水名，有香名。蓋半為道教，半為佛教，又其半則出於宗教儀式以外。復有詩一首，則略與宋公明之題壁相似。有內口號，有外口號，有成語。各省總計，約有山堂數百，其組織之法雖同，而自為統屬，絕少連絡，又無總括之大本部。自革命黨投入，始謀合一。所知之山名如下。

甘肅有虎形山，正龍頭為楊鴻鈞。山海關有寶華山，正龍頭為蕭松山。湖南有錦華山，正龍頭為劉傳福。又有金龍山，正龍頭為楊鴻鈞。有泰華山，正龍頭為蕭松山。又有楚金山，正龍頭為陳堯。又有金鳳山，正龍頭為胡佐臣。又有天台山，正龍頭為胡雲。甘肅有西涼山，正龍頭為賀桂林。四川有峨眉山，正龍頭為顏鼎章。廣東有天寶山，正龍頭為蕭朝舉。江蘇有東梁山，正龍頭為李雲龍。浙江有終南山，正龍頭為何步鴻。又有飛虎山，正龍頭為劉家福。又有萬雲山，正龍頭為王金寶。

又有二人合開一堂者，曰山主。徐寶山、寧春山所合開者曰春寶山堂，蓋春山當時資格較寶山為老，故以春字居先。亦有取地名為山堂之名，或取人名為山堂之名者，固無定也。

**會員** 每山首領稱正龍頭，正龍頭下有副龍頭。【會時以草束龍頭跨之，故名。】副龍頭下有坐堂、陪堂、刑堂、理堂、執堂，謂之五堂。別有稱盟證及香長者，乃舉行儀式之際臨時增添，由五堂中人兼攝之。又有稱心腹、聖賢、當家、紅旗、巡風者，大抵皆為頭目。頭目之下有稱大九、小九、大么、小么、大滿、小滿者，則皆普通會員，各視其功而升轉。至普通會員之外，有八牌，均為身家不清白者，大抵不能升轉。其裝束最奇特，披大袍，衷甲，頂盔，綴長雉尾，一足著靴，一足著草履，若曰江山未定，不遑寧處，有文事亦有武備也。其位次則一，正龍頭，或稱總正龍頭大爺。二，副龍頭，或稱副龍頭大爺。三，坐堂，或稱坐堂左相大爺。四，盟證，或稱盟證中堂大爺。五，陪堂，或稱陪堂右相大爺。六，理堂，或稱理堂東閣大爺。七，刑堂，或稱刑堂西閣大爺。八，執堂，或稱執堂尚書大爺。九，香長。或有合正龍頭、坐堂、陪堂、名堂、禮堂、刑堂、盟堂、香長八職，稱為內八堂者。□，心腹，或稱京內軍師，或稱老二。□一，聖賢，或稱京外軍師，亦稱老二。□二，堂家，或稱京外總督糧餉，或稱行帖三江總理糧餉軍機，或稱坐帖總理營務處，或稱老三。至老四，則以曾出會而反對者，故會中無此稱。□三，紅旗，或稱紅旗督營糧臺，或稱藍旗傳報山堂，或稱黑旗伺候坐堂，謂之老五。□四，巡風，或稱巡營查哨，謂之老六。至老七，亦以曾出會而反對者，會中無此稱。以下即大九、小九、總么滿、大么、小么、大滿、小滿。或有合心腹大爺、聖賢二爺、當家三爺、管事五爺、光口六爺、巡風八爺、么滿大爺之八職，稱為外八堂者。

**開山式** 行開山式，必於深山古廟人跡不到之所，擇黃道日行之。場中正面壇上，祀五祖、關羽等神，別備紅紙所書之進山東、出山東。進山東有昭告天地之誓文，輒用駢體，附有會員之等級及種種條例。出山東則為通告天下各山主之檄文，與進山東大同小異。俟會員咸集，正龍頭即向神壇朗誦進山、出山兩柬。朗誦訖，各會員即禮神，行抖海式。抖海式者，乃處罰之名，當以至誠之心立誓者也。進山東及出山東無一定文字，由山主隨意撰之。

東梁山出山東之文曰：

竊思世衰道微，正英雄建業之秋；水秀山清，本豪傑立功之地。古帝王烏牛白馬，告天地而起義桃園，破黃巾而三分鼎足。繼起者或據瓦崗而立寨，或鎮梁山以稱雄。賢豪之崛起，不一而足。迨康熙間，我祖招募英豪，平西出力，功不加賞，勞不擢爵。我祖乃獨霸山東，建旆出師，登壇拜將，興起虎龍之兄弟，裁成仁義之英豪。此當時之俊傑，乃我輩之淵源，本而行之，未敢改易前章，用謹稍參末議。雲龍少讀詩書，粗知禮義，飄零山岳，寄跡江湖，鮮受仁兄之指教，多蒙前輩之栽培。睹此世變時艱，焉敢不一動念。識時務者乃為俊傑，知世道者不愧英雄。雲龍雖不敢自居，但既承選舉，點作龍頭，亦聊以仰慕前賢，追隨驥足。爰覽東山之盛，興懷西水之清，名山曰東梁山者，因山勢挺峙，卓爾不群故也。名水曰西江水者，因水勢活潑，清澄且漣故也。得山之厚，得水之深，兼有人文之蔚起，故名其堂曰北漢堂。祝我祖威靈，馨香勿替，山嶽禋祀，千秋永存，故名其香曰南嶽香，取南方火德之旺也。茲當天朗氣清，惠風和暢，謹選吉日，諷良辰，設五祖之靈，虔伸祭奠，當三光之照，共矢至誠。伏願當道俊彥，執事仁兄，踴躍急公，指揮美舉。俾豪傑同心，雷雨擬經綸之盛；英雄合志，光輝如璧玉之圓。聊誌蕪詞，用伸小引。

戊戌年□月□五日，在鎮江府西城外鶴林寺，坐北朝南設立，齊集關帝、五祖殿前，各踴躍進山。英雄聚會，豪傑同心，義聲震河岳，仁德扇區夏，所厚望也。

此處有古七□二庵、一百八殿，前有張玄廟，後有竹松林，左有朱夫子，有放生池，寺中有一佛兩菩薩。□五日西時進香，□七日卯時圓香。光緒二□四年□月□五日申時進山，□七日辰時出山。此告。

開立

點得貔貅百萬兵

掃平胡凶鎮乾坤

胸貫文韜武略

南嶽香

【內口號】

外夷悅服

上將英雄豪傑

東梁山

北漢堂

同心興邦立業

和益正直秉公

西江水

【外口號】

華夏心歸

為人四方志氣

義得八面威風

英雄本是天生子

風虎雲龍統弟兄

以下列各頭目之名

**入會式** 入會式，則擇清淨之古廟舉行。欲入會者，須有會員紹介，保證其身家清白。紹介之人，謂之四盟兄中之成兄，一名曰保舉。保舉，先須查明入會者之身家是否清白，如不查明而妄為紹介，可由紹介者令其退會，故紅令中有「身家不清問成兄」一條。三網五子初不許為會員，餘如剃頭者曰掃青生，擡肩輿者曰天平生，演劇者曰跳板生，皆不許入會。惟天津多伶人，不得已，准其入會。有楊某、馬某曾出而反對，故楊、馬二姓亦不許入會，後始許之。

凡會員，人人得收徒。師徒既多，則各序其長幼之輩行以定尊卑，甲為乙師，乙為丙師，丙為丁師。一日之間，遞相傳授，乃至數世，即有無數等級，無論先後，惟視所投之師位置高下，如投甲則居乙位，投丙則居丁位。彼此不相通知，告以隱語，即自親暱。

入會時，會場之布置亦與開山式同，保舉者既介紹其人於管事者，管事者乃與部下頭目一人，引介紹者及新會員入古廟之會場。行抖海式時，先由成兄及邦兄行禮。禮畢，新入會者跪於神前，管事者乃問入會者曰：「來作何事？」入會者曰：「來歸洪。」管事者曰：「爾來歸洪，係何人引進？」入會者曰：「保舉人某。」管事者乃顧而問介紹者曰：「此人是爾引進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管事者乃再問入會者曰：「入洪門之禮，知之乎？」曰：「全仗成兄、拜兄之戒摩。」管事者又曰：「爾何故須入會？」曰：「為忠義故。」管事者曰：「進我會後，為鞭子所知，將殺爾；犯我會中之條款，亦將殺爾，爾願受三刀五斧。」管事者乃顧介紹者曰：「既如此，其為抖海式。」入會者乃對神誓曰：「我既歸洪，若有三心兩意，或勾通馬子，或私賣梁山，日後甘死於鎗礮或刀劍之下。」【鎗礮、刀劍隨各人自願言之。】是時管事者立於神之左側，手持利刃，即時斬一白雄雞而言曰：「有如此雞。」神前常供三牲，凡供三牲者，必更用白雄雞。若略式則僅供香燭，以五色絲束線香一股，至此乃截線香為二，曰：「有如此香。」即以代宰雞之用。誓畢，再行禮起立，然後行洪家之抖腕式。抖腕式者，即請安式。行畢，管事者乃將入會者之姓名填記於寶，轉而與導引來之頭目。頭目兩手捧寶，高誦「大哥我解寶來」七字。誦畢，入會者以兩手接寶，口中誦「多謝某哥來解寶」。受寶後，納入會費一百零八文。乃照大小等級，拜見諸兄弟及送寶者，彼此且相賀。

老龍頭與正龍頭遇，舉兩手，攜拇指搖之。副龍頭舉一手，大哥則以左手加右手之腕。有至肘者，有至胸者，則皆下於大哥者也。其最下級者，垂手矮身。相遇舉手者，則知其為個中人，且知其品秩。後為官吏發覺，多所更改，遂不畫一，惟大會時仍搖指。

會員往來全國，不必名一錢，所至都會市集，先謁外管，曰拜碼頭，繼引見老龍頭介紹各兄弟，待以賓禮。他往，復量程為驢，豐殺視位之高下。需鉅款時，則拖隊伍。拖隊伍者，攬金越貨之代名詞也。由老龍頭遣兵調將，派諳練者領隊伺要隘。此領隊者曰提口袋，號令所從出也。拖隊伍須有大研究，非可鹵莽從事也。全隊伍分內外二部。內部內管事掌之，主賞罰調遣約束。外部外管事掌之，司偵探調查事，旅人行囊之重量，經由之程途，悉報告口袋。口袋示行期於內管事，及期誓師，眾圍坐，人有酒一碗，管事宣誓言已，執雄雞割之，徧滴雞血於酒碗。眾大呼曰：「遵命。」乃舉酒狂飲。飲已，執械逕行，詣所預定之要隘，譬如駐隊三峽，則重慶、宜昌、沙市、漢口皆有專探，旅客之舉動無不知之。隊伍進行時，人挈冰糖半斤，問所用，曰：「此新軍之水瓶也。冰糖能生津液，噙一粒可走數里，且取攜視水瓶便，故用之。」每值敵人追緝時，則令善擊射者數人為殿，前隊押金帛，過要隘，插標記，殿者至此，須力禦數小時。至第二要隘，亦如之。如是數次，前隊已遠，則揚長而去。每一拖隊伍，所得輒數萬，少亦數萬，千百不腐也。如追者甚力，則遺銀一箭，帛數口束，曰買路錢。若復相逼不捨，則聚眾力戰，必有大死傷。川、湘、滇、黔諸防營深諳此道，得金帛後，遽反施矣。

**秘密書** 會有秘密書，紀載會話及慣用之秘密儀式。惟會員之識字不多，傳誦常有所誤，而書寫時亦或脫漏，輾轉傳鈔，遂多謬誤。其大致尚為近是之條，有所謂拜碼頭交結者，有所謂梁山高大典交結者，有所謂洪盛殷出身交結者，有所謂贊酒者，有所謂送寶者，有所謂出山訪友交結者，有所謂四口八句總討交結者，有所謂送行交結者，有所謂三把半香者，有所謂出門交結者，有所謂店主回者，有所謂洗面【一稱開光】者，有所謂陪堂傳令者，有所謂五牌高升者，有所謂山崗令者，有所謂大小通用者，有所謂贊刀斬牲者，有所謂祭旗者，有所謂洋煙開火者，有所謂茶者，有所謂祭紅旗者，有所謂傳令開山者，有所謂相會合同者，有所謂相會皮盼者，【皮盼音讀如皮盤。皮盤即盤結洪底細之意，故盤人底細曰我皮盤。】有所謂紅旗安位者，有所謂鎮山令者，有所謂接客安位者，有所謂封贈大爺者，有所謂封贈當家者，有所謂封贈老五者，有所謂封贈老六者，有所謂封贈老九者，有所謂封贈滿爺者，有所謂封贈少姪者，有所謂稟見盟證大爺者。以上各條，大率為七字句，辭意鄙俚。其答語曰回條。

**議戒** 一，不准欺兄滅弟。二，不准咒罵爹娘。三，不准挑燈博火。四，不准以大壓小。五，不准瞞天過海。六，不准擾油別湯。七，不准不仁不義。八，不准抽紅采蕪。九，不准行路爭先。□，不准坐席要讓。

**隱語** 哥老會所用暗語數□，記之如左：

會員曰圈子，曰在玄，新會員曰新在玄。集會曰開山，按秘密儀式互相問答曰請包袱。會員證曰寶，曰帖子。秘密書曰金不換，曰海底。外人曰馬子，曰貴四哥，曰刁滑馬子，曰玲瓏馬子。剃頭者曰掃青生，輿夫曰天平生，優伶曰跳板生。鴉片曰熏老，喫鴉片曰靠熏，鴉片管曰熏管子。茶曰青，茶館曰混堂子。酒曰紅花雨。鞋曰踢土，傘曰開花子。道路曰線，走道路曰蹠線。到處曰開碼頭，謁容曰拜碼頭，見時行禮曰丟灣子。銀幣曰餅子。被捕曰被摘，斬曰劈，牢獄曰書房，廟曰啞吧窩子，衙門曰威武窩子。

會中又分三派，謂之翁、錢、潘。其稱呼，翁與錢同，潘則相反。如學字輩之稱吾字輩，翁、錢稱之為老管，潘稱之為師父。於通字輩，翁、錢稱之為師太，潘稱之為爺爺。於大字輩，翁、錢稱之為爺爺，潘稱之為師太。至於平輩，則稱老大。凡在此幫中，能知糧船器具之別號，有三堂、六部、七飛禽、八走獸等名目，尚有三種板名，為有釘有眼之板，無釘無眼之板，有眼無釘之板，及運河各處壩名，即謂之老法師。徒欲於師求教一切者，謂之討慈悲。初遇，未識其在幫與否，開始即問老人在幫，如同道中人，即稱不敢占祖爺靈光。不知其為翁、錢、潘，即問貴寶茶，如翁派，即曰翁祖位下，錢為錢祖位下，潘為潘祖位下。不知字輩，即問以幾爐香，如通字輩者，即答以身站二□□爐香，餘可類推。

**茶碗陣** 哥老會員猝遇素不相識之人，欲探其在會與否，亦如三合會員之授與茶碗，觀其接受之狀以試之。一，仁義陣，碗二。二，桃園陣，碗三。三，四平八穩陣，碗四。四，五梅花陣，碗五。五，六順陣，碗六。六，七星陣，碗七。以上均普通喫茶式。七，一龍陣，碗一。一朵蓮花在盆中，端記蓮花洗牙屑，一口吞下大清國，吐出青煙萬丈虹。八，雙龍陣，碗二。雙龍戲水喜洋洋，好比韓信訪張良，今日兄弟來相會，暫把此茶作商量。九，桃園陣，碗三。三仙原來明望家，英雄到處好逍遙，昔日桃園三結義，烏牛白馬祭天地。□，龍宮陣，碗四。四海澄清不揚波，只因中國聖人多，哪咤太子去鬧海，戲得龍王受須磨。□一，生剋陣，碗五。金木水火土五行，法力如來五行真，位台能知天文事，可算湖海一高明。□二，六國陣，碗六。說合六國是蘇秦，六國封相天下聞，位台江湖都遊到，爾我洪家會詩文。□三，寶劍陣，碗七。七星寶劍擺當中，鐵面無情逞英雄，傳斬英雄千千万，不妨洪家半毫分。□四，梅花陣，碗八。梅花朵朵重重開，古人傳來二度梅，昔日良玉重台別，拜相登臺現奇才。□五，梁山陣，碗二□四。頭頂梁山忠根本，才樞木楊是豪強，三八廿四分得清，可算湖海一能人，腳踏瓦崗充英雄，仁義大哥振威風。

**令旗** 令旗，即傳令之旗，以綾羅為之。五堂之令稱黃令，謂之黃羅寶帳。當家之令稱將令，謂之龍虎寶帳。管事之令稱紅令，謂之中軍寶帳。以下則僅曰寶帳。

五堂各以彪虎、壽虎、利虎、合虎、同及虎、仁虎、義虎、禮虎、智虎、信等字別之，分作公侯伯子男五等。一為彪虎、仁公，二虎、壽虎、義侯，三為虎、和虎、禮伯，四為虎、合虎、智子，五為虎、同虎、信男。五堂皆用雙金花雙金珠，當家用金花金珠，管事用金花或金珠。

**會員證** 會員證謂之寶，用白布以靛青印之，即票布也。入會後，給本人收執。惟此證若為官吏所得，必處以嚴刑。

龍華會有檄文，文曰：「怎樣叫做革命？革命就是造反。有人問我革命就是造反，這句話如今是通行的了，但這革命兩字，古人有得說過麼？我答應道，有的。《易經》上面，湯武革命，應乎天而順乎人，就是這兩字的出典。又有人問我，革命既是順人應天，為什麼中國古老話兒，又把造反叫做大逆不道呢？我答應道，列位，這大逆不道四個字，並不是我古時蒼頡聖人造字的時候，就把來作造反二字注腳用的。要曉得這是後代做了皇帝的人，自己一屁股坐了金交椅，恐怕別個學他的樣，就同著開國軍師文武百官造出四個字來，硬派做造反的罪名。又用著粟米芝麻大的官職，又冷又臭，將要腐爛快的豬羊肉，騙騙那些不職羞恥，認強盜作祖宗，略識幾個字的人。他說道，咄，你們聽著，把大逆不道四個字，做了那造反的注腳，說我做皇帝的是天所傳受，別個不容

妄想的，我便生前把個官你做，你死了，我便寫一尺二寸長，四五寸闊，豬血蘇木汁染紅的一塊小小木頭，上寫著先儒兩個字的封號，送你到孔夫子廟裏去，擺在東西二廊，春秋二祭，殺豬宰羊的祭祀。那些不愛臉的，聽了這句話，便巴結到死，同狗舔屁股一樣的趨奉他。他這個獨夫位，便可傳子傳孫，安穩不過了。有人要想造反，就便幫著他吠。列位，要曉得孔夫子廟裏正中供的，不是孔夫子同孟夫子麼？孔夫子、孟夫子的說話，諸位兄弟們想必多願意聽的。他兩位老先生說的說話，載在《四書》上面，明明白白，何嘗說皇帝是不許百姓做的，造反是大逆不道的。孔夫子因為春秋時代百姓苦極了，故而教著七□二個賢人，三千個弟子，天天商議辦法。其中他第一個徒弟，叫個顏淵的，來問為邦，孔夫子就說著唐虞三代的制度，說我們做了皇帝，是要用這樣制度的。還有個徒弟叫仲弓，夫子就說他『可使南面』，請看一個「使」字，孔夫子豈不比皇帝還大麼？至於異種亂入中國，他老先生更恨到萬分，所以說到齊國的管仲，他不過幫著桓公伐過山戎，便把他不死子糾一節大事，輕輕放過了，還再三說管仲是個仁者，又恐怕後世的人解不出這個仁字，便道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。他老先生如今坐在大成殿上，看看這些戴紅纓帽，穿馬蹄袖，拖豬尾巴的，三跪九叩首的來拜他，兩廊還立著許多元朝、清朝的走狗，不知怎樣傷心呢。至於孟夫子說話更多了，這麼『民為貴、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』，又說到武王、湯王，便說道『湯放桀，武王伐紂，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弑君者也』。這種說話，在下一時沒有功夫細說，好在《四書》並不是什麼世間少有的書本，列位可以自己去看，但不要相信那宋朝那個混帳東西不過姓朱的《四書集注》好便了。又有一個說，湯王、武王本是個諸侯，所以有力量革命，我們強煞是個百姓，那有這種力量，所以孔夫子、孟夫子也只好嘴裡說說，倒底做不成皇帝。咳，這又是不懂時勢的話頭了。春秋、戰國是個封建時代，所以平民做不成皇帝，到了秦、漢以來，那局面就變了。列位請看看那秦始皇老皇，吞滅了六國，統一天下，說起他的兵力，真比著後代皇帝強得多了。他恐怕人家造反，便收聚著天下的兵器，都拿來一把火燒銷毀掉了，這個心思狠不狠呢？那曉得他還沒有死，韓國有個張良，拿著一個千金重的鐵錐，在博浪沙中等他出來的時候，要打死他。雖然打他不著，到處搜了□日，連影兒也搜不著半個。後來百姓曉得皇帝的本領不過如此，陳涉一把鋤頭，劉邦的三尺寶劍，便都等不得始皇的肉冷，就都起來了。那陳涉雖然沒有做到皇帝，然中國平民頭一個造反的就是他。而且一個種田幫工的人，生前做到楚王，打破了封建的全局，也就可以心滿意足了。那漢高祖劉邦的出身，不是一個亭長麼？這秦時的亭長，就是我們現在的地保，你道他的力量豈不比秦始皇還大麼？三國時的劉備，他雖自己說是中山靖王的後代，其實這種說話，不過拿來擺擺場面，我們大家不都是軒轅黃帝的後代麼？若說起劉備的出身，是個織草鞋賣的。至於宋朝那個趙禪郎，是列位看過戲文，就沒有一個不曉得他是個光棍出身。咳，可憐，可憐！他的子孫不掙氣，到了後來，被那四太子金兀朮殺得無地可奔，兩個老皇帝是擄到五國城去了，單只剩著一個小康王，泥馬渡江，做了一個小朝廷的皇帝。當時雖有個岳爺爺驚天動地的出來替他報仇，也只恨岳爺爺是個宋朝的臣子，被那奸賊秦檜害死了。這個時候，岳爺爺自己肯做皇帝，怕不把江山一統打平，那元朝的韃子也不至乘勢進來，來做中國的皇帝了。列位啊！自從盤古以來，雖有那五胡亂華，一統中國的，頭一個就是元韃子，這是我第一次中國亡的記念了。幸虧坐不到百年，就出一個朱洪武，把那元韃子趕出塞外，仍舊是我漢人做皇帝，我們是算再見天日。這朱洪武的出身，列位也都曉得，豈不是人家看牛的小廝，到著沒奈何時節，還在皇覺寺做過和尚麼？萬料不到後來金朝殺不了的雜種，又乘著我們年歲飢荒，有了內亂，崇禎皇帝死在煤山的時節，幾個做奸細的范文程、洪承疇、吳三桂，引賊開門，他又進了山海關，強佔著北京城，來做我們天朝的皇帝了。那時我們南邊都立著明朝的親王，論理，吾們漢人就是讓了北方，他也就不要不當搶到南邊來了。不料他狼子野心，得一想□，又帶著許多醜類，把我們南邊的親王一個個滅了。那南來的凶惡，到一處屠一處的城，不知死了多少忠臣義士，剩下來的因為逼我們改他的打扮，又不曉得殺了多少。當時他有兩句口號，叫做「留頭不留髮，留髮不留頭」，到今剃頭擔上豎著的那根旗桿，就是當時因為不肯剃頭，拿來殺了，把頭掛在旗桿斗上做榜樣的。你道可慘不可慘？他既削平了南北，就想出種種不平暴虐的制度，我一枝筆那裏說得盡。單只為防我們漢人造反，便各處要緊的省分駐紮旗兵，監守著我們，還要我們辛苦田地種出來養活他們。近來又想出新鮮法子，要想奪我們的各省田地，凡是好的都想歸給他們，那狗屁的上諭，反說是滿漢平等，時價估買。阿喲，你這班雜種的滿洲人，北邊近京的田地，二百年前已被你們圈佔去了，難道我們南邊的幾畝荒田，你不肯捨免了麼？再說我們當時的老輩，那一個不切齒痛恨他，獨可惜各處所起的義兵，都被那班大逆不道的邪說所誤，獨立無助，終究沒有成功。直到出了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天王，本來我們漢人可以再見天日了，卻被那曾國藩、左宗棠、李鴻章這些混張王八羔子豬狗不喫的東西，練著漢兵，反幫韃子，殺我漢人。咳，這也是滿洲氣數未盡，我們再該多喫幾□年的苦。若像今日的人心，個個都曉得韃子是應該滅的，就再出幾個曾、左、李，也不相干了。諸位要曉得今日的人心，為什麼比從前幾□年明白的多呢？這多是各國交通的好處。原來外洋各國，從未有異種人做皇帝的，就是同種的人暴虐百姓，也就要起來革命。我們如今與外國人來往得漸漸多了，再把孔夫子、孟夫子的說話印證起來，這個道理所以就明白了。將來我們革命成功，外國人那一個不稱讚我國。然而也有一種口口聲聲拍滿洲人馬屁的外國人，同著幾個亡心昧理的中國人，居然想望滿洲立憲。列位要曉得立憲二字，這麼樣解法？外面看看像是照各國的樣子，實在是把權勢集在皇帝同幾個大官身上，卻好借著憲法二字，用出種種的苛法，來壓制我們。無論各國立憲，是因為離著封建時代不遠，一時不能到平民執政的時代，就把這立憲做個上下過渡的用法。我們已是平民做了皇帝、宰相千百餘年，那裏還要用著立憲過渡呢。況且立憲實在是有弊病，無論什麼君主立憲、共和立憲，總不免於少數人的私意，平民依舊喫苦，將來天下各國定歸還要革命。況且我們又添著一個異種的政府，來替我們立憲，那裏立得好呢！所以我們今日就是同種人來立憲，還要再起革命。雖然，成功以後，或是因為萬不得已，暫時設立一總統，由大家公舉，或五年一任，或八年一任，年限雖不定，然而不能傳子傳孫呢。或者用市民政體，或者竟定為無政府，不設總統，也未可知，然而必須看那時候我國國民程度了。但無論如何，皇位是永遠不能霸佔的。列位有大本領的出來，替大家辦事，餘外百姓也便萬萬不致於像今日的樣子，苦苦到萬分，窮的窮到萬分，他們做皇帝大官的依舊快活到一萬二萬分。到那時候，土地沒有，也沒有大財主，也沒有苦百姓，稅也輕了，釐捐稅關也都廢了，兵也少了，從此大家有飯喫了，不愁冷了，於是乎可以太平，永遠不用造反革命了，這才是我中華民國的萬歲。或者難曰，皇帝傳子傳孫，是我中國的老例，中國沒有無皇帝的國家。唉，列位要曉得，我們中國古時皇帝也不是世襲的。昔者唐堯的父親高辛皇帝死了，大兒子名叫擊，做了皇帝九年，因為無道，經大眾公議革了他的皇位，立了他的兄弟唐虞做了皇帝。堯之兒子不肖，堯請於大眾，尋了一位在歷山耕田的農夫名叫做舜，遂傳了皇位於他。後來舜的兒子又入下流，舜請於大眾，因為當其時有一軍犯絲之子，名叫大禹，著實賢能，遂又傳了皇帝位於他，那就是夏朝的頭代祖宗大禹皇帝了。夏禹皇帝因為治了洪水，有大功勞，他的兒子又好，大家公許了承襲，遂變作傳子傳孫的皇位了。後來孔子知道此事又有點不妙了，於是將堯舜的事蹟載在《書經》第一編上頭，叫大家看看，庶幾或者又能照此辦理。又在《禮記》上面，內有《禮運》一篇，其中亦有孔夫子的說話，言明皇位當由大家公舉，其言曰，大同之世，『天下為公，選賢與能，使人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使老有所養，幼有所長，壯有所歸』。從此看來，皇帝位置豈是可以世襲的麼？現今時勢又變了，皇帝位置又當傳賢不傳子。至於我們動手革命的時候，外國人不來幫扶滿洲，我們一概客禮相待，兵力所到的地方，無論他是傳教的，做商人的，來中國遊歷的，都要好好保護。或是不願在我們交戰的地方久居，我們就送他出境。等我們平定了滿洲，立格外優待的條約，無論何國，都是利益均沾。若是有人幫助滿洲，不要說是外國人，越是漢人的奸細，越要殺他盡絕，外國是不用說了。但我們所殺的，是合我們打仗的外國人。譬如在我國境內的外國人生命財產，即使與某國失和，也萬萬不肯違背公理，殺戮無辜的。所以就是革命的時節，就立定了兩個主意，滿洲是我仇人，各國是我朋友，萬萬不可誤會的。至於現在所定章程，與一切所行的官制、軍制，等到革命成功，另外同大家議定。若是革命還沒有成功，我們這個章程、官制、軍制，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條約。有人來侵犯我們的條約，或是我兄弟們自己違背條約做事，那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公敵，決定不肯放過的。我們是親愛的朋友啊！兄弟姊妹啊！快快前來幫助啊！」下註「天運歲次甲辰正月朔日新中國軍政省檄」。

**會規 第一條，宗旨。**什麼叫做宗旨呢？就是俗語叫做打定主意。我們兄弟家打定的主意呢，就報我們兄弟家祖上的大仇，並

現在種種暴虐待我們的新仇，趕去了滿洲韃子皇家，收回了大明江山，並且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財產，也不准富豪們霸佔，使得我們四萬萬同胞，並四萬萬同胞的子孫，不生出貧富的階級，大家安安穩穩享福有飯喫呢。第二條，命名。什麼叫做命名呢？就是那所做事體的名目。我們兄弟家所做趕去皇家的事件，並非一個人可以做得去的，還要眾們兄弟同心協心呢。所以我們的會，就叫做革命協會，山名就叫做一統龍華山，堂名呢，就叫做漢族同登普渡堂。第三條，職官。什麼叫做職官呢？就是那職位官銜是了。現在我們最要緊的事件，第一件就是練兵了，所以我們所設立的官職，第一個部分就是軍政省。軍政省分作內外二府。內府呢，就是叫做樞密府，所管的事件就是籌畫軍餉，購買槍礮等大事。但因為內府職官與外府不同，憑票另給，所以詳細的職銜，不載在這的上面。外府呢，就是叫做都督府。都督府有五個，第一叫做中軍都督府，第二叫做前軍都督府，第三叫做後軍都督府，第四叫做左軍都督府，第五叫做右軍都督府。這五個都督府中，每一府設立一個大都督，又有一個左都督，一個右都督。都督以下，還有統制使、軍正使。軍正使有三等，第一等叫做正軍正使，第二等叫做副軍正使，第三等叫做協軍正使。軍正使以下的官呢，還有巡察使。巡察使有正巡察使、副巡察使二等。還有正副介士。到了副介士為止。從統制使到副介士，隨多隨少，無一定的額。五個都督府，正缺以外的大都督、左右都督等，都加寄銜兩個字於上面，權柄位置亦是一式一樣的。以上新設立的官職，乃是取法於大明、大唐的，並不是杜撰出來的。現在所授的什麼官、什麼職，將來就是什麼官、什麼職了。其職官如下：新中國軍政省有總司令官、司令副理、司令協理。內府為樞密府，有大指揮、左指揮、右指揮，並設部三，曰參謀，曰運輸，曰偵探，均有部長、副部長。設司二，曰交通，曰報信，均有大使、副使。外府為都督府，有都督、左都督、右都督。並設統制司，有統制使。軍正司，有軍正使、副軍正使、協軍正使。巡察司，有正巡察使、副巡察使，均各冠以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等字樣。介士曹，有正介士、副介士。第四條，對照。什麼叫做對照？就是拿新官職與舊官職比一比就是了。因為現在所設的官職，同洪家、潘家的舊官職是一式一樣的。現在五大都督府呢，就是以前的五堂。左右都督呢，就是以前的新副。統制使呢，就是以前的當家。正軍正使呢，就是以前的紅旗正管事。副軍正使呢，就是以前的紅旗副管事。協軍正使呢，就是以前的不管事的紅旗。正巡察使呢，就是以前的巡風。副巡察使呢，就是以前的藍旗管事。正介士呢，就是以前的大九。副介士呢，亦是大九。聖賢、總公滿並大滿、小滿、大么、小八牌等一統裁去不設。所有口號、暗號、各家名教一切者，仍其舊，內中單有黃令改作師令，紅令改作將令，藍令改作軍令。第五條，權限。什麼叫做權限呢？就是各人守各人的本分是了。譬如大都督呢，權柄是最大的，所有自己手下的兄弟，都聽其命令。但是欲舉義旗的時候，必定要同樞密府商量妥當，然後可以行。若自己妄為了，樞密府是不答應的，並且不幫助他的軍火，不做他的軍師了。左右都督相幫大都督行事，若左右都督的上面，沒有大都督的時候呢，他的權柄是同大都督一樣的。統制使、軍正使、巡察使，都聽大都督、左右都督的命令，受了大都督、左右都督的委任狀，【委任狀就是上司的劄子。】然後各辦各的事。正介士、副介士，都聽統制使、軍正使的命令。第六條，黜陟。什麼叫做黜陟呢？黜就是革，陟就是陞，黜陟兩個字就是革官陞官是了。我們兄弟中有功勞者陞官，若本是副介士呢，一陞就是正介士了，從此一級一級陞了上去，就陞到大都督了。大都督又有功勞，便在樞密府功勞簿上注進他的姓名，將來等新朝廷成立以後，還要封侯封王呢。若我們兄弟中犯了罪，就要革官，若本來是大都督呢，一革就是左右都督了，從此一級一級革了下去，就是副介士了。副介士又有罪，則受罰，或跪或杖等不一。若不從命，則革出會，重罪劈。若犯了□條戒約，無論大都督及正副介士，一體治罪。□條戒約附載在憑票上面，不載在此。但是陞官革官必定要有一個憑據，因他功勞的大小，罪過的輕重，聽樞密府議定，然後陞的陞，革的革。【若正副介士或杖或跪或劈等刑罰，概由大都督、左右都督等為之，樞密府概不管帳。行刑之時，亦由大都督、左右都督差軍政司為之，樞密府亦不過問。】第七條，追卹。什麼叫做追卹呢？譬如我們眾兄弟中，有為了會中的公事出力死了，或無故受累死了，他的妻子孤苦，他的子女幼弱，家內又非凡的窮，妻子不能存活的時候，本會都有撫卹的費用。如子女三個人以下者，每月給洋三元，如五人以上者，每月給洋五元，等他的長子到了□八歲為止。如無子有女，給至嫁人家為止。此費由大都督、左右都督給之。若大都督、左右都督無錢時，可告懇樞密府，由樞密府給與。但是要切實查明，不得濫領濫給的。查明了他的出力功勞，樞密府簿上記了他的名，等到新朝廷立定以後，論他功勞的大小，還要封他的祖宗，蔭他的妻子，使他的子孫世代代食祿做官呢。並且還要鑄了他一個銅像，宣揚他忠義的名譽呢。另外若超度等事件，一切照洪家、潘家的舊規。第八條，追罰。什麼叫做追罰呢？譬如我們兄弟中有壞了良心，出首會中秘密的事件，我們是一定要劈死他的。然而或者被他逃去了，或者另有不方便的地方，一時一刻不能劈死他，亦是有的，我們必定將他的罪惡登記在樞密府罪人簿子中，等到韃子皇家趕去以後，各省各府各縣嚴拿，務必拿到，處以極刑而後已，並且還要罪及妻子呢，重者滿門誅戮，輕者妻女為娼，兒子為奴，世世代代受罰無窮。還要鑄他的石像一個，跪在人人往來的大路上，使人人得撒尿溺其上，同西湖上的秦檜一樣。並且還要行文陰間，告懇岳爺爺，淪入地獄，萬劫不得翻身呢。岳爺爺乃忠義貫天的人，是最惡這等樣人的。做好細等人，實在比韃子可惡□倍，所以我們一定要嚴治他的。列位！要曉得韃子皇家的命運已要完了，大家務要勉為忠義，不作惡人纔好呢。第九條，入會。凡入我們這個革命協會的時候，大都督、左右都督呢，均寫願書一張，交給介紹的人，從介紹的人交給軍政省收藏，然後軍政省、樞密府發下委任狀，給與大都督或左右都督。統制使、軍政使、巡察使，均寫願書一張，交給自己的大都督或左右都督，然後大都督或左右都督發下委任狀，給與統制使、軍政使、巡察使。正介士、副介士呢，寫願書一張，交給自己的統制使或軍政使，然因為不管事，所以委任狀是沒有的。至於各五個都督府招兄弟入會的禮式呢，各家教各會一切都照舊。如本來不是會友教友，則從以下所載新定的禮式。大都督左右都督入會的時候，也照這個樣子的辦法。第□條，稱呼。正副介士稱大都督叫老大哥，稱左右都督叫大哥，稱統制使、軍正使、巡察使叫二哥，對自己並輩兄弟，彼此均稱老二，稱正副介士叫三弟。左右都督稱大都督也叫老大哥，對自己並輩兄弟均稱大哥，稱統制使、軍正使、巡察使叫二弟，稱正副介士叫三弟。大都督對自己並輩兄弟都叫老大哥，稱左右都督叫老弟臺，稱統制使、軍正使、巡察使都叫二弟，稱正副介士都叫三弟。大都督、左右都督對樞密府管事，都叫老哥，樞密府管事人對大都督、左右都督也都叫老哥。另外見對面的禮節，各會各教任其舊，內中單有樞密府內的人，同大都督、左右都督相見，彼此拱手。拱手時，左手掌在外，右手掌在內。因為是平等的，所以要行平等的禮節，拱手到胸乳止，不必過高，也不必過低。書信往來稱呼，也都照上邊所說的。

**約章** 第一條，凡在樞密府的人，如大指揮、左指揮、右指揮，懂得內地情形的，可以帶領都督府坐堂的職銜。又在都督府的人，如大都督、左右都督，懂得外邊情形的，可以帶領樞密府坐堂的職銜。樞密府坐堂，就是大指揮及左右指揮。都督府的坐堂，就是大都督及左右都督。第二條，凡在樞密府各部的司員，得都督府坐堂差委者，亦可以做得統制使、軍正使、巡察使等職。又在都督府屬下的司員，得樞密府坐堂的差委者，亦可以做得樞密府聯絡部長副部長，偵探部部長副部長，及交通司大使副使、報信使大使副使等職。第三條，凡在都督府的人員帶有樞密府的職銜者，然後可以直接寫信於樞密府，商量事情。若尚沒有樞密府兼銜的，必定是要由樞密府人員介紹書為憑。樞密府這一邊，也照這個樣子的辦法。第四條，凡樞密府人員，同都督府人員信件往來，彼此多以圖章為記號。圖章一處一處是不同的。這圖章從樞密府發出。如若信中沒有圖章呢，這個信是不中用的。如圖章失去了呢，必定是要告懇樞密府，樞密府再另給一個圖章，以前的圖章就是再尋見了，也是不再用的。如若差人往來，用銅牌為記號，與圖章是一樣的辦法。第五條，樞密府所做所得所辦的件完備，以後看定一處最重要的地方，先舉了義旗，立刻派人通知各處，大家都起來接應，使得韃子官家防不勝防，大事自然而然一舉就成功了。先接應為頭功。所以不先約定日期，同日起事的緣故呢，因為怕傳了出去，韃子官家知道了，提防起來，也是不好的。所以約定同日起事的舊方法不用，用現在的新法子，這個法子就叫做迅雷不及掩耳了。

**入會禮式** 凡進我們這個協會的規矩，最好是在岳廟裏。若無岳廟，或有在不便的地方，就在家裏擇一個乾淨的地方也可以的。行規矩的時候，設立公案，寫少保忠武王岳爺爺的神位一個，位置中央，左首列一個楊將軍再興之神位，右首列一個牛將軍

之神位。楊將軍下列一王將軍佐之神位，牛將軍下列一施義士全之神位。用雞鵝並肉一方，如沒有鵝，用鴨或羊肉一方，都可以的，祇要有三牲就好。又用酒一大壺，杯五個，都盛半杯酒，供在神前。又另用生雞一隻，縛在神桌下。香爐一個，燭一對，安置神位前。主盟人呢，先向神前四跪四拜。拜完了起來，拿針刺臂上血一點，滴入神座上岳爺爺神位前酒杯。事畢，立於神位之左。然後入會人也向神前四跪四拜，拜完了，立起來拿針刺手臂上血一點，也滴入岳爺爺前酒杯內。事畢，立於神位之右。然後盟證人【即香堂。】進跪神前，四跪四拜。立起來，炷香於神位之前，宣讀進會祭文。【用黃紙寫。】文云：「千載有公，繼武義、軒，氣吞胡虜，威被八埏。覺羅不滅，公目不眠。黃、農遺胄，都四億千，憑藉公靈，逐彼腥膻。國命可復，配公配天。尚饗！」讀畢，將祭文向香燭上燒了，然後行刑。執法者進跪神前，四跪四拜。拜完了立起來，取去案下的雄雞，立在公案前，叫一聲主盟人的姓名，主盟人答曰：「有。」又叫一聲新入會者姓名，也答曰：「有。」又叫一聲盟證人的姓名，也答曰：「有。」入會人走到神位前，跪下發誓。第一誓云：「誠心入會，不敢反悔。如有反悔，天誅地滅。」第二誓云：「入會以後，協力同心，不敢畏避。如有畏避，雷殛火燒。」第三誓云：「會中祕密，不敢漏洩。如有漏洩，身受千刀。」第四誓云：「祭旗起義，聞命必到。如有不到，命盡五殤。」第五誓云：「兄弟同心，如同手足。如生外心，身死五刑。」誓畢，執法行刑者左手持雞，右手握刀，叫曰：「岳爺爺英靈鑒者，過往神祇鑒者，同事人的祖宗鑒者。我等協力同心，誓殺韃子，報我們祖宗的大仇，有福同享，有禍同當。若有不照這句話的，難逃天殛，如若不信，請看此雞！」說到將完的時節，將右手的刀向左手雞頂上一劈，雞頭落地，急將雞血滴入神前五個酒杯中。於是主盟人、盟證人及執法行刑人，並到神位前跪下，再行四跪四拜之禮。禮畢，將滴血的酒，四人分飲之。中間的一杯，主盟人及入會人分飲之。飲畢，將神位焚化，送神散昨，復將前執法行刑的雞烹而共食之。行人會禮式者，主盟人、【即寫願書介紹人。】入會人、【新進會人。】盟證人、【執香人做盟證者，即香堂。】執法行刑人。【即周、洪家中紅旗人。】

入會規矩之次序 一，先寫入會願書一張，交介紹人。二，願書寫後，擇吉日行人會禮式。三，行人會禮式後越一日，或二日三日後，發委任狀。四，發委任狀後，知會軍政省本部或支部。五，軍政省得介紹人知會後，發圖章銅牌。六，入會的會式種種，內府的人均照此規矩，外府的人止及於大都督及左右都督。大都督、左右都督招兄弟入自己部下時，各照各會各教各黨的老規矩。如若大都督、左右都督本不是會黨或教黨中的人呢，招兄弟入自己部下時，也照本會的新規。如介士以上統制使以下的兄弟，本非會黨教黨中的人呢，來入的時候，也照本會新規。

會員，各省及西藏、蒙古、滿洲大抵皆有之，而以江蘇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五省為一大部，又分之為□路，省各二路。一，江蘇有江南路、江北路。二，安徽有皖南路、皖北路。三，江西有江左路、江右路。四，浙江有浙東路、浙西路。五，福建有八閩上路、八閩下路。以上□路，凡接近之地，其都督可以互轄。

曾忠襄公國荃督兩江，有以哥老會告密者，偵之，則官中人之在會者不可勝數，而督標衛隊尤多受運動，群情洶洶，慮釀巨患。忠襄得牘，輒寢之，人莫測也。一夕，漏下三鼓，騎而出，從二卒，踏微月，馳二□里，抵一古廟，前叩門，中有人問為誰，卒以會中隱語應之。門啟，卒呼曰：「九帥來。」時庭中彪彪然數百人，分東西排立，一虬髯叟躍上座，攢刃於案，案陳盤盂、酒食、爐炬。既見忠襄入，皆愕眙。忠襄前揖，叟起立而避。忠襄即登座，顧叟曰：「若非記名總兵某耶？」叟頰且悸，勉應曰：「然。」忠襄笑曰：「若固吾舊部，大好事，乃不我告何也？」叟逡巡間，忠襄又笑曰：「是雁行者，皆頭目耶？撫此良不易，奈何以擊音向我，不慮江湖豪傑嗤耶？」忠襄左顧曰：「敵血未？」曰：「未也。」忠襄曰：「甚善。今日之事，老夫當執牛耳，汝當居其次耳。」於是叟乃敵，眾以次敵。既歸，或問忠襄以所之，卒不告也，於是事遂定。未幾而有泄其事於其猶子惠敏公紀澤者，以白文正公國藩曰：「九叔奈何與噲伍，宜誡之。」文正曰：「孺子何知，九叔所見者遠也。」其後劉忠誠公坤一督兩江，久於任，亦藉其為湘人以鎮撫之耳。或謂忠誠歲給巨金於會，冀免蠢動者，誓言也。

#### 義和拳欲滅洋

義和拳者，道、咸後已嚴禁之，獲者處以凌遲之罪。光緒戊戌八月，楊崇伊疏請孝欽后復聽政，康有為以言變法獲罪，多連坐，逢迎干進者皆以攻有為為名，稍齟齬，則目為新黨，罪不測。張仲忻、黃桂鑿密疏言，德宗得罪祖宗當廢，孝欽心喜之，然未敢發也。已而有為走入英屬之香港，英人庇焉。遂以李文忠公鴻章為兩廣總督，欲詭致之。而英兵衛之嚴，不可得，以狀聞孝欽。孝欽大怒曰：「此仇必報。」會立端郡王載漪子溥儀為大阿哥，經元善合士民數千聯名上書。漪恐，遣人邀駐華各使入賀，各使不聽，有違言。漪慚憤，日夜謀所以報之者。

會義和拳方自山東入畿輔，眾漸盛，遂圍涑水。知縣祝芾請兵，直隸總督裕祿遣楊福同剿之，福同敗死。進攻涿州，知州龔蔭培告急，順天府府尹何乃瑩揣朝旨，格不行，蔭培坐免。孝欽使大學士剛毅、刑部尚書趙舒翹及乃瑩先後往，導之入京師，復命時猶力言其為義民，可恃也。於是拳至者數萬人，焚鐵路，毀電線，京城設壇場幾徧，自謂能祝鎗礮令不燃，又能入空中指畫，則火起，刀槊不能傷。出則呼市人望東南而拜，人無敢不從者。揚言仇教，至斥德宗為教主。孝欽與漪謀，欲引以廢立，故主之特堅。拳出入禁中，日夜無期度，謂必盡滅洋人，不受賜，願得一龍二虎頭。一龍謂德宗，二虎為慶親王奕劻及文忠也。

拳禍之成，實由於張德成、曹福田，皆裕所嘗奏保者也。張為白溝河人，以操舟為業，往來玉河、西河間。時拳已傳至靜海縣之獨流鎮，有童數輩方習拳，張過其側，見之曰：「此偽神拳也。」眾叩其術，乃取一秫稻，裹以黃紙，擲之地，令眾拾之，數壯夫不能舉，咸大驚，謂為真神師而羅拜之，擁之入巨宅，設壇焉。遠近之拳爭來附，遙受節制，自是遂居獨流，勢張甚。曹為天津之拳魁，其門榜所揭曰「署理靜津一義和神團曹」，蓋以本任屬德成也。德成嘗率眾周行鎮外三匝，以杖畫地曰：「一周土城，一周鐵城，一周銅城，洋人即來，亦無敢有踰越者矣。」五月，直隸有四道員結伴赴津，舟過獨流，遇拳，將手刃之，皆叩首乞命，遂牽赴神壇。張謐為監司大員也，釋之，延上坐，自炫其術，使達諸裕，令請餉二□萬，以滅洋自任，皆受命。乃上書於裕，裕馳檄召張，不至，屢檄之，張怒曰：「吾非官吏，何得以總督威嚴凌我耶！」裕謝過，乃使以八人輿禮迎之。張至，以敵體禮見，啟中門，迎之入署。翌日，宴之，張忽若睡，呼之不應，俄欠伸起，袖出鐵礮機管數事以示裕，曰：「頃聞元神出，乃得此於敵中，敵礮皆廢矣。」裕深敬之，自是恆出入督署。裕為薦諸朝，復屢報戰功，賞頭品頂戴、花翎、黃馬褂。無何，城陷，挾鉅資行。至王家口，索鹽商王某具供張。王家口人憤甚，群捕之，張叩頭乞饒，眾曰：「試其能避刀劍否？」共斫之，成血糜焉。餘逃至白溝河，推其弟曰三者擁之，稱曰三師父。挾至獨流鎮，仍立天下第一壇，謂三之神力過德成□倍。時八國聯軍已據天津，將剿餘拳於諸村，村人共逐三，餘拳乃竄。

拳之於洋人及教士、教民也，分別稱之曰大毛子、二毛子、三毛子，遇之，殺無赦。時撫山東者為袁世凱，亦被二毛子之稱。五月，袁奉上諭飭保護拳教，獎為義民，乃下排單通飭各縣曰：「凡真正拳民，均已赴京津助戰，其逗遛內地者，非真正義民，滋事者殺無赦。」又曰：「不論是否為拳匪，但以曾否滋事為斷。滋事者，准由各地方官訊明，立即正法，按月彙報，庶符刑亂國用重典之意。」未幾而拳欲燬濟南高都司巷之天主教堂，袁令濟南守盧昌貽、歷城令李祖年日夕彈壓，故惡之也。八月，各國聯軍入都，有別隊入德州，見袁字旗，相戒毋相犯，遂不擾。魯人以是德袁而誦之，為袁所聞，乃曰：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，孔子之言豈欺我哉！」

舒翹、剛毅、乃瑩既奉命同往察看慰撫，泊回京，未復命，舒翹之鄉人某官刑部郎中，且為秋審總辦，往謁，詢拳果否可恃，趙慨然曰：「無論神怪之說虛誕，斷不可信，即吾所見數萬人者，殆無一不槁項黃馘，不異溝中之瘠。以此而與他國節制之師相當，寧有不覆沒者耶！」及入對，懼於剛之威勢，乃盡反所言，以拳民義勇神術可信面奏。孝欽始尚猶豫，未敢遽與諸國啟釁，及得趙言，大計始決。趙出，乃語所親曰：「太后過聽剛相言，用此輩烏合狂徒以挑強敵，寧有全理。」因急送其眷旅里以避禍。

剛既力主以兵攻京城使館之策，歸安朱古微侍郎祖謀上疏力爭。剛欲傾之，召之至內廷，故以溫語相獎藉，曰：「適讀尊疏，指陳切當，深中機宜，停戰議和，實屬今日不易之策，佩服無既。惟太后於疏中要語，尚有所疑，故召入傳詢。吾署尚有要事，須

先退，仲華、【榮文忠公祿字。】夔石、【王文勤公文韶字。】穎之、【侍郎啟秀字。】展如【尚書趙舒翹字。】諸公俱在樞廷，可往見之。無論慈意如何，吾出外，即先照尊疏言辦理。已先傳諭諸將，不惟使館須竭力保護，即樊國樑處，亦飭令嚴密防護，不許妄動一草一木矣。」朱曰：「樊國樑為何人？」剛謬作驚詫狀曰：「大法國傳教師樊老先生，現為西堂大主教，足下乃不識其人乎？」【法教堂在京師內城西安門外，故曰西堂。】朱曰：「向與此輩未有往來，然樊既教士，自為私人，非使館關繫邦交可比，保護與否似尚無關緊要。」剛且行且搖首曰：「不然，不然，應保護，應竭力保護。」遂匆匆去。剛行既遠，蘇拉語朱曰：「朱大人知剛中堂將何往乎？彼有戎衣一襲，存西華門外某飯館，既出，即不歸，即往早餐，飯畢，易戎衣，徑率親軍數百人往攻西堂，期必得國樑而手戮之。已攻一日矣，尚未得手，今早聞其自言，當竭一日之力，不攻破不歇手，是以匆匆早退，何尚言飭人保護耶。」朱既至軍機處，榮迎謂曰：「慈意於尊疏似頗許可，惟停戰不能空言，使臣將命，不知用何儀注？歐洲各國必有定例可循。頃太后以此垂詢，同人皆不知，無以覆奏，故請旨召君來，一問辦理之法，君自當熟知之。」彼輩所以為此者，蓋深惡朱言直，而疏中語意空洞，欲加罪而無辭。且又習聞西人有豎白旗停戰之說，而白旗之用，於我國為納降，度其意中亦必如此，故謬為不知，請旨垂詢，俟白旗之語出自其口，即可鍛鍊周內，指為輸款敵軍，勸降辱國，即立置重典，亦不能自白耳。朱初聞蘇拉之言，固深疑之，至是，益大悟，乃對曰：「某上疏本意，因戰事久不得手，敵軍日逼，津沽去都門僅尺咫，且慈躬頹養之餘，日聞礮火震驚，度亦難安宵旰，故冒昧奏請停戰以紓近憂，別圖長策，並非取法彼族。至停戰應用何等儀注，生平未習西籍，實屬毫無所知，不敢逞臆妄對。總署堂司各官不乏深諳公法之員，果寡言有當聖心，應請降旨召詢，必能熟籌長策。」語畢，榮默然，沈思良久曰：「君言亦是，可即以是意辦一奏片，我等為君覆奏，看上意若何辦理。」即令章京導之入別室。草奏既成，榮持之入對。有頃，復出曰：「尊奏，太后已覽訖，命且留中。所事已畢，君可歸。」朱始徐徐出，日已昏矣。時戚友莫不代為危，聞其歸，乃交相慶也。

五月二□四日圍攻使館之舉，世或以禍首蔽罪於董福祥，而實非也。排外之舉，本由榮祿主持，董為榮所卵翼，自不得不聽其發縱指示。董之譎，在其攻使館時不盡力耳。蓋自津沽既失，轟土成軍覆沒，董亦明知聯軍不可力敵，而又不願下心俛首，以白表無能，乃遷延使館之外，以陰俟轉圜，此其用心雖巧，然諸國使臣竟獲無恙。其後和局開議，尚不至無可藉手，則即此一念，而國家之蒙其蔭者亦不少矣。或曰，董之遷延，亦榮陰教之，授之意，使勿力攻，而外承孝欽諭助剛。剛性頑很，日督兵攻之，然每午□二時往，惟燃鎗數排而退，若符契然，剛不察也。惟其坐城樓觀戰時，每聞礮一響，左右即歡呼致賀曰：「洋人死若干矣，一二日間不難盡滅其種也。」或則曰：「從此四海晏安，太平無事矣。」剛亦素不善騎，一日酷熱戰散，乘騎急遁，騎墮，坐草間，氣喘欲絕。某司員道經其地，訝之，剛遽搖手云：「勿言，勿言。」時乘騎奔逸已數里矣。

六月□六日，京師西什庫教堂旅居之某西醫，為拳所得，牽出，將殺之於市。醫仰天泣呼於觀者曰：「余雖外國人，然在貴國施醫□餘年矣。平昔所為，亦皆有益華民之事，為諸君所稱道。今臨殺身之難，諸君向受余惠者，忍不一援手耶？」既而曰：「我存銀行數萬金，有能救我者，當悉以為贈。」時觀者如堵，莫敢應，須臾被害。

立山為拳匪所戕，蓋其舊僕某之報怨也。某初給事於立之邸，以事見逐，至是，為大師兄。一日，立方在室，忽有頭紮紅巾者數人，洶洶入，械之去。抵端王府，大師兄踞上座，叱令跪，曰：「爾曾以珍物貽某公使，以盛饌餽丁膳良，亦知罪否？」立曰：「我固從事譯者，有交際，不得執此為罪。」大師兄怒目視之，拂袖入。詰朝，端即面奏孝欽，謂其私通外人，請即明正典刑，立遂死。然立當逮捕時，即已自知必死，蓋大師兄之為其舊僕，固識之也。

時劉忠誠公方任兩江總督，力持和約，以保東南。而欽差大臣李秉衡樹異議，忠誠竊憂之。一日，詭語李曰：「今聯軍攻天津，京師危甚，老夫受國深恩，志在勤王，願以此席畀公何如？」李憤然曰：「僕有懷久矣。微公言，亦欲以一死報國。勤王之舉，僕身任之，無煩公也。」後數日，李率師北上，忠誠語人曰：「李公此行，社稷之福。」或問其故，笑而不答。未幾，李戰敗死綏，而東南半壁遂賴以獨全。六月二□九日李至京，猶力言拳民之可用也。

### 自立會

光緒庚子七月，瀏陽拔貢唐才常等謀起事於漢口，蓋結合江湖會黨，設自立會，散放富有票，議起自立軍也。事洩，被誅。當都司陳士恆往捕時，唐謂事既洩，有死而已，毋庸縲縛，當與爾偕往。時在旅館就擒者二□三人，有日本人甲斐靖，及華人改日本裝者二，一為天津人，一為福建人。是夜，在淮鹽督銷局旁屋獲三人。在漢正法者二人，餘二□四人皆解省。並在旅館搜出後膛槍數□支、軍火數箱，及印信、旗幟、信函、冊籍多件。其印文曰「中國國會總統南部軍務之印」。又刻有檄文一道，大旨謂舊黨亂政，力扶皇上復辟，大伸民權云云。又刻有富有票多張。冊籍中載有一千八百餘人，約期二□八日舉事，先奪漢陽槍礮廠，然後渡江攻武昌，並謀將統將張彪、吳元愷及督撫拘禁，惟嚴飭各人不得劫殺平民，驚動市面。二□八日，司道府縣在營務處會訊，供認不諱，群呼速殺。二□八夜二更後，在大朝街溜陽湖畔，即明季賀文忠公殉節處行刑，延頸就戮，毫無懼色。凡殺□一人。中一人云：「今日爾等殺吾黨，吾黨同志必繼起以殺爾等也。」其往來書函，廣東、湖南、上海、日本均有，多載外號，無真姓名。其同黨之先起事於湖北之新隄、安徽之大通者，亦先後敗死，在湘黨人亦多為湘撫俞廉三所捕斬。

自立會中有姚生范者，健者也。生范，字南滂，慈利人，原名淮茂，字小秦。庚子陷獄，慕漢范滂行事，遂易名。性豪邁，讀書為文，具銳力，通數學，尤喜究時務，不修小節，凡博籥、走馬諸委瑣之事皆為之，故一邑之人無不狂生范者。甲午中日戰敗，內幕始揭，志士爭言強國，湘人尤熱心，南學會、時務學堂次第成立。生范既聞其學說，驚為未有。及當事遴高才生資遣海外，生范遂亦被錄送日本。會戊戌政變，諸新政皆瓦解，學生學不遣，則鬱鬱歸，而革命思潮遂於此胚胎。田邦璿者，時務學堂學生，與生范同稱為慈利狂生者也。至是，約同走日本，生范迂之，辭不往。□月，邦璿歸自東，密告革命本謀，及奪武昌、扼長江、割南圖北之大計，則躍然曰：「此丈夫有為之時也，雖殺身所不惜。」乃曰：「財者，辦事之母，人才者，尤辦事理財財中之母。今日之事，有貝之財固乏，即無貝之才亦幾幾不可得，然則當奈何？」邦璿曰：「前一著，唐君才常已任接濟。惟號召人才，須亟顧後一著。」生范曰：「任事忌有倚賴性，矧遠在海外，脫有緩急，敗矣。一成一旅猶可為，安在臣里必無輕財好俠之人乎？」邦璿聽之。爰集李炳寰會商，陽假辦漢口大同分學為名，陰集資以策實行。

當是時，知縣葛秀華、刑幕劉佐楫及富紳李德灼、朱先賜等，均允諾入黨，慈利黨事之萌芽自此始。已而生范至武陵，林圭自漢口飛電告急需，邦璿計無出，生范曰：「此責在我。」則疾馳返縣，佯啟其父曰：「頃偵武陵牛皮值廉，居之必獲重利。」父諾，如其議出金。生范以己亥除日歸，元旦又懷金首途，見者以生范常獨來獨往，亦不疑。

至長沙，邦璿、炳寰及炳寰之兄柱寰並李彬士皆會，力主進行，相與附輪而東。至洞庭，膠淺。及至漢，圭捉生范臂謝曰：「微子匯金，此局危矣。」蓋是時方聯合哥老會，其人非金錢不用命也。於是漢報館為機關部，館主日本宗方小太郎、筱原邦威皆與密謀，定議暫用哥老會，以利前驅。庚子二月初六日，大會於漢口，秦遜庵、生范、圭、邦璿暨哥老會首領數人皆臨，以傾覆政府為誓辭。盟成，當之滬，遇日本大久保豐之彥，知為鄂督張文襄公之洞所聘練軍教習，近以事請去，辭意之中，怨文襄甚。生范欲誘而用之，卑辭厚禮，與相款接。既抵滬，館之東文譯社。東文譯社者，才常所組織，以為往來之機關部者也。又別設大同客館，專招待哥老會人。至是，獲交張通典。通典極言生范才大心細，才常益禮重之。旋返漢，汲汲以延攬人才為務。一日，與邦璿周覽武漢各地扼塞，訪有陳猶龍者，才常同學友也，謁之於鸚鵡洲常德館。方留共酒，遇陳應軒，猶龍更介紹相見，均歎盟入黨。時圭去滬。留生范主漢事。漢故通商埠，五方雜處，事局繁複，而哥老會友至者又不皆有道德，羈縻絕不易，儲金不豐，時支絀，要挾齟齬，往往而有，生范惟一以誠撫之。文襄雖時亦遣員密偵，而終不得證據。後生范去，而黨局遂覆敗。

無何，圭返漢，以三合會名與孫文海上之會名同，遂改為富有。入黨者，給票證。票如尋常錢券，上方橫列二文，曰「富有」，中權單線，下行文曰「發錢一千」，末鈐朱印曰「立大」，蓋飄布之變相，官書所稱為富有票案者是也。

至是，圭乃區分本黨為五軍，軍專一路。圭統中軍，黃忠統前軍，邦璿統後軍，猶龍統左軍，沈蓋統右軍，而生范總統南路，專辦雲南、貴州、四川三省，大久保豐之彥、應軫等均隸焉。生范與大久保約，謂湖南風氣緬蔽，人民專意排外，恐有意外事，須易服裝。大久保乃更名曰豐彥，字東海，而自更名曰澧岸。及行，過沙市，大久保偽辭忽脫，見者譁置，幾釀變，生范力辯護之。直趨慈利，為之游說於邑人，謂大久保實以辦大同學校來，眾不之疑，乃出與各紳接洽。未幾，應軫以富有票三萬張贖至，生范曰：「官廳關節雖已通過，而縣紳之佔勢力者，不可不虛與委蛇。」既得縣紳之許可，票之發行始無礙，旬月間，散至萬餘張。康宗釗者，黠而負門地資望，生范誘其二孫曰業樞、曰業樞者，俾入黨，以箝制宗釗。徐又詒之曰：「日本人大久保來縣，公為一方之表，當有以優待之。」宗釗諾，設劇迎致大久保。其必鋪張爾爾者，一以歡迎大久保，一以俾眾周知宗釗且黨吾，而實以冀淆亂一時之耳目耳。黨徒既眾，聲聞亦稍駭，殺生范、火生范宅之說日浸有聞。乃為釜底抽薪之法，姑遣大久保赴漢。時為六月，生范仍日促進行不稍懈。會吳豫保由漢持保險證書回，保險證書者，當人之特別證據也，生范據以分別調遣哥老會黨，遂分佈滇、黔、蜀皆備。

八月，至武陵，與蔡鍾浩詣德山，檢驗哥老會，頭目何來保、羅大維、趙月蓀及其會首陳岐山、孫漢臣諸人均會。先是，炳寰有書自漢寄生范，附銀幣千圓，促迅往舉事。持者不慎，書為入所得，事日露。方相與旁皇，而漢之敗信聞，有電，府縣捕人，邏騎且四出。時方會飲，聞者皆色沮失措，生范獨豪飲若無事。漢曰：「事急矣，奈何？」仍豪飲不答。又曰：「漢敗，請即此速發。」生范笑曰：「可。」鍾浩曰：「人少，不可妄動。」則曰：「誠如君言。頃之應曰可者，藉辦一死耳，成敗實未計。第既不速發，則宜速散，徒束手待捕何益。」其日，生范出金資漢臣，俾奔蜀。明日，又往趣鍾浩及來保，亦教之奔蜀，且戒重慶日本領事館可託庇。蓋大久保慮事失敗，生范頗麻，有特徵，易捕，預介紹之，今來保面亦麻，故生范導之往。

方生范之在武陵也，同寓有巡撫密捕某語之曰：「君識姚小秦乎？獲之，可得千金犒，當與君分之。」生范佯應曰：「諾，必謀所以共分此金者。」後生范囚車過，某見之，深悔交臂之失矣。

初，生范聞名捕日亟，鍾浩、來保又遷延不即決，乃撇之回慈利。途遇羅大維，猶相勉以各努力。及歸，匿於其師吳恭亨月岩山中。怨某某投牒攻之。知縣鄧錫元，猾吏也，陽不理，陰詞宗釗與有首尾，示以首悔免罪之官文書。宗釗轉以詒生范父。會人言生范父亦入獄，生范乃決計詣官。既至家，置酒訣親友，母妻皆環泣，生范不顧，昂然出，詣宗釗，求脫其父。時聞宗釗竊語所親曰：「此人到案，吾二孫其免乎。」宗釗長子祖蕃及恭亨等聞狀，猶力戒其不可造次。生范歎曰：「二君固愛我，雖然，今日之事，死耳，何畏！亂臣賊子之名，亦姑不與辨。」遂行。及入縣庭，列校皆擊槍實彈，挺立如對敵，生范笑曰：「保紅頂花翎之奇貨，今來矣，奚而為此態以眩駭婦稚？」遂受拳梔，繫縣獄。明日，囚車就道。生范在途，繹宗釗之言，知與縣官必有特別關係，則以術賺閱其文書，略稱姚小秦勾通日本人豐東浩，龍陽縣廩生陳應軫在慈利放飄，且伙助錢文，實屬甘心為匪。及憲札飭拿，聞其在縣頗得人心，恐激他變，乃商同宗釗誘拿到縣。又宗釗之孫業樞、業樞亦為所誘入黨，早經宗釗查覺退悔，茲又自首，應請免究云云。乃徐村曰：「活我者，其茲贖乎！」及抵省，撫標中軍劉俊堂接以賓禮，謂若能拿陳謙、姚澧岸，不但可免罪，且可保若官階。生范不答，遂發交長沙府。是夕，讞員龔開晉、陳濂、吳孝恪會鞠，金木交施，忍痛抗辨，扼定「在縣入黨，聞拿自首」八字，而亦時牽及宗釗及其二孫業樞、業樞，讞員無如何。開晉命據實錄供，濂及孝恪則互為誘嚇，刑求之下，旋即暈絕。及甦，已屆翼日亭午，稍聞開晉在旁小語曰：「務記此次口供。」及入長沙監，有攸縣劉伯棠者，文章士也，旋導一少年至，曰：「此為唐才中。」相見握手流涕，謂小秦為國受辱，雖辱不辱。才中為才常之母弟，才常就刑，才中自武昌奔回，為知縣陳寶樹所捕，到案即供實，猶加以桎刑，指俱裂。明日覆訊，讞員為毛隆章等，首訊澧岸與謙是否為同黨，答云不知。又問為何人拿獲，答云自首。隆章命自具供詞，對曰：「刑損指骨，何能握筆。」則怒曰：「爾何糊塗若是！縣言誘拿，營又言兵拿，據若昨日之供，確係自首，今日亦供自首，爾不自書，孰為信讞？」生范即書數百言。隆章曰：「閱若供詞，是嘗致力於古文者，活若之命，即此供已。」開晉、隆章，官吏之有心心者，欲活生范，故一云記供，一命繕供。蓋其時刑幕洪某慣與讞員捏造供詞，死黨人不知凡幾。自預此審之後，仍未定讞，或日一提審，或間日提審，或與鍾浩合供，或與來保對質。每審一次，經時逾日，凍餓交迫。而孝恪所施為最慘虐，每讞至夜半，圈鐵練作堆，使生范膝著其上，背以木撐拒之，俾不得屈曲。生范自言天陰雨濕，時氣總至，中酒傷風，體或欠適，傷痛猝發，往往經旬涉月不省人事也。生范受鞫八次，讞員逼供千百言，堅不吐同黨一人姓名。恭亨之逮省也，巡撫批贖曰：「提訊姚小秦。」應軫之繫嫌疑獄於江南也，讞員合謀曰：「研訊姚小秦。」而生范則一語之牽涉，一詞之游移，固始終吃吃無有焉。

一日方午，生范睡酣，或臧之曰：「將刑矣，尚高臥耶？」生范起，才中、伯棠均至，才中以言壯之曰：「君無懼，寧忍片刻痛苦，勿作兒女態。大丈夫在爭千秋，不爭一日。」生范徐曰：「前此供詞，自信無一失，茲為讞員撰供誣我無疑。誣我即誣黨，君當為我洗誣。設君亦不生，伯棠當為我任之。砍頭快事，況大義大節我豈不知。」言未訖，梆聲三起，獄卒手牌至，大呼唐才中提審。才中趨前執手，不能作一語，生范曰：「我無他言，願以君頃贈我之言轉而贈君。」才中點頭，乃昂然出。才中死，生范日困獄中，自分必為才中之續，惟期速死而已。既定讞，長繫靖州，旋以應軫故，改繫醴陵縣獄。

#### 興中會及同盟會

我國秘密會至多，然皆強梁不逞之徒一時嘯聚，其抱近世之政治思想以崛起者，蓋以興中會為嚆矢。興中會之起，在光緒壬辰，倡首者為孫逸仙、陸皓東、楊飛鴻等數人。而世人於興中會，但知孫，一若興中會獨始於孫者，故欲敘興中會之歷史，不得不先言孫也。

孫，名文，廣東香山。七歲在香港，入博濟醫院，從英人硯德立習醫學。業成，設醫院於澳門，專注意療治貧民，人信任之。葡萄牙醫士嫉之甚，因懲惡澳門市政廳出禁令，凡醫士無歐洲修業證書者，不得行醫。孫夙懷憂世志，於是糾合同志，鼓吹革命主義，卒棄醫業，返廣州，與陸、楊創立興中會。其會章如下。

中國積弱，至今極矣。上則因循苟且，粉飾虛張，下則蒙昧無知，鮮能遠慮。堂堂華國，不齒於列邦，濟濟衣冠，被輕於異族，有志之士，能不痛心！夫以四百兆人民之眾，數萬里土地之饒，本可發奮為雄，無敵於天下。乃以政治不修，綱維敗壞，朝廷則鬻爵賣官，公行賄賂，官府則剝民刮地，暴過虎狼，盜賊橫行，饑饉交集，哀鴻遍野，民不聊生，嗚呼慘哉！方今強鄰環列，虎視鷹瞵，久垂涎我中華五金之富，物產之繁，蠶食鯨吞，已見之於已事，瓜分豆剖，實堪慮於目前，嗚呼危哉！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，亟拯斯民於水火，切扶大廈之將傾，庶我子子孫孫，或免奴隸他族。用特集志士以興中，協賢豪而共濟，仰諸同志，盍自勉旃。謹訂章程，臚列如左。

一，會名宜正也。本會名曰興中會，總會設在中國，分會散設各地。二，本旨宜明也。本會之設，專為聯絡中外有志華人，講求富強之學，以振興中華，維持國體起見。蓋中國今日，政治日非，綱維日壞，強鄰輕侮百姓，其原皆由眾心不一，祇圖目前之私，不顧長久大局。不思中國一旦為人分裂，則子子孫孫世為奴隸，身家性命且不保乎？急莫急於此，私莫私於此，而舉國憤憤，無人悟之，無人挽之，此禍豈能倖免。倘不及早維持，乘時發奮，則數千年聲名文物之邦，累世代冠裳禮義之族，從以淪亡，由茲泯滅，是誰之咎，識時賢者能無責乎？故特聯結四方賢才志士，切實講求當今富國強兵之學，化民成俗之經，力為推廣，曉諭愚蒙，務使舉國之人皆能通曉，聯智愚為一心，合遐邇為一德，群策群力，投大遭艱，則中國雖危，無難救挽，所謂民為邦本，本固邦寧也。三，志向宜定也。本會擬辦之事，務須利國益民者方能行之。如設報館以開風氣，立學校以育人材，興大利以厚民生，除積弊以培國脈等事，皆當惟力是視，逐漸舉行，以期上匡國家以臻隆治，下維黎庶以絕苛殘，必使吾中國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，方為滿志。倘有藉端舞弊，結黨行私，或畛域互分，彼此歧視，皆非本會志向，宜痛絕之，以昭大公而杜流弊。四，人員宜得也。本會按年公舉辦理人員一次，務擇品學兼優才能通達者，推一人為總辦，一人為幫辦，一人為管庫，一人為華文案，一人為洋文案，

□人為董事，以司會中事務。凡舉辦一事，必齊集會員五人、董事□人，公議妥善，然後施行。五，交友宜擇也。本會收接會友，務要由舊會友二人薦引，經董事察其心地光明，確具忠義，有心愛戴中國，肯為其父母邦竭力，維持中國以臻強盛之地，然後由董事帶之入會。必要當眾自承其甘願入會，一心一德，失信矢忠，共挽中國危局，親填名冊，並即繳會底銀五元，由總會發給憑照收執，以昭信守，是為會友。若各處支會，則由該處會員暫發收條，俟將會底銀繳報總會，取到憑照，然後換交。六，支會宜廣也。四方有志之士，皆可仿照章程，隨處自行立會，惟不能在一處地方分立兩會，無論會友多至幾何，皆須合而為一。又凡每處新立一會，至少須有會友□五人，方算成會。其成會之初，所有繳底、領照各事，必須託附近老會代為轉達總會，待總會給照認妥，然後該支會方能與總會互通消息。七，人材宜集也。本會需材孔亟，會友散處四方，自當隨時隨地物色賢材，無論中外各國人士，倘有心益世，肯為中國盡力，皆得收入會中，待將來用人，各會可修書薦至總會，以資贊助。故今日廣為搜集，乃各會之職司也。八，款項宜籌也。本會所辦各事，事體重大，需款浩繁，故特設銀會以資聚集，用濟公家之急，兼為股友生財捷徑，一舉兩得，誠善舉也。各會友好義急公，自能惟力是視，集腋成裘，以助一臂。茲將辦法節錄於後。每股科銀□圓，認一股至萬股，皆隨各便。所科股銀，由各處總辦管庫代收，發給收條為據，將銀暫存銀行。待總會收股時，即彙寄至總會收入，給發銀會股票，由各處總辦換交各友收存。開會之日，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圓。此於公私皆有裨益，各友咸具愛國之誠，當踴躍從事，比之捐頂子買翎枝，有去無還，洵隔天壤。且□可報百，萬可圖億，利莫大焉，機不可失也。九，公所宜設也。各處支會，當設一公所，為會員辦公之處，及便各友時到敘談，講求興中良法，討論當今時事，考究各國政治，各抒己見，互勉進益。不得在此博弈遊戲，暨行一切無益之事。其經費由會友按數捐支。□，變通宜善也。以上各款，為本會開辦之大綱，各處支會自當仿照辦理。至於詳細節目，各有所宜，各處支會可隨地變通，別立規條，務臻妥善。

當時交通機關未甚發達，各省隔閡，其會員初以廣東一省為限。惟僑居布哇、美國及南洋群島之漢人，以廣東、福建兩省為多，且均係三合會會員，孫於是連絡之，派同志募捐。適光緒甲午、乙未兩年中日戰爭起，因乘機密購兵器藥彈，募兵於汕頭、西河、香港。既而官軍累戰累敗，李文忠公鴻章至日媾和，締結《馬關條約》，遂潛招諸地兵入廣州，謀一舉奪粵。不幸於舉事前一夕謀洩，陸等數人就擒，孫遁澳門，因再至香港，赴日本。

孫既抵橫濱，剪髮易服，經布哇以航美，轉而至倫敦。一日，偶游市，途遇一華人，問以足下為中國人否，孫答曰：「然，我廣東人也。」其人曰：「我亦廣東人，願過我寓一談乎？」則曰：「諾。」因借入一大廈，孰知即我國駐英公使館，其人即偵探也。孫遂被囚禁。其師德立適歸倫敦，聞之，竭力援救，其事遂為中英國際之交涉。時英總理大臣薩利斯倍立屢向公使交涉，卒釋孫，於是孫為革命黨首領之名遂盛傳於世。

孫在倫敦著一書，歷敘囚禁顛末。光緒丁酉再至日本，會日本宮崎寅藏、可兒長一、平山周等，因犬養毅之推舉，以調查民黨游我國，實則自有秘密運動，道經上海至香港，聞孫由利物浦往日本也，因急歸，訪孫於橫濱逆旅，互訂秘密。時日本尚行租界制度，不許外人雜居內地，三人者以聘華語教習為名，得引孫居租界外。復因犬養平岡之庇，孫得獨與平山居麴町，後遷早稻田。戊戌秋，宮崎、平山以欲連絡我國各省志士，再遊華，孫遷寓橫濱。宮崎遂道上海，以赴香港，平山航海而至京師。

平山至煙臺，曾一登陸，適畢永年自上海至，同舟至天津，遂偕入都。平山復與山田良政相結識，訂後事。會八月政變起，康有為自京遁香港，梁啟超遁塘沽，投淀泊之某汽船，而平山、山田及小村俊三郎、野口多內亦至。時負先覺之盛名者，孫與康、梁耳，然彼此不合，動輒相爭。平山欲居間調和之，偕梁至日本。後五日，宮崎亦偕康自香港至。日人因勸孫訪康、梁，而康、梁匿不見。

既而畢至東京，唐才常以欲晤康，亦遂往。時康欲設法使哥老會起事，謀恢復政權，授意於唐，使返。唐瀕行，告平山曰：「湖南哥老會有起事之狀，因接急電，故歸。」初不言其實。平山以為革命軍欲起事，必四方同時起兵，令敵有應接不暇之勢。今各處未準備，獨舉兵於湖南一隅，必不利，因謀緩其事，遂偕畢至華。既抵上海，始悉其實，逕溯江赴湘。過漢口時，遇林述唐，三人遂偕游長沙、瀏陽、衡州，晤哥老會頭目李雲彪、楊鴻鈞、張堯卿、李堃山諸人，即為備述孫之行事，冀孫得與哥老會相結也。

平山回日本，適菲立賓事起，孫因援助菲立賓獨立，卒無成。至己亥，畢偕湖南哥老會頭目七人抵香港，與三合會頭目及興中會領袖晤，相約組織興漢會，推孫為首領。

畢及哥老會之徒不和，適康自美至香港，知其有隙也，贈哥老會之徒各百金，強而後納。哥老會徒之言曰：「康今富有資，意欲利用吾儕，吾儕正可利用其資以自為謀。」畢不忍為此，則飄然返國。其與平山書如下，惟託名為僧矣。書曰：

平山仁兄足下。弟自得友仁兄，深佩仁兄義氣宏重，常思運雄力為敝國拯生靈，可謂天下之至公者矣。第惜支那久成奴才世界，至愚至賤，蓋舉國之人無不欲肥身贍家以自利者。弟實不耐與斯世斯人共圖私利，故決意隱遁，歸命牟尼。昨一面倉猝，不克盡言，今將遠行，特留字告別。仁兄一片熱腸，弟決不敢妄相阻撓，願仁兄慎以圖之，勿輕信人也。弟於日內往浙江普陀山，大約華三月，由五臺、終南而入峨眉，從此萍蹤浪跡，隨遇可安，不復再預世間事矣。臨穎依依，不盡欲白。龍華會上或再有相見時乎？宮崎仁兄晤時，乞為道意，恨此番未得敘別也，勞思如何？釋悟玄和南上啟。

畢既去，康復招平山，卒無成。庚子，康至新嘉坡，唐設東文社於上海。會義和團起事，各國聯軍入都，孫謀再起革命軍，同志日人亦竭力謀孫、唐之連合，然康獨在港。孫乃致平山以書曰：

平山兄足下。前託足下到香港所辦之件，今事略變，鄭兄不能行前所擬之法矣。如足下於說合之事無成，則已矣，由他自行其是，吾行吾人之事可也。茲福本君隨後到港，第聯終港中富商以資贊助。其行事之法，已盡授意楊兄衢雲。福本君到之日，望足下會同福本君、楊兄三人，照弟意妥籌善法施行可也。此致即候大安不一。弟孫文謹啟。

廣州劉學詢忽有書致孫，略謂兩廣總督李鴻章欲因足下謀廣東之獨立，惟所最惡者為康有為，足下如得壯士暗殺之，大事即成，請速來廣東可也。孫明知其誘己，顧亦將計就計，先借日本諸同志至香港。既至，文忠乃遣艦迎之。孫慮中其計，令宮崎輩至廣州，與劉議，而自赴西貢。時康在坡，劉乃先畀銀三萬圓，待宮崎及孫等至坡，更三萬。實則孫欲因以與康連合，無如橫濱之康黨知孫、劉交涉，而未究其實，以為孫果欲殺康也，遂電康令豫防之。宮崎輩既至坡，求見康，康疑懼，匿不見，且告警察廳，謂日本至有刺客，宜防之。廳派警兵捕二日人，投之獄。獄起而孫至，出二人，而孫、康之合併亦終不成。

初，康之在廣東也，頗持共和主義，未幾，一變而組織強學會，提倡變法自強。強學會被禁，復組織保國會，志在求達官助行新政。適德宗親政，被不次之擢，一躍而參預機密。八月事敗，仍感激恩遇，於是更設保皇會，謀恢復德宗政權，以行立憲政治。孫始終反對之，專主共和主義，欲傾覆朝廷，實行革命。故兩派政見如冰炭之不相入，而兩黨人士亦遂如水火之不相容。

既而孫輩自坡至港，港警察廳預接坡電，防範嚴密，孫不得上陸，於是即舟中議，遣鄭弼臣起事於惠州，平山及日本諸同志輔之。時畢亦在港，改名普航，則令操縱哥老會。先是，畢有書致平山，略曰：「平山仁兄足下。應白事宜，條列於左。李鬍子已去肇慶、廣安水軍中，大約一二禮拜可回省城。李鴻章已出條教，大有先事預防之意，或納粵紳之請，其將允黃袍加身之舉乎？然天命未可知也。日內又查察滿洲人之流寓戶口，未審有何施措？此公老手斲輪，如能一順作成，亦蒼生之福。【下略。】」觀此，足知當時粵紳之議論矣。孫於舟中仍不忘此，故復致請願書於港督，其書曰：

中國南方志士謹上書香港總督大人臺前：竊士等□數人來，早慮滿政府庸儒失政，既害本國，延及友邦，倘仍安厥故常，呆守小節，禍恐靡既。用是不憚勞悴，先事預籌，力謀變正，以杜後患，不期果有今日之禍。當此北方肇事，大局已搖，各省地方，勢將糜爛，受其害者，不特華人也。天下安危，匹夫有責，先知先覺，義豈容辭！士等睹此時艱，亟思挽救，竊恐勢力微弱，奏效為難，政府冥頑，轉圜不易，疆臣重吏，觀望違違，定亂蘇民，究將誰屬？深知貴國素敦友誼，保中為心，且商務教堂遍於內地，故

士等不嫌越分，呈請助力，以襄厥成，願借殊勳，改造中國，則內無反側，外固邦交，受其利者，又不特華人已也。一害一利，相去如斯，望貴國其慎裁之。否則恐各省華人望治心切，過為失望，勢將自謀，禍變之來，殆難逆料，此固非士等所願，當亦非貴國之所願也。時不可失，合則有成。如謂滿政府雖失政於先，或補過於後，則請將其平素之積弊，及現在之凶頑，略為陳之。朝廷要務，決於滿臣，紊政弄權，惟以貴選，是謂任私人。文武兩途，專以賄進，能員循吏，轉在下僚，是謂屈俊傑。失勢則媚，得勢則驕，面從心違，交鄰慣技，是謂尚詐術。較量強弱，恩可為仇，朝得新權，夕忘舊好，是謂瀆邦交。外和內很，慝怨計嫌，釀禍伏機，屢思報復，是謂嫉外人。上下交征，縱情濫耗，民膏民血，疊剝應需，是謂虐民庶。鍛鍊黨罪，殺戮忠臣，杜絕新機，閉塞言路，是謂仇志士。嚴刑取供，獄多痼弊，寧枉毋縱，多殺示威，是謂尚殘刑。此積弊也。至於現在之凶頑，此後尚無涯涘，而就現在之已見者記之。則如妖言惑眾，煽亂危邦，釀禍奸民，褻以忠義，是謂誣民變。東亂既起，不即剿平，又借元兇，命為前導，是謂挑邊釁。教異理同，傳道何罪，唆聳民庶，屠戮遠心，是謂仇教士。通商有約，保護宜周，乃種禍根，蕩其物業，是謂害洋商。睦鄰遣使，國體攸關，移礮環攻，如待強敵，是謂戕使命。書未絕交，使猶滯境，圍困使署，囚禁外臣，是謂背公法。平匪全交，乃為至理，竟因忠諫，慘殺無辜，是謂戮忠臣。啟釁貪功，覬覦大位，不加誅伐，反授兵權，是謂用偵師。裂土瓜分，群雄眈視，暗受調護，漠不知恩，是謂忘大德。民教失歡，原易排解，偏為挑撥，遂啟禍端，是謂修小怨。凡此，皆滿政府之確罪狀，苟不反正，為禍何極！我南人求治之忱，良為此矣。士等深知今日為中外安危之所關，滿漢存亡之所繫，是用力陳利弊，曲慰同人，南省亂萌，藉茲稍緩。事宜借力，謀戒輕心，上國遠圖，或蒙取錄。茲謹擬平治章程六則呈覽，懇貴國轉商同志之國，極力贊成，除去禍根，聿昭新治，事無偏益，利溥大同。惟是局勢機危，時刻可慮，望早賜覆，以定人心，不勝翹企待命之至。

一，遷都於適中之地。如南京、漢口等處，擇而都之，以便辦理交涉，及各省往來之程。二，於都內立一中央政府，以總其成。於各省立一自治政府，以資分理。所謂中央政府者，舉民望所歸之人為之首，統轄水陸各軍，宰理交涉事務，惟其主權仍在憲法權限之內。設立議會，由各省貢士若干名，以充議員，以駐京公使為暫時顧問局員。所謂自治政府者，由中央政府選派駐省總督一人，以為一省之首。設立省議會，由各縣貢士若干名，以為議員。所有該省之一切政治、徵收、正供，皆有全權自理，不受中央政府遙制。惟於年中所入之款，按額撥解中政府，以為清洋債、供軍餉及宮中、府中費用。省內之民兵隊及警察部，俱歸自治政府節制。以本省人為本省官，然必由省議會內公舉。至於會內之代議士，本由民間選定，惟新定之始，法未大備，暫由自治政府擇之，俟至若干年，始歸民間選舉，以目前各國之總領事為暫時顧問局員。三，公權利於天下。關稅等類如有增改，必先與別國妥議而行。又如鐵路、礦產、船政、工商各業，均宜分沾利權。教士族居，一體保護。四，增添文武官俸。內外各官，廩祿從豐，自能廉潔持躬，仿歐美之法，立陪審人員，許律師代理，務為平允。不以殘刑致死，不以拷打取供。六，變科舉為專門之學。如文學、科學、律學等，俱分門教授。學成之後，因材器使，毋雜毋濫。

孫之上是書也，意欲因港督實行劉之前議，乃孫之友某忽傳港督意，謂：「港督曾游說李鴻章，提議兩廣獨立，任足下以行新政。李頗聽其說，大有更新之志。惟此次義和團之亂，外交糾紛，朝廷促李北上，李不得已，定於即日啟行，港督現正擬止其行。設李竟幡然變計，或得與足下共聚一堂，未可知也。」其後李竟北上，孫即自港再往日本。

無何，孫更至上海，居一日，適漢口事敗，容閱、容星橋等均逃至上海，此即康、唐之所為也。康在香港時，謀復政，以巨資授唐。唐所設之東文社，實則陰創中國獨立協會，以康、梁為海外運動員，容任外交，沈克誠任內政，狄平任財政，林述唐任漢口事件。哥老會李和生附益之，復與黃興謀連絡湖南哥老會之馬福益，更連絡鎮江之青紅幫徐寶山，別有自港回華之哥老會李雲彪、楊鴻鈞，號令長江一帶為策應，廣發富有票，昌言揚子江沿岸之哥老會將於漢口起事。然無實力，李、楊二人先與離異，辜鴻恩則發貴為票，李和生則發回天票，各自為謀。及漢口謀洩，唐、林逮捕，同時被難者有傅良弼、黎科諸人。時容有英文宣告書，其大略如下。

中國獨立協會有鑒於端王、榮祿、剛毅等之頑固守舊，煽動義和團以敗國是也，決定不認滿政府有統治中國之權，將欲更始以謀人民之樂利，因以延樂利於全世界，端在復起光緒帝，立二〇世紀最文明之政治模範，以立憲自由之政治權與之人民，藉以驅除排外篡奪之妄舉。惟此事須與各國聯絡，凡租界、教堂以及外人，並教會中之生命財產等，均須力為保護，毋或侵害，又望諸君於起事時切勿驚惶。別有軍令八條。第一條，勿侵害國民之生命財產。第二條，勿侵害外人之生命財產。第三條，勿焚燬寺院，勿驚動教堂。第四條，保護租界。第五條，嚴禁姦淫竊盜及一切不法行為。第六條，待遇擒獲敵人，禁用慘酷極刑，須照文明交戰條規處治之。第七條，對敵時，用殘酷待遇及猛毒武器，均所不禁。第八條，所有中國專制法律，建設文明政府後一概棄去。

及事敗，長江一帶戒嚴，孫在上海亦不能有所行動，遂再至日本，抵長崎，又折回至臺灣，而謀臺灣、惠州之連絡，以便指揮。因與平山居臺北新起街，通電惠州革命軍，令向廈門進兵。越六七日，日本政府忽下驅逐革命黨之令，孫於是離臺灣而他適。

初，鄭之起革命軍於惠州也，壯士群集大鵬灣附近之三州田山寨，靜以待命。乃舉事之期，一再遷延，風傳至廣州，兩廣總督已派兵深圳、淡水以備之。已而官軍至沙灣，將攻三州田之山寨，於是革命軍乘夜襲擊，官軍二百潰走。會孫有電命，因取道東北向廈門，戰勝於佛子坳，擒將杜鳳梧，奪獲洋槍七百枝。是時投效者之多，幾及五千，然肩槍者僅千餘人，餘皆持竹槍戈矛以從。進至永湖，破官軍五千，提督劉萬負傷，奪獲洋槍五六百枝，子彈萬顆。復進攻白芒花，投效者益多，約萬餘人。再進至崩崗，與官軍七千隔河而陣，交戰徹夜，擊走之。方將向三多祝進攻，至海林，孫忽自港傳電，謂形勢一變，外援難期，至廈門恐無接濟之途，軍事乞司令自決進止。於是鄭留肩槍之兵千餘人，餘則解散，隱以休軍。官軍探知之，猛加追擊，遂至全軍潰散。

方惠州革命軍之未潰散也，其同志史堅如謀奪軍制，潛入廣東省垣，炸粵督署，斃官吏二〇餘人，為巡捕所擒。粵督得之，大喜，欲以鞫問革命黨之內容及同志姓名。史堅不吐實，從容就戮。

惠州軍既潰，粵督購拿首謀。翌年，鄭、陳皆病死，畢入羅浮山，亦化去，惟楊在港，為英文私塾教習。一日，方授課，忽有刺客以手槍擊之。楊將手中書籍擲刺客，終被彈死。

拳亂以後，通國大興教育，留日學生亦驟眾，孫乃乘此注入其主義於留學生。會章炳麟游日本，更鼓吹民族革命主義。秦力山亦創開支那亡國二百年紀念會以激勵之，其文曰：

處今世而懼亡國，非狂癡，則何哉？自永曆建元，窮於辛丑，明祚既移，而炎黃姬漢之邦族，亦因以漸滅。迴望皋瀆，雲物如故，惟茲元首，不知誰氏，支那之亡，已二百年矣。民今方殆，寢而占夢，非我族類，而憂其不祀，覺寤思之，寧俟歐美分割，始云郊丘乏主也歟？自頃品庶彫瘵，邦人諸友，惄然自謀，作書告哀，持之有故。有言立憲君主者矣，有言市府分治者矣，有言專制警保者矣，有言法治持護者矣。豈不以訐謀定命，國有與立，抑其秩序，無可凌躐。衡陽王而農有言，民之初生，統建維君，義以自制其倫，仁以自愛其類，彊幹善輔，所以凝黃中之綱緼也。今族之不能自固，而何他仁義之云云。悲夫！言固可以若是，故知一性化者，亦無性而不化也，貞夫觀者，非貞則無以觀也。且曼珠八部，不當數省之眾，雕弓服矢，未若鉛彈之烈，而薊丘、大同，鞠為茂草，江都、番禺，屠割幾盡，端冕淪為辮髮，坐論易以長跽，叢爾犬羊，安宅是處，哀我漢民，宜臺宜隸，鞭箠之不免，而欲參與政權，小醜之不制，而期扞禦哲族，不其忸乎！夫力不制，則役我者眾矣，莫之與，則傷之者至矣。豈無駿雄，憤發其處，而視聽素移，民無同力，恬為胡秦，相隨倒戈，故會朝清明者鮮睹，而乘馬斑如者多有也。吾屬子遺，越在東海，忿延平之所生長，瞻梨洲之所乞師，頽然不治，永懷疇昔。蓋望神叢喬木者，則興懷土之情，睹孤臺臺笠者，亦隆思古之痛。於是無所發舒，則《春秋》思王父之義息矣。昔希臘隕宗，卒用光復，波蘭分裂，民會未弛。以吾支那方幅之廣，生齒之繁，文教之盛，曾不逮是偏國寡民乎？乃召儔侶，集會紀念，以志亡國。凡百君子，嬋媯相屬，同茲恫懷。願吾蜀人，無忘李定國；願吾閩人，無忘鄭成功；願吾越人，無忘張煌言；願吾吳人，無忘瞿式耜；願吾楚人，無忘蒙正發；願吾燕人，無忘李成黎。明天演以箴大同，察

種源以別蒙古，齊民德以哀同胤，鼓芳風以扇遊塵，庶幾陸沈之禍，不遠而復，王道清夷，威及無外。然則休戚之藪，悲欣之府，其在是矣。莊生云：「舊國舊都，望之悵然。」雖丘陵草木之緝，人之者□九，猶之悵然，況見見聞聞者耶？嗟乎！我生以來，華鬢未艾，上念陽九之運，去茲已遠，復逾數稔，逝者日往，焚巢餘痛，誰能撫摩？每念及此，彌以腐心流涕者也。【下略。】

其會卒為我國駐日本公使蔡鈞借日警力以阻止之。時留學生提倡革命者益多，人數亦益眾，幾逾萬人，而內地革命失敗之徒，復紛然來集，各交換意見，上下議論，而湖南黃興、直隸張繼隱執牛耳。會孫由歐美遊歷至日，因開歡迎會，是為革命黨統一之權輿。乃組織中國同盟會，舉孫為首領，復發刊《民報》以為革命黨之機關，揭載六大綱，盛唱革命主義。一，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。二，建設共和政黨。三，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。四，土地國有。五，主張中日兩國之國民連合。六，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革新事業。

乙巳，政府知革命之禍之迫，不得已命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。五大臣方出京，皖人吳樾飾為僕裝，登車，擲炸彈，未中，卒就戮。吳之意以為革命必先以暗殺，俄國虛無黨於□九世紀下半期盛行暗殺，至二□世紀上半期乃盛行革命，吾漢族欲於他年謀革命，今日不可不實行暗殺，吾願為先導，諸同志其繼吾後可也。

丁未五月，徐錫麟案繼出。徐，浙人，初立復古會，本會設上海，徐及秋瑾、陳伯平、馬宗漢等為會員，其事稍為世人所知。復立光復會，其會員以金牌為徽章，中鏤一「復」字篆文，旁鐫真楷，其口號有「黃河源溯浙江潮，衛我中華漢族豪，莫使滿胡留片甲，軒轅神霄是天驕」四句。首領用黃字，協領用河字，分統用源字，凡□七部。別於紹興設大通學堂，專練兵式體操，以為革命之備。徐復納資為候補道，得會辦安徽巡警學堂，攬兵權以圖大舉。然當道訪拿黨嚴，徐因為先發制人計，以炸彈擊殺巡撫恩銘。陳伯平、馬宗漢、秋瑾被株連，先後就刑。達官貴人嘗言曰：「革軍不足畏，惟暗殺足畏。」自後當事者咸有戒心矣。

中國同盟會既成，各省黨員咸歸國，各自連絡運動。孫乃巡遊海外，募資本，黃則出入內地，實行革命事。丁未七月，黃起事於欽州。□月，孫起事於鎮南關。戊申二月，黃又起於馬篤山。三月，黃又起於河口。七月，熊承基起於安慶。庚戌正月，倪映典起於廣州。事皆不成。辛亥三月初□日，署廣州將軍孚琦赴南門外觀演習飛艇，有溫生才者，乘其回署時以炸彈擊斃之，識者已知廣州將有事矣。溫即被擒殺。二□九日，黃興、趙聲等在廣州起義，以事前洩機，督署雖被焚，而事大敗，死者七□二人，叢葬於黃花岡。八月，以鐵路國有引起武昌大革命，不旬月而四方響應，蓋蘊積者久矣。

其著書立說以言革命排滿者，始於譚嗣同所著《仁學》，力闢食毛踐土之說，直言誰食誰之毛，誰踐誰之土。自此書發布，遂有鄒容之《革命軍》、章炳麟之《滄書》次第出版。而光緒癸卯，上海《蘇報》遂遭封禁，且涉訟於上海會審公廨，廨吏判鄒、章監禁罪。鄒旋斃於獄，章出，走東瀛，而革命潮流乃一發而不可遏矣。

乘時奮起者，則有關中于右任。于為陝西三原舉人，著書排滿，大吏嫉之。癸卯春，以應會試赴汴，試畢，仍僑居旅邸。揭曉前數日，陝撫升允忽電致考官，謂陝人于某係革命黨人，請即扣除，並另電豫撫拿辦。時于卷本已取中，臨時抽出。于得耗，出走，由漢而滬。旅滬期年，與渭南陳非等組織《神州報》，旋續辦《民呼》、《民吁》、《民立》等報，銳辭攻擊政府，始終不懈，遂為言論界革命之元功。

當革命潮流瀰滿東南之際，北方健兒應時而起者曰撫順張榕，字蔭華，家計饒裕，以運動革命故，傾家資大半。夙與國子監司業世榮、道員黃中慧善，以是嘗居京。既與京朝官談革命事，多無效，乃求諸學界，於保陽得吳樾，於京師得潘智遠、顧兆熊。潘、顧皆譯學館學生，張以運動革命，特投身譯學館習俄文。甲辰，返瀋陽。日俄戰爭起，乃忽聯合數□州縣之豪強，屹然獨立，無所依附，舉足左右，便有輕重，勢甚盛也。日人甚其心叵測，迫政府解散，且捕榕。榕走津沽，當事令羈留習藝所，掩飾日人耳目。

謀炸兩廣督署之役，史堅如之同學朱淇亦與其事。事洩，史被捕死，朱脫走青島，輾轉入京，辦《北京日報》，蓋將以是終老也。

黨人之以謀暗殺而著聞於時者，申言之，則自史堅如謀炸兩廣督署事外，有吳樾之炸考察各國憲政五大臣，未成而吳死；有徐錫麟之槍斃安徽巡撫恩銘；有汪兆銘之謀炸攝政王；有溫生才之炸死廣州將軍孚琦；有熊成基之謀炸載洵；有陳敬嶽之謀炸廣東水師提督李準，未成而陳被捕；有周之貞之擊死廣州將軍鳳山；有彭家珍之擊死軍諮使良弼；最後又有謀炸袁世凱者。至山西巡撫吳祿貞之被刺而斃，則滿洲軍官為之，非民黨所為也。

史堅如，廣東番禺人。憤國政之日非，遨遊江湖間，並至日本，糾集同志，謀所以覆政府者。已而歸粵，時黨人方起兵惠州，與官軍激戰，堅如謀所以牽制之，潛運炸藥入廣州，於督署後賃一宅，穴地藏藥，轟斃官吏二□餘。署粵督德壽得不死，堅如被捕。德壽欲窮革命黨之真象及同志姓名，堅如不吐實，遂見殺。惠州革命軍亦敗潰。

吳樾，字孟俠，安徽桐城人。品學頗高，恆以暗殺黨之先鋒自任，屢失敗。方考察各國憲政大臣出京至津時，易從僕裝，混入汽車，自擲炸彈，雖爆發，目的卒不達，顧達官貴人實以此而心膽俱奪矣。

徐錫麟，浙江山陰人。少有大志，膽試過人。嘗於紹興設大通學堂，專練兵式體操，以立革命之基礎。又創明道女學，與女革命黨秋瑾相聯合。旋赴德國研究醫學，復至日本，與彼中士大夫交，以革命不可無憑藉也。既歸國，納資捐道員，指省安徽。初謁皖撫恩銘，縱談軍政，恩頗倚重之，委辦陸軍小學，兼巡警學堂會辦。恩常語人曰：「徐道辦事切實。」無何，謀起事，擊殺恩。被執時，承審官謂恩待爾不薄，何出此，錫麟大言曰：「恩待我乃私惠，我殺恩乃公憤。速磔我，毋株及他人。」遂見殺。

番禺汪兆銘，字精衛。以游日本，習法政，入同盟會，被舉為議員，任《民報》撰述。旋偕孫文、黃興、胡漢民歸國，遊歷各省，為革命運動。次往南洋群島，組織同盟分會。先後歸國，一再起事，事洩致敗。宣統庚戌三月，乃入京，謀暗殺攝政王，孫、黃勸止不聽，謂「若再阻我者，願蹈海死，大丈夫死則死矣，安能作尋常兒女態，一計再計耶？」於是精衛偕同志入都，於地安門小□剎海附近設同生照相館，以為掩人耳目之計，而於其間結交攝政王府之蘇拉，於要地潛置炸藥。未幾，謀洩，警廳暗派微服之二區長率警往捕，得黃樹中於照相館，並搜獲實彈之七響槍一，摺一扣。精衛尋亦被獲，直供不諱，索筆而書招。問官詰以同黨幾人，所識者若干，精衛曰：「憲政編查館中人，皆吾所識，今不相認耳。」問樹中，樹中曰：「不知。」問官因以言激之曰：「汪不免，君何忍獨存？」樹中乃大哭，亦奪筆書招。旋判以死刑。然攝政王鑒於黨禍之日急也，思有以解之，肅親王善善又言之，乃令法部以擾害治安判決，改無期徒刑，加重改為永遠禁錮。

溫生才，廣東嘉應人。嘗遇孫文於南洋，以傾覆政府為己任，時袖短槍伺官吏，思得一當。將軍孚琦於孝欽后為內親，榮祿之從姪也，由步軍統領出為廣州將軍。至粵未久，一日，出觀飛機，薄暮返，生才擊斃之。警卒尾而欲擒之，為生才所仆。生才曰：「若將居吾為奇貨乎？毋動，隨若行。」乃慷慨詣官。官訊頗末，生才痛言專制之為厲，王室之當覆，於孚將軍無私怨也。遂見戮。

熊成基，江蘇江都人。性激烈，尚武，幼時聞有讀《揚州□日記》者，恆為之不樂。既壯，為安慶礮隊官，急謀革命。會德宗及孝欽后相繼崩，人心不靖，乃起事。事敗，遁走，政府懸重賞購之，久不得。嗣貝勒載洵出使歐洲，返經哈爾濱，成基謀於車站狙擊之，事洩，被捕，死於吉林。

陳敬嶽，廣東嘉應人。以讀鄒容所著《革命軍》一書，乃醉心革命。會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往順德辦清鄉，敬嶽偵知之，飾為流勾，沿途乞食以躡之，欲待李登岸緝盜，以炸彈擲之。而李未上陸，敬嶽不得逞。旋聞李返省，又復從之，卒擊李於廣州雙門底，碎李肩輿，傷右手及腰部，未死。敬嶽被執，旋見殺。

周之貞，廣東順德人。少有俠氣，嘗經商南洋。宣統辛亥回粵，三月二□九日之役，與黃鶴鳴主輸運軍械事。粵事敗，四月二□六日回新嘉坡。時黃興居香港，屢欲為暗殺事，偵知鳳山將任廣州將軍，鳳在滿人中以知兵著，興乃毅然以炸鳳自任。黨人以興

關係者大，欲得人代之，於是電令之貞至粵，六月□二日自坡回。

先是，李應生、沛基昆弟先返。二月，沛基尚在河南南武學堂謀設機關，因高劍父、梁琦臣之介紹，賃一商店於倉前街。倉前街為人大南門必經之地。□四夜，約之貞於河南待月橋密議。議定，之貞自稱陳八，偽為販洋貨者，居倉前街屋，榜其門曰成記洋貨店，而別賃一宅於昌華大街，配製彈藥，預計需炸彈重□五磅者二，七磅半者四。乃令馮子雲、劉鑑師為店主，李暖、李湛、莊六師為店役，以粵俗無眷者不能賃屋，乃令女士徐忠漢、飛漢、四妹三人同居，並可偵探。當道得蘇銳劍探報，聞之貞返，亟派第八營巡防，至興隆街陸發店圍捕，以之貞數往是店也。不獲，於是偵之貞日益嚴。之貞日中恒在昌華大街，夜九時許，子雲返，乃往倉前街以為常。八月初五夜，至時而子雲未返，之貞大疑，以為事洩，遣忠漢探之。還報樓無燈，之貞益疑，自往探之。既行，恐人識其面，乃脫外衣，裸上體，假僕人之薯蓣褲著之，束以黑布帶，戴雨笠，如廚役之入市購菜者，徐行至大碼頭，入茶室探之。俄而子雲亦歸，詢之，乃相向失笑。無何，上海林直勉之電至，謂鳳已啟程。興在港知之，必欲自至粵。之貞不得已，乃與應生謀，令往止之，而留沛基在店。九月初四日，鳳至。鳳將上陸，之貞籌備既妥，馳告同志，使預備，蓋恐鳳之紆道也。俄轟然一聲，鳳死矣。

彭家珍，字席儒，四川成都人。光緒癸卯，入武備學堂。四載畢業，川督錫清弼制軍良派赴日本調查軍隊，遂於東京入同盟會。宣統辛亥冬，與其友人都，炸良弼。是日，著戎服，假用奉天憲兵營隊官崇恭名刺訪良，聞者以良他出辭。遂巡閱，良乘馬車歸，方出車，亟出彈炸之。良之下部受重傷，旋斃，家珍亦於炸時死焉。

黃興，湖南長沙人。嘗留學日本，屢於廣東、雲南一帶謀起革命，皆未成。宣統辛亥，自攜炸彈率黨攻督署，事敗，縋城走。

趙聲，江蘇丹徒人。嘗為標統於江寧，為大吏所疑，解職去。之粵，為新軍標統，又為大吏所疑，走海外。宣統辛亥，與黨人謀起事於廣州。有女黨人由省至英屬之香港，謂黨中某某實為政府偵探，故省垣戒備已嚴。聲知事不諧，遲不入粵。及事敗，聲憤恨成疾，尋卒。

黃蘭亭，字險雄，湖北人。幼好學，喜任俠，奉母至孝。嘗偕陳天華遊學日本，入士官學校，與吳樾善，光復會人稱其能。歸國謀起事，乃聯南洋群島諸同志，浮海而歸。至江寧，統領楊金龍令管帶護軍前營，遂說以首建練兵學堂，復聯東部同盟會，謀起事於東南。聞載澤等出洋考察憲政，將出都，則辭管帶職，偕樾馳天津驛道擲炸彈。樾死，蘭亭乃復歸江寧，悲憤幾死。屬王漢來寧，謂金陵形勝足以有為，乃推舉蘭亭任東部軍械。蘭亭既被舉，益思有所發舒，與光復黨偏置秘密藥庫以待用。復偽充新兵諸營器械官，潛令諸營獨立。事為江督周馥所聞，遣兵入庫，獲炸藥二百餘囊，囊可三百斤。漢以事洩，勸令逃，無俱死，且留有用。蘭亭慨然曰：「君固義俠，然余何忍苟活，令君獨死。」遂毅然出首，不自諱。獄既具，將行刑，其二子跪持衣，不令前，蘭亭瞋目曰：「我為國死，無憾。汝孝事而母，悲奚為！」遂以光緒乙巳冬□二月死東市。

胡志伊，字任伯，一名孚，江西萍鄉人。家世儒者，弱冠入縣學，食廩餼，治經世學。先後與鍾震川輩創書報社，興學校，旋入上海中國公學。時黨人悉萃滬上，輒左右之。光緒丙午，萍鄉始立中學，監督者非其人，數月，學生大譁，則指學生為革命黨，愬縣令，大發兵捕治之，舉城皇遽。志伊亟自滬馳歸，以言說之，獄始解。成申，徵兵令下，志伊隱欲有圖，則多介其萍學社人入伍。後以父歿，奔喪積勞，哭泣致毀，越數日卒。

黃驥，字再生，亦字鋤異，江西萍鄉人。幼時穎悟過人。光緒丙午，入徵兵隊，招同志居其間，究改革事。然言論激烈，媒孽者日眾，上官羈之嚴。驥以不能有所發舒，且同志諸人或他調，或以黨禍去官，乃間行走岳、攸、瀏、醴，倡起義。宣統庚戌二月，為邏者所悉，逮入萍獄。臨刑時，賦絕命詩數章而死。

唐煦，一名治烜，字柘莊，湖南零陵人。幼侍其父讀書湘水校經堂，習公羊家言。旋入廣益中校，復之滬，入留美預校南洋公學。宣統辛亥，遺書昆季同學，謂生無所樂，死亦非苦，義不苟生，理無虛死。遂偕唐吉箴、周岐赴燕，圖擲炸彈。事洩，死，年二□三。妻楊氏，無子，有女二。

長沙鄭先聲，字子瑞。年稍長，即南遊歐粵，北之燕，西遊咸陽。又與黃興、陳天華等首建民立中學，復聯黃漢同盟會，冀感召漢人。事洩，間行之武昌，復周流長江上下遊，以聯聲氣。值法蘭西民黨來漢，詢中國革命事，先聲與語，慷慨激昂，法人大驚服。居無何，唐才常來自長沙，與先聲謀發難。事敗，才常不屈死。先聲悲憤，必欲竟其志，乃毀家謀繼之。然吏捕黨人急，入武昌獄，先聲任撻掠，默不語，用是讞久不決，得釋。

徐錫麟之槍斃恩撫也，先聲與其事。皖城既大索，遂被逮。然其時初抵安慶，跡未昭著。旋出獄之滬，居於傅熊湘等所建報社，每酒闌道國事，意忽忽不自得。社中故皆黨人，資助之，勸令東游日本。既抵日，讀書弘文學校，與其同志結敢死黨，欲即偕劉揆一歸國起事，同志以待時尼之。

初，先聲居滬時，嘗一遊天津，邏者察其有異，知且復還滬，則電江督端忠愍公方得其跡，捕治之。忠愍命購其頭千金，不得，復購以五千金。湘人朱士奇故匪首，先聲曾說之，令助起事。至是涎重賞，以故舊故，乃往誘歸國，獻之忠愍，窮治之。未幾，士奇死，而先聲終以無獄詞不能當大辟，乃令長繫於獄。宣統辛亥秋八月，卒於江寧獄中，距入獄四年也。

#### 光復公會

東南諸省多秘密會黨，而黔、粵尤盛。光復公會創於黔，世所稱公口者是也，在黔者凡數百處。其作始甚早，會極秘密，範圍狹，勢力小。黃澤霖者，字第卿，會之正龍頭也。辛亥□二月，黃為巡防隊槍斃。

會中規則及執事定名，與哥老會大同小異，或謂即其支派也。其執事如左。

一，正龍頭，或稱總正龍頭大爺。二，副龍頭，或稱副龍頭大爺。三，香長。四，盟證，或稱盟證中堂大爺。五，總鎮。六，正印。七，坐堂，或稱坐堂左相大爺。八，承堂。九，元堂。□，陪堂，或稱陪堂右相大爺。□一，理堂。□二，副印。□三，刑堂，或稱刑堂西閣大爺。□四，新附。□五，聖賢。□六，當家。□七，采堂管事。□八，執法管事。□九，紅旗管事。二□，黑旗管事。二□一，迎賓管事。二□二，內外巡風。二□三，八排。二□四，九排。二□五，執法么大。二□六，轅門么大。二□七，大老么。二□八，小老么。二□九，大老滿。三□，小老滿。

#### 書役自承為白蓮會

乾隆末，白蓮教徒劉之協、張正謨、聶人傑輩聚眾倡亂於枝江縣時，當陽縣令聞變，坐聽事，召集書役，語之曰：「白蓮會已反，賊踞枝江之灌灣腦，與本邑界連，邑中習教者宜先名捕，以防內訌。」書役齊聲曰：「我等即白蓮會也，更誰捕？」令拍案怒罵曰：「汝輩反乎？」曰：「反即反耳，何怒為！」令拂袖起，群役爭先拉殺之，遂嘯聚，據當陽縣城。

#### 方榮升惑眾倡亂

嘉慶乙亥八月□八日，妖人方榮升就擒，自稱蓬萊無終老祖，朱雀星寶霞佛下降。有四□二宿、九□甲子、□八地支之說。編造《萬年時憲書》，以四□五日為一月，□八月為一年。金木水火土之外，增慧動二者為七行。並指通行正字為五行字，私以二三四字併為一字，稱曰七行字，編造《字母》一書。所佈逆詞，及所造《破邪顯正明心錄》，並所印記，皆從七行字體。又襲舊教，有五等執儀名目，復增為九等。以花紀官，一品紅梅，二品白梅，三品牡丹，四品芍藥，五六七八九品均以雜花卉辨等威。有八品蓮臺名目，以分習教等差。又定官制，有三宮六院、大將軍、大學士、丞相、王侯公伯，下至大夫、六部諸等級。又稱能出神上天，親見天宮殿庭路徑，捏畫□圖，並造腳冊，記載宮室名目。謬稱事成後，規仿營建。又以黃冊捏寫星宿名，凡□萬八千七百三□有一。且每於私造書畫成時，輒向同教人自誇神奇天縱，妄自尊大。同教諸人以其幼本村童，忽能書畫也，詫為天授，深信之。

王申，江南北大旱，民人饑饉，榮升竊調災黎易動，起意倡亂。八月，潛引其黨刻九龍捧印記一顆，名為九蓮金印，謂將俟三年後，坐朝問道時啟用，實則逆詞逆書先已印用也。□月□五日，潛糾徒眾於李喬林家，會合拜印，遂將偽造諸星名目諸書焚化，

謂能使諸星宿降附人身，其徒眾咸敬信之。

三醜婦李玉蓮，本有氣臟病，腹便便然，自稱懷孕者乃彌勒佛，信者甚眾。又謂曾神遊天上，知其福大，應與同舉大事。而榮升亦稱玉蓮為開創聖母，訂期起事。時百齡總制兩江，奏上其事，遂於九月一日處榮升以極刑，其魁朱上信、上忠等二四人俱凌遲，與知逆情之周智榮、趙順等八人皆斬。榮升濃眉大目，兩顴高峙，臨刑時猶顧謂其妻曰：「我等本在天上，原不下降，今仍回天上，惟此後斷斷不可再下降矣。」

### 洪秀全聯合會黨

貴州民苗雜處，盜賊孔多，輒以燒香結會為名，黃平、天柱等寨尤著。苗人滾山越洞，曲折相通，官兵不能深入而窮搜之，猝難剿滅。湖南則貪黷之吏，抑價平糶，奸民李沅發遂揭竿而起。桂平富民章正寶以家懸登仕郎門匾，屢遭差役訛詐，憤甚，亦倡亂，僭稱王。故永昌、新寧之間，囂然不靖。洪秀全方起事於金田村，陰與聯絡，聲勢日盛。縣令賈某知其不軌，將為大患，誘而擒之，並搜獲逆書數卷，入教名冊九本，白狀大府，請治其黨。時桂撫鄭夢白中丞祖琛高談鎮靜，自詡慈祥，每殺一人，誦佛三日，得賈稟，躊躇不能決。賈曰：「秀全耳目甚眾，公視其罪可殺即殺之，不可則不如釋之。若久繫獄中，防不勝防，某等性命不足惜，如城池百姓何？」鄭曰：「窮治株連，人命至重，宜即釋之。」賈歎曰：「購捕經年，釋之頃刻，此所謂縱虎入山為患無已也。」秀全既出，自以歲值道光丁未，適應紅羊之劫，造具火器，反志益堅，始與官兵為難矣。

粵寇至蘇，頗肆殺戮，而又誅求無藝。越三日，榜安民示於城門，紙色黃，字大盈寸，作宋體，上書太平天國某王部下某某統帶等字樣，其式略如羽士焚化之天表，四周飾以雙龍綵邊。統帶見民心漸定，遷徙者日少，遂一變其初衷，馭下以嚴，有不守紀律者，許人民馳告，訊實正法，然卒無敢往言者。

玄妙觀羽士某以觀旁多積尸，一日晨起，持鋤赴文筆塔後瘞之，為巡邏者所見，詰之，具以告，乃嗤曰：「老蠻子，好無理。&-RHOR1;們體天行道，使死者歸淨土，早登極樂世界，爾乃違上帝旨，作婦女態耶。」即揮刀殺羽士，復斃割其肉，大嘯而去。

秀全恆喜以魏武帝橫槊賦詩自況，嘗自撰楹聯曰：「先主本仁慈，恨茲污吏貪官，斷送六七王統緒；藐躬實慚德，望爾謀臣戰將，重新八省江山。」其正殿聯曰：「維皇大德曰生，用夏變夷，待驅歐美非澳洲人，歸我版圖一乃統；於文止戈為武，撥亂反正，盡沒藍白紅黃八旗籍，列諸藩服萬斯年。」其寢殿聯曰：「馬上得之，馬上治之，造億萬年太平天國於弓刀鋒鏑之間，斯誠健者；東面而征，西面而征，救廿一省無罪良民於水火倒懸之會，是曰仁人。」或曰：「寢殿聯為李秀成所擬，正殿聯乃秀全自撰也。」時西人頗有助秀全者，洵見此聯，遂成仇敵。

咸豐戊午，翼王石達開率眾至杭，曾宣布求賢詔一篇，其文曰：「為招集賢才興漢滅滿以伸大義事。照得胡虜二百年，豈容而污漢家之土；英雄八省，何勿盡洗夷塵之羞。慨自朱家之大綱不振，白山之小醜無良，三桂求援以掛外盜，八旗乘釁以入中邦。遂爾竊據我土地，毀亂我冠裳，改易我制服，敗壞我倫常。雜髮雜鬚，污我堯舜禹湯之貌；實官實爵，屈我伊周孔孟之徒。逼堂堂大國之英雄豪傑，俯首而拜夷人為君；合赫赫中原之子女玉帛，腆顏而惟胡虜是貢。為恥已甚，流禍無窮。有人氣者理應切齒，懷公憤者益當密心。茲幸我真主代天除暴，翼王伐罪救民，求賢若渴，倚士為賓。凡多才多藝之儔，乃文乃武之侶，斷不吝惜爵賞，從未埋沒賢才。倘使兵卒盡力，何懼鞭子難誅。江南騰有王氣，浙東豈無名賢。我國家適當戊午之年，克復杭州，爾庶士夙抱未伸之志，曷出茅廬。為此特行曉諭，仰爾一體士民，共知拱手事夷，是吾恥也。甘心忘漢，於心安乎？文天祥決不降虜，岳武穆誓必誅金，前哲堪羨，後輩當興。從此龍起南陽，共挽紅羊之劫；定教鹿逐北虜，驚散赤狗之群。綏我士子，驅彼旗丁。胡妖既洗夫閩浙，義師再揭夫幽燕。又況爾省素稱勝地，代產名流，三江毓秀，八川佑靈。我愧無能，未與離龍於八斗；人當有知，盍慶司馬之三升。請抒宏願，援救蒼生。天下事苟可有為，個中人又何疑焉？若復甘心自棄，裹足不前，試思臣事胡種，何以對我漢人？倘其恢復舊業，大丈夫共快鼎革之心；勉建新猷，小將軍取殲咸豐之首。吳越王尚有生氣，錢塘江不屈死虜。勳業壯河山之色，豈不休哉；姓名爭史冊之光，何其盛也！特此布告，咸使聞知。」

達開又有答曾文正公招降七律五章，其一云：「曾摘芹香入泮宮，更探桂蕊趁西風。少年落拓雲中鶴，陳跡飄零雪裏鴻。聲價敢云空冀北，文章今已遍江東。儒林異代應知我，祇合名山一卷終。」其二云：「不策天人在廟堂，生慚名位掩文章。清時將相無專例，末造乾坤有主張。沉復仕途多幻境，幾何苦海少權場。那如著作千秋業，宇宙長流一瓣香。」其三云：「鞭撻慷慨泣中原，不為仇讐不為恩。祇覺蒼天方憤憤，莫憑赤手拯元元。三年攬轡悲羸馬，萬眾梯山似病猿。吾志未酬人已苦，東南到處有啼痕。」其四云：「若個將材同衛、霍，幾人佐命等蕭、曹？男兒欲畫麒麟閣，早夜當爛虎豹韜。滿眼山河增曆數，到頭功業屬英豪。每看一代風雲會，濟濟從龍畢竟高。」其五云：「大帝勳華多頌美，皇王家世盡洪濛。賈人居貨移神鼎，亭長還鄉唱《大風》。起自匹夫方見異，遇非天子不為隆。醴泉芝草無根脈，劉裕當年田舍翁。」蓋文正當時以文學名，且以名儒自負，故詩中似譏似勸也。又有題壁詩一章云：「大盜亦有道，詩書所不屑。黃金若糞土，肝膽確如鐵。策馬渡懸巖，彎弓射明月。人頭作酒杯，飲盡仇讐血。」其他若李世賢、馮雲山、韋昌輝，亦皆能文詩。

傅善祥者，金陵女子也，容華媚冶，暢曉文詞。粵寇破金陵，傅被擄在東王府。秀清悅其色，復愛其才，大加寵任，官以女丞相。一日醉，觸秀清怒，罰荷校中庭。傅深自悔，因取秀清舊貽金條脫一雙，解自著紅羅訶黎子裏之，遣人還秀清，並附書曰：「殿左女丞相臣妾傅善祥，誠惶誠恐，死罪死罪，上書東王殿下。竊以臣妾遭逢高厚，福薄災生，醉後失檢，出言無狀，冒犯於王。王賜臣妾死，妾何敢愛其死。今乃曲賜矜全，不加誅戮，僅予荷校，聊示薄罰。臣妾再生，實王所賜，犬馬有知，能無感激。惟是臣妾自獲罪以來，五中憂懼，神思恍惚，如失魂魄，藐茲孱弱，斷難久存。蒲柳之質，雖見宥於風霜；螻蟻之命，究莫保於旦暮。在臣妾狼狽女流，忝叨異數，平章巾幗，宅揆綺羅，榮幸已極，死復何憾。但念未列妃嬪之隊，而寵逾粉黛三千；特膺宰輔之權，而報乏涓埃萬一。悵對玉葭，難倚託於今世；願求環草，當銜結於來生。金條脫一雙，王所嘉賚，臨死遣使上繳，裹以紅羅訶黎子，褻服不恭，藉寓親愛。倘王異日垂念微勞，見物如見臣妾可也。伏惟起居萬福，珍攝千金，不盡欲言，祈賜省覽焉。」秀清循循再四，摩弄二物，大不忍，急屣屣出。見傅荷校垂淚，即命脫其校。傅伏謝，掖之入，自是而優禮有加焉。

秀成工翰墨，喜親文士。既據蘇州，常於月夜泛舟虎邱，引杯覓句。有《感事》二律云：「舉觴對客且揮毫，逐鹿中原亦自豪。湖上月明青箬笠，帳中霜冷赫連刀。英雄自古披肝膽，志士何嘗惜羽毛。我欲乘風歸去也，卿雲橫互斗牛高。」「擊鼓軒軒動未休，關心楚尾與吳頭。豈知劍氣升騰後，猶是胡塵擾攘秋。萬里江山多築壘，百年身世獨登樓。匹夫自有興亡責，肯把功名付水流！」

洪大全以事敗被繫，獻俘京師，途中題詞云：「寄身虎口運籌工，恨賊徒不識英雄，漫將金鎖綰飛鴻。幾時生羽翼，萬里御長風？一事無成人漸老，壯懷要問天公。六韜三略總成空。哥哥行不得，淚灑杜鵑紅。」

又有曰陳金剛者，既破廣西賀縣，以李氏宗祠為府第，門前署聯云：「王者命自天，誰敢化蛇當道，英雄居此地，何妨捫蝨談兵。」

粵寇以內訌而敗，試觀達開《我朝傷內禍》一詩，可想見之。詩云：「我朝傷內禍，嗟哉中心悲。憶昔諸豪流，並逐秦鹿馳。三戶必亡秦，秦運朝露危。相與建大策，用以張四維。日月麗中天，重光會有時。天意詎易測，人事真難知。一朝杯酒間，白刃集殿幃。老夫自何辜，誰料丁亂離。城中少人行，雞犬無安棲。洞洞血中路，宮禁失光暉。浮雲黑慘澹，酸風向面吹。已矣復何言，去去將安歸？」

### 蜀中會匪

蜀中會匪，向分三級，而各以牌名別之。有所謂劉備牌者，其人皆渠魁也。次為關帝牌，則戰士屬之。又次曰張飛牌，則盡變童矣。

## 大刀會及小刀會

光緒丁酉，大刀會頭目劉士端、彭桂林、趙天吉等憤耶穌教徒之跋扈，集黨毀山東兗州府之耶穌教堂，戕德教士二人。大刀會者，亦白蓮會之分支。首謀就擒。德人藉口租膠州灣，復由政府償卹費銀二萬四千兩，賠築教堂費銀六萬六千兩，膠州灣租借期為九〇九年，兼讓以膠州至濟南之鐵道敷設權，沿鐵道之礦山並准其開掘。

後又有小刀會者，亦白蓮會之分支也。以德占膠州為名，藉口禦侮，希圖起事。游勇馬賊，所至嘯聚，四出劫掠。致書德軍，約期與戰。德人電京師總理衙門，政府大驚，急命山東巡撫嚴防，後亦無事。

蓋白蓮會之徒，向祇與政府抗，自耶穌教案起而反抗洋人，遂肇義和團之亂。庚子，義和團起事。義和團亦白蓮會之支流，號稱能以念誦咒語避敵彈，以傳習拳棒為宗旨，旗幟有「扶清滅洋」等語。蔓延於山東、直隸各地，毀耶穌教堂，虐殺耶穌教徒。其在京者，則圍困使館。八國聯軍入援，事後政府賠各國兵費，至四億五千萬兩之鉅。

## 鍋匪

光緒時，天津土棍之多，甲於各省，市井游民同居夥食，稱鍋夥，自稱曰混混兒，又曰混星子，結黨成群，慫不畏死。津地鬪毆，謂之打群架，每呼朋引類，人亦樂為之效勞，曰充光棍。甚至執持刀械，恣意逞兇，為害閭閻，莫此為甚。如被獲到案，頗能熬刑，數百笞楚，氣不少吁，口不求饒，面不更色，不如是則謂之摘跟兜。曾由當道奏准，嚴定條例，就地正法，乃將鍋匪羅仲義、馮春華、魏洛先後處決，又將張慶和、丁樂然立籠站斃，此風因以稍戢。

## 何鏡人為秘密黨魁

何鏡人，相者也。嘗以術遊蘇杭間，奔走達官貴人之門。然好作奇語，有中有不中，以是為人所稱，其被辱者，亦數數見也。杭州旗營有某員求補佐領，賄將軍，將軍將許之。何陰知其事，見某，某問之曰：「吾於相當得佐領否？」何曰：「不定。若能餽我如將軍之數，可必得。」某怒斥之，何大笑去。因某道謁將軍，將軍問壽，曰：「福壽兩全。雖然，近有小厄，恐致顛覆。當有人進意外財，不取可免，取之必困。」將軍自審無他，或佐領事耶，即卻某賄。某聞而大恨，然無如何也。

撫軍某貪婪無厭，其愛姬某失金簪，何適至，乃使視盜。視家人遍，無語，問之，則曰：「不便言。」撫軍大疑，固問之，則曰：「事由大人，乃不自知耶？」問故，則曰：「大人賣某缺得若干，賣某差得若干，冥判以家財准折。此區區者，其見端，恐藏庫金銀尚有不翼而飛之日耳。」撫軍怒且駭，即繫何，將囚之。明日，庫吏報大亡其財，賊來無聲，去無蹤，且不知何時也。撫軍大駭，疑何與盜通，或知之，召而詰焉。何曰：「此管庫者妄言耳。時未至，何急急乃爾！」即偕撫軍往視之，果無恙。問眾人，皆云：「晨果空，頃乃復實，如幻術焉。」閱畢，撫軍出，何乘間逸去，撫軍亦不敢更窮究。閱三日，庫藏又空，撫軍親視之，信。何仍出入闖闖間，撫軍欲捕之，而調任之旨下，所失皆私藏，事遂已。

何終歲居杭之城南古廟，廟有老儒，鍾姓，長年授徒其間。相處雖久，出入一點首而已，未嘗有往來也。盧龍范三，以技勇豪者也，蘇州某公子師事之。公子年少好事，一日，范他出，忽束招赴會者，其地為去城二〇里之荒野，公子訝之。范歸，以問焉，范枝梧其辭。公子請從，范不可，固請，則曰：「會中禁外人甚嚴，若往，有不測之禍。」公子請入會，范曰：「此非有身家者所宜。且公子即入會，亦必不能守規律，他日事發，禍僅一身，猶幸也。公子毋以一時之興而自陷。」公子乃止。及期，陰偵之，所約地，一森林也，縱廣可數里，蒼鬱陰翳。至林側，見往來者多，每一人入，輒有要者，舉手按鼻，來人則舉左手按右肩答之，因趨入。頃之，范至，公子踵其後，如式以入。范回顧，見公子，顏色陡變。公子仍無言，從以入。時林中已闢地，廣數畝，張布幕，眾圍立以待，俱相顧莫敢聲。中三座，空無人。一小時許，林外有馬蹄得得聲，有三人者趨而入，前行者為六〇餘老婦，荊素不華，從其後者，何與鍾姓老儒也。婦中座，何、鍾左右座。坐定，婦回顧，問有新入會者否，速借介紹者自投，不爾，當以火棗奉客。於是座中起立自白者〇數人，公子不覺亦起立。婦問介紹人，指范以對。范至此，亦勉應之，然心極恨恨，不覺形於色。何在左座覺之，顧老婦語，所操非中非外，殆不可解，老婦若相駁詰者。須臾，鍾亦前助何語，良久，聲至低，不可聞。老婦頤指示意，即有人趨前，手布袋，冒公子首，即負以去，公子不敢拒。負者曲折走林中，至一地，乃釋手。公子身首被束縛，不得自由。約一時許，忽馬蹄聲人聲喧囂，格鬪聲並起，俄而更聞槍聲〇數發。已而聲止，即有數人趨前，群牽公子，黑暗中亦不知在何許，惟聞有人叱曰：「賊黨，速以爾姓名及爾黨魁姓名來告。今敗，皆為我輩擒，肯自陳，當貸爾死。」公子念范言果應矣，將如之何，乃力持不答。旋聞上座者怒曰：「賊如此，非用大刑不可。」即聞鎖鍊擲地，聲鏗然，公子仍無言。須臾，復有人近前，手鐵器薄肩背，摩挲如欲擊者，其涼徹心，公子仍力持之。更炊許，始解縛，令就坐，則會場未散，座客猶向時人也。遙見老婦左右顧，微語曰：「斯人尚可用。」顧范，亦若有喜色然。於時新入會者〇數，人給布一方，其上字體蜿蜒，有類符篆，公子受之，蓋入會證書也。授訖，中座三人皆起，迭向大眾演說，悉以安分守規為會中盡義務為宗旨。演說畢，眾散，范送公子歸，諄囑無漏言，公子應之，私詢范以老婦為誰，曰：「太平天國時某王妃，今為東南三省正龍頭，何、鍾皆其副也。」自是有會，公子輒往。

一日，范言將有大會，審訊某當被劫案於西湖某地，公子欣然偕范往。某當被劫之際，嘗報官，官不能得盜，一月前事也，公子固知之。及往，則魁格奇偉一壯士，鐵索瑯鐺，繫之以夾。初猶抗辯不承，已而示以證，遂不能遁。須臾，即有少婦出，抱壯士大哭，殆其妻也。已而解壯士縛，仍延之上座，陳酒肴，演戲劇，眾人盡歡豪飲，如無事者，自老婦、鍾、何以及諸頭目，迭為賓主。至第三日劇散，筵罷，眾忽宣言某兄弟吉時至矣。壯士至此，亦面慘無一言。眾指一室，壯士趨入，兩人從之。須臾，少婦衰絰而來，則棺殮已畢，不知其致死之術也。尋復曳數人至階下，笞數百，流血滂沱，問異日知悔否，應之，乃釋。

年餘，公子漸不謹於言。一日，范來索證書云：「黨魁以公子不能守秘密，命斥出會。」公子欲勿予，范曰：「黨規，不退證書者死。」乃予之，自是遂絕。

公子之夫人，何所媒也，公子姊嫁浙人，有甥嘗從鍾讀書，故識二人者，不虞皆秘密社會之魁率也。其黨員，官僚僕隸皆有之，蓋多為偵探者。凡東南官吏，實缺自大令以上，職銜自四品以上，至少皆有一二人屬跡其間，或為僕圍，或為幕友，或即其本身，以是能行其恐嚇眩惑、神出鬼沒之手段，而星卜命相尤靈。然於平民，則頗有保障之功，即富商大賈，無號令而擅侵之者，為首死，餘皆重責。某當之案，其一例也。是皆公子事後為人言者。自公子出會後，不數月，何、鍾皆相繼他往，莫知所向，范乃授徒於姑蘇。

## 王大漢為秘密會中人

宣統庚戌三月，長沙饑民焚撫署，首禍者為王大漢。當饑民麤集撫署時，有大漢以鋸截署前旗柱，柱折，衛兵槍擊之，避去。方尋覓間，第二柱又折矣。旋有人挾煤油兩箱，一躍登屋瓦，眾譁曰：「是即截旗竿之大漢也。」衛兵復以槍擊之，不能中。第見大漢以手闔貯油器，以足撥屋瓦，須臾，火燄上騰。於是無賴乘隙而逞，喊聲大作，如鼎沸矣。方紛擾間，長沙中學火起，已而中路師範學堂又火，關署又火，自五時至八時，城內外無非火者。事後，詢起火狀，皆曰：「有大漢挾煤油登屋為之也。」惟至中路師範學堂時，先驅人出，曰：「吾將行事。」問若為誰，曰：「吾王大漢也。」翌日傍午，益陽復有焚署毀學事，居民亦見有大漢挾油登屋，悉如長沙時狀。撫署及長沙中學屋簷高三丈，關署且四丈，乃能挾油一躍而登，世豈真有劍俠其人哉？益陽去省城二百里，而來往神速，出入無阻，何其神歟！

當長沙火四起時，優級某生登天然臺，品茗瞭望。俄有後至者四人，狀甚偉岸，操北音，異之，就與語，中有大漢曰：「放火者我也。吾輩應川中某聘，道經此，見饑民嗷嗷，貪吏置弗問，因不平，欲燒殺數輩以快意耳。而湘人怯且貪，多事搶劫，無足為，行且去之。君有心人，盍偕行。天下且大亂，丈夫當有所建樹，無自困也。」因出印布如掌，欲令署名，某愕然不知所對。大漢笑之，旋自去。大漢者，蓋亦秘密會中人也。

## 青帽黨

上海有青帽黨者，人家有慶弔事，必結黨勒索，不遂其欲，則設法以損害之，有放水燈、豎煙銃諸名目。強者或能倖免，弱者則忍氣吞聲，雖受其害，猶畏其報復，而噤不敢言也。

### 拆白黨

拆白黨，上海有之，有男黨，有女黨。蓋無業之人，結合而成團體，以詐欺取財物，男騙女，女騙男。以所騙者皆富貴之人，故無不盛妝自炫，使其不疑。其始以甘言厚幣誘之，稍不遂意，則繼之以橫暴。蓋與在官人役通同一氣，始能有恃而無恐。且男黨多於女黨者，則以婦女知識恆較男子為低下，易受欺騙，見有薰香剃面美如冠玉之少年，諂笑逢迎，初誘以卑靡之辭，繼被以內媚之術，挾其種種魔力以攝之，自無不入其彀中，而傾吐肝膽，願共生死也。

黨亦有魁。入其黨者，授以弔膀子【男女相悅，眉目傳情以相挑逗之謂也。其有由於一方面之挑逗，而一方面不表贊同者，則謂之弔不上，亦曰弔弗著。】之祕訣，並為代製衣飾。既得彩，【騙錢到手之謂也。】合母金子金以歸償，即充黨中公款。

拆白之名，不易索解。或曰，拆者，拆梢【以非法之舉動，恐嚇之手段，借端生事，勒索財物之謂也。】也。白【有無所有之義，如空白、曳白是也。】者，不名一錢，如專以白用白喫為事也。或曰，拆白當作擦白解，蓋若輩者雖金玉其外，而實敗絮其中，有如以藥粉施之於金屬器皿，而磨擦使白也。或曰，拆白當作拆敗解，蓋婦女既為所愚，久之必至家破名裂，而一敗塗地不可收拾也。

莊天弔曰：拆白黨員，有老者、少者，外似誠樸者，貌類少女者，飾為小滑頭者，形似鄉愚者。更有專任偵探之役，或通衢，或戲館，或花園，見有婦女衣服燦爛，珍飾滿頭，望而知為大家閨秀者，及其出也，乃潛尾其後而蹤跡之。姓也，名也，其天或父為官為商也，自身之有無私財也，一一偵探而筆錄之，歸而報告其魁。其魁又必自往探之，俟其出而端詳再三，然後定其相當之配偶。其人而為半老徐娘也，則引誘之者須中年。若為二八少女，則亦以青年當其任。且必察其神色，度其性情，或喜風流，或好誠實，均須先事注意，以投其所好。探察既竟，然後遴選一色色相當之黨員，告以地址，授以機宜。此黨員既奉令，即修飾頭面，更換衣履，潛至目的地之旁近，往返偵察，相機行事。及其出也，東亦東之，西亦西之，看戲也隨其後，游園也距其蹤，甚至爾車亦車，爾馬亦馬。是時婦女見此美而且豔、富而且貴之少年追隨左右，自必眉語目送，色授魂與，其不墜入□八劫之地獄者幾希矣。

拆白黨有部長一人，黨員則無定額。惟黨綱限制頗嚴，入黨者須具下列之資格。一，面目清秀，身無殘疾者。二，語言靈活，遇事機警者。三，世情熟習，交游廣闊，並洞悉滬地情形者。四，年在四□以下□六以上者。五，有二人以上之介紹，入黨後設誓不負黨義者。迨入黨以後，又有限制條件。一，須聽部長指揮，不得違抗命令。二，不弔寡婦。三，無錢不弔。四，不許兩人同犯一婦。五，攫取財物，須出婦女自願，不許私自偷竊。六，所得財物，須提八成歸公，以備失事後之費用，與夫黨中製辦各種衣物及各黨員初入手時之公費，其餘兩成准給本人收領。七，不准吞沒所得之財物，犯者逐出黨外，並以私法懲處之。八，不得洩漏黨務。

### 銀婆會

廣州有銀婆會，以南海沙頭堡為甚。堡有六鄉，鄉之老婦有夫死不嫁者，有嫁後與夫離異者，有不嫁人而嫁鬼者，乃集資設會，曰銀婆會。入會之銀，多者五□兩，次則三□兩、二□兩、□兩、五兩。凡少婦閨女，皆為銀婆所招致。會有書記，以男子司之，月之五、□為會期，老婦開會。人之需銀甚急者，即向會中借用之。銀幣一圓，每期收息銀一角，以五□期收清本息，不得蒂欠。如本期□分窘迫，無法交還者，可將息作本，息上認息，展限一期。若下期再不還，則用最酷手段以勒索之。

又有一法，凡欠銀者，但將上期本息交會，隨時又可借回。且若輩設會最多，會期亦密，借甲還乙，借乙還丙，輾轉相借，騰挪亦易。有某村坊每月開會至三□餘次，而鄉里土豪輒藉言保護會場，抽收陋規，開會一次，必收費數圓。蓋若輩皆廁身於紳董衿耆之列，而為鄰里所畏服者，故能為會中包追欠款，坐享其肥。愚民因受此會逼勒，賣妻、鬻子、服毒、投海以死者，每鄉歲以□數計，至可憫也。